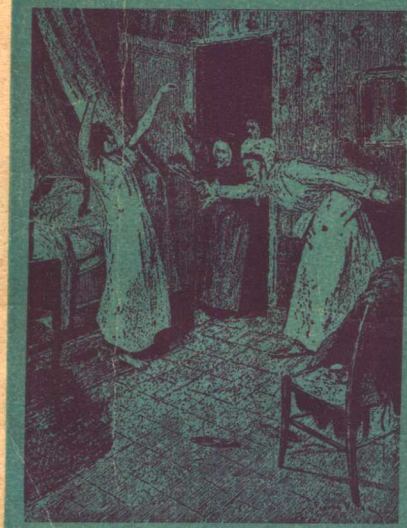


人間喜劇

# 畢愛麗黛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2

外省生活之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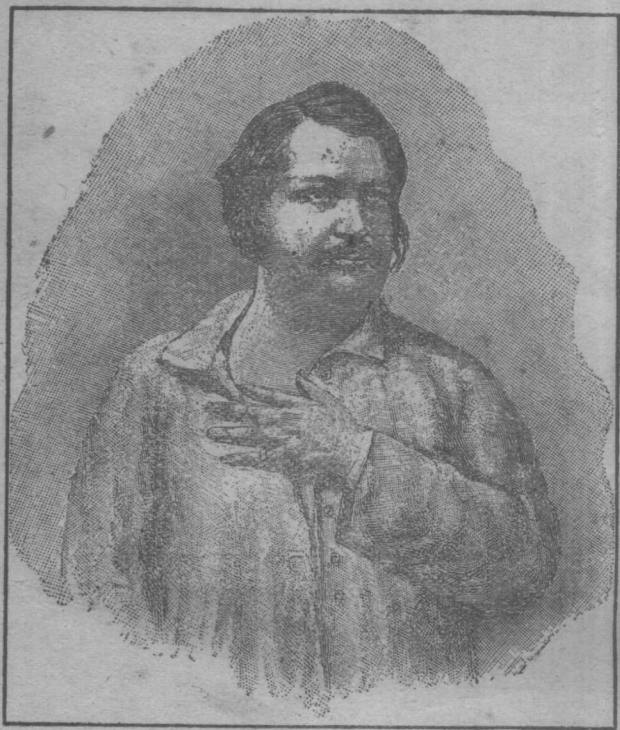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畢 愛 麗 黛

|       |                     |
|-------|---------------------|
| 著 者   | 巴 爾 扎 克             |
| 譯 者   | 高 名 凱               |
| 發 行 人 | 俞 鴻 模               |
| 出 版 者 | 浴 燕 書 店             |
| 印 刷 者 | 光 藝 印 刷 廠           |
| 刊 行 期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

★ 有 版 權 ★

總 (07) 巴 外 (02) (1501—3500)



巴爾扎克畫像。



##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景場、軍旅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為名貴。

###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                  |       |                    |       |
|------------------|-------|--------------------|-------|
|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 3.40  | 葛蘭德·歐琴妮            | 8.80  |
|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 6.00  | 幽谷百合               | 12.00 |
|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 12.00 | 老小姐                | 5.80  |
| 兩詩人(幻滅之一)        | 6.00  | 古物陳列室              | 6.30  |
|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 14.00 | 米露埃·雨兒晉            | 11.50 |
|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 8.40  | 地區的才女<br>(附：聞人高筈酒) | 11.00 |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CAG41/06

820(52)  
77154  
2

人 間 喜 劇

畢 愛 麗 黛

(獨身者三部之二)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 爾 扎 克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 獻給 韓斯迦·得·安娜小姐

親愛的孩子，您是全家的快樂的源泉，您那白色或紅色的圍巾飄蕩在夏天的維埃楚尼亞的山中，好像您的父母的鍾情的眼睛所注視的燐火一樣，我怎麼會把這滿充哀怨的故事獻給您呢？我不是得告訴您一些像您這樣被人敬愛的少女所永遠不能認識的不幸嗎？因為您的美麗的纖手總有一日可以撫慰他們。在我們的風俗史中，安娜，給您找一個值得讓您過目的故事是太不容易了，我沒有法子選擇；但是，當您念讀我給您送去的這部書的時候，也許您會覺得您是如何的幸運。原來送給您書的正是

您的老朋友

得·巴爾扎克

一八二七年十月的一個清晨，一位年紀差不多十六歲穿着可以讓近代語稱爲無產階級的服裝的青年停留在低普魯凡的一個小廣場上。這時刻，他可以端詳着座落在這塊長方形廣場上的不同的房屋，而不至於被人發覺。普魯凡各河流旁岸的磨坊已經開始工作了。陸續不斷的高城的回音協和着新鮮的空氣和髓麗的晨曦，可以表露出讓人聽到一里外大路上的郵車鐵屑聲的岑寂的深度。一叢菩提樹所分隔的兩排房屋呈現着那些象徵中產階級所有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的素樸的建築。這地方沒有任何的商業的痕跡。人家好容易才可以看見到富人的華麗的車門！如果有這些車門的話，他們也很少是依着門樞的鉸鏈轉動的，除非不能不爲業務上的關係而設備的馬爾登納醫生的兩輪輕車的車門以外。有的房屋的正面是由葡萄藤來裝飾的，有的則是一直攀爬到第二層在十字窗上用稀有的厚叢來散佈香氣的高莖薔薇。這廣場的一端幾乎是接着低城的大街。另外的一端是跟一條和這大街平行的街道爲界的，他的花園一直伸展到灌溉普魯凡的溪谷的兩岸。這一端是廣場最平靜的地方，年青的工人就在這裏認識了人家所告訴他的那間房子：正面是白石砌成

的，凹形的線條劃分出階層，那裏有裝飾漆成黃色的玫瑰花形的小鐵陽臺的窗戶，是由灰色百葉窗關閉的。在這地面層和第二層樓所構成的正面樓上面，三個屋頂樓的天窗射出一個青石磚的屋蓋，一個新的驗風機在一個屋影的尖端上轉動着。這個近代的驗風機是按照一個射擊野兔的獵夫的形狀製造的。人家是由三個石階走上一個邊門的。門的一邊，一隻錫管的尾端在一個小水溝的上面噴吐着家用的水，這說明這地方就是廚房。門的另外一邊，在灰色遮牕板所關閉的兩個窗戶的中心切有一個孔洞，可以透進一些陽光，這似乎可以說明這一間房子就是飯廳。和三個石階等齊的高臺，在每一個窗戶的下面都可以看出通風眼，是由漆過的鐵皮所造的小門關上的，由類似切開的窟窿鑽鑿的。整個是新的。在這所翻蓋而尚顯得新穎奢侈的房子和其他一切老房子的外觀的對照之中，一位觀察家就可以馬上猜想出退休的小商人的庸俗的思想和他的得意的完滿。年青人就用悲喜交集的情緒來觀看這些細節：他的眼睛用一個表露決心的動作從廚房看到屋頂樓。玫瑰色的晨曦在一間倉庫的窗上顯示出一張別的天窗所沒有的棉布窗簾。那時候年青人的姿勢就變成完全快樂的，他退了幾步，靠在一棵菩提樹上，口中唱起歌來。歌調是西方的人民所特別練習的，是給我們製下許多美煥的樂調的布魯吉爾所印行的布列顛的浪漫斯。在布列顛，鄉村的年青人都對新婚夫婦在結婚那一天唱這一首歌：



我們來禱祝您的新婚幸福，

慶祝您的新官人，

同時兼着慶祝您。

人家來給您，我們的新娘子，

用條不解的金鍊，

把您的一生懸聯。

您不能再跳舞，再跟大夥玩，

您得在家看房子，

我們卻隨便的去。

您懂得您必須對您的丈夫，

永遠的表示忠實，

一味的對他愛惜。

請接納我所獻給您的花束。

嗚呼！您的空快樂

將要與花同謝落。

這民族的音樂是和沙都勃里昂爲妹妹他還想到你嗎而編製的樂調一樣的柔美，在香檳省的小城勃麗中間唱了起來，在一位布列顛女人看來，應當是一個值得高傲的回憶，因爲他很忠實的描繪這個古老而高貴的國度的風俗，純樸和景物。在那裏統治着我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由於看到感人極深的實在的生活所生的悲哀。這種用親熱而快樂的節奏來喚醒嚴肅溫和而悲愁的景象，如果我們認爲「迷信」是指民衆的毀滅所殘留的和革命的遺存的一切的話，這難道不就是民間的流行曲，音樂的迷信嗎？唱了第一節變調之後，不斷察視屋頂樓的窗簾的工人卻在那裏看不到任何的動靜。當他唱第二節的時候，棉布窗簾就動蕩了。當他唱過「請接納我所獻給您的花束」這一句之後，一位少女的臉孔就出現了一隻白皙的纖手謹慎的打開了十字窗，少女用點頭來給這位旅客致敬行禮，這時候他正結束了用下面兩句簡單的詩章所表達出來的幽怨的思想：

嗚啾！您的空快樂

將要與花同謝落。

工人突然從衣兜裏拿出了一朵全布列顛聞名的金黃色的花，無疑的這是從不常見這花的勃羅的田野間採到的金雀花。

「是您嗎，布里古」少女低聲的說。

「是的，畢愛麗黛，是的。我在巴黎，我正在舉行一個法蘭西全國的旅行；但是我能够住在這裏，因為您在這兒。」

正在這個時刻，啓閉窗門的鐵梗忽然在第二層樓畢愛麗黛房子的下面的房子裏發響。這位布列顛女人就表現出最劇烈的恐懼而對布里古說：

「您走罷！」

工人好像一隻受驚的青蛙似的躲到有一隻磨坊使這條街轉入低城的幹路大街的拐灣裏；但是，無論如何的敏捷，他那加織的鞋子卻在普魯凡的小鋪石路上回響着，產生了一道容易從磨坊的音樂中分別出來，能

够被開窗的人聽見的聲音。

開窗的是一個女人。任何人都不會從早晨的甜夢中醒來傾聽一位穿短衣的詩人的歌；只有一位少女聽到情歌纔會醒來的。當她用蝙蝠一般的姿勢開展了她的百葉窗的時候，她就各方向的探視，她只輕輕的聽到布里斯古逃走的空泛的步音。還有東西可以比看見一位醜陋的老處女早晨在窗口出現來得更可怕嗎？在一切旅行人於穿行小城市時所能得到快樂的奇異的景象之中，這不是最殺風景的嗎？這是太悲慘的，太可惡的，使人啼笑皆非。這位有如此靈敏耳朵的老處女沒有任何的技巧來裝飾：她沒有假髮，也沒有小頸圈。她戴了女人們用來包護後腦的這樣可怕的小黑紗袋，這黑紗袋蓋住了因為睡眠的動作而掀起的睡帽。這種混亂的情形使這隻腦袋顯得嚇人的，是畫家們等着要給女巫畫上的。鬢角，耳朵和頸窩都是不太隱存的，可以使人看出他們的乾枯的格調；他們的僵硬的皺紋互相用難於入眼的紅色呼應着，捲曲的線索所打結在頸項之上的短袖衣的半白的顏色使其顯得更為清晰。這件短袖衣的半開的樣子顯露出一隻可以和不願醜陋的鄉下女人相比擬的胸脯。消瘦的手臂好像是可以安放布塊的木棍。從她的十字窗上看去，這位小姐好像是偉大的，因為她有力氣，她的臉孔是寬闊的，頗似某些瑞士女人的奇異的豐厚。她那整個缺乏曲線的身姿的特性是線條乾燥，色調酸澀，可以使相士生厭的不生感覺。這些看得見的表情平常是由一種商業的微笑，中產階級的愚蠢來改善的，這種中產階級的愚蠢裝得這樣的仁慈，甚至於使那些和這位小姐生活在一起的人們都很容易把

她看做一個好人。這房子是她和她的兄弟共有的。兄弟非常安靜的睡在臥室裏，音樂廳的奏樂都不能够吵醒他，然而這音樂的音階實在是非常著名的！這位老小姐把頭探出窗外，舉起灰藍而冰冷的小眼睛，望着屋頂樓，眼睫短縮而插在差不多老是腫脹的眼皮之上；她想法子看畢愛麗黛；但是，知道這舉動的失效之後，她又退回房裏來，她的動作好像是伸出甲殼而又縮回的龜頭的轉動一般。百葉窗又關上了，廣場的岑寂又只能被來臨的鄉下人和幹早活的人所攪擾。家裏有一位老小姐的時候，守衛的狗是沒有用處的；沒有任何的事情不會被她看見，被她解說，被她引出一切的可能性的結論。所以，這種情況可以使人設想許多嚴重的假定，可以打開家庭之中的隱蔽的戲劇，爲着嚴守秘密起見，這些戲劇並不是不可怕的，如果您允許我在這家庭的內幕應用戲劇這個字眼的話。

畢愛麗黛不再睡了。在她方面，布里克的光臨是一樁大事。夜晚是不幸的人的伊甸樂園，她在夜裏避免了煩燥，解除了白天所得擔負的憂念。好像是我也不知道那一曲德意志小歌或是俄羅斯小調之中的英雄一樣，睡眠似乎是她快樂的生活，白天似乎是她的惡夢。三年了，她才第一次開始有一個愜意的醒覺。童年的回憶悲哀的在她的靈魂之中歌唱着他們的詩章。第一闕小調她是在夢中聽到的，第二闕小調把她從夢中突然喚醒來，第三闕小調讓她懷疑了不幸的人都是聖杜馬士的信徒。聽了第四闕小調，她就赤着腳穿着襯衫走到她的十字窗口，她認出是她的童年友伴布里古。啊！這明明是這件帶有突然切斷的衣襟的短衣，口袋一直在腰部下

而搖蕩，布列顛的古典的藍呢布的短衣，粗盧昂布的背心，由背心而閉緊的襯衫，捲着的大領，髮環，粗鞋，因為線條的長度而褪色的未經漂洗過的藍布襯，還有一切構成一位窮苦布列顛人的風尚的好壞的物品。背心上和短衣上的白角卸使畢愛麗黛的心跳動。看見了金雀花的花朵，她的眼睛不覺潮溼而流淚了，然後，一個恐懼的情緒就在她的靈魂中壓制着一時凋謝了的回憶的花朵。她想她的表姊一定聽見她起床，聽見她走到十字窗口，她猜想這位老小姐，而給布里古做了恐怖的記號，這位年青的布列顛人也一點兒沒有懂得的忙着聽從她。這本能的服從不是可以描寫這地上一世紀一世紀的都有這麼一個天真而絕對的情感，在這地上每一百年都兩三次的煥發着這種感情就好像是沉香給美麗的伊索拉所開的花朵嗎？看見布里古逃走的人一定會崇拜最天真的感情的最天真的英雄主義。布里古·約克是配得上剛剛完結十四歲年齡的洛蘭·畢愛麗黛。這兩位孩子！畢愛麗黛看見他舉起脚步，他的姿勢所給她傳達的恐懼，不禁流下淚來。她就回來坐在一張破舊的靠椅上。這靠椅是在一張下面有一面鏡子的小幅圖畫的對面。她曲肱而依，雙手抱着腦袋，沉思了一個鐘頭，回憶到馬勒，朋腦埃爾鎮，在湖上坐着小約克給她用柳枝編成的小船所舉行的危險的旅行，祖父和祖母的老臉孔，母親的苦楚的頭部和布里古少校的美麗的身姿，總之，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這還是一個夢：在灰色的基礎上所有的光煥的快樂，她的美髮被睡眠時所揉糶的小帽弄得蓬蓬亂亂的，這頂帽子是她自己用光滑的棉布和摺帶製造的，在髮角的兩邊，每邊都有從灰色捲髮紙裏露出來的髮環。腦袋的後面掛着一條散開的粗辮子。

臉色的奇異的潔白表現出醫學上所甘美稱呼的萎黃病的一種可怕的處女的疾病，這種病可以滅除身體的自然顏色，擾攪食慾而宣告身體器官的極度的混亂。這生蠟的色調存在於整個的膚色之中。枯草一般顏色的頸項和肩膀可以解釋投向在前而又着的手臂的衰弱。畢愛麗黛的脚似乎是因為疾病而消瘦的。她的襯衫只垂到膝部為止，可以讓人看見疲憊的肌肉，藍色的血管，貧弱的膚色。打擊她的寒氣使她的嘴唇變成美麗的紫蘿蘭一般的顏色。揪住她那相當雅緻的小嘴的悲慘的微笑可以使她露出一排和精細的象牙一般的牙齒，這些些透明的牙齒，剛剛好配上她那細緻的耳朵，略帶尖形而漂亮的鼻子，圓圓而纖嫩的臉孔。這動人的臉孔的整個的生氣就是存在於她的眼睛之中，虹膜是西班牙煙草的顏色而帶有黑斑的，在深沉而活潑的瞳孔周圍發出黃金一般的光線。畢愛麗黛應當是曾經快樂過的，然而她卻是悲哀的，她那失掉的快樂還遺留在眼睛輪廓的活潑的神色，額頭的天真的溫雅和短縮的額部的中肉上。她的眼睫就好像是畫筆一般的用苦痛畫在她那改變了的面頰上。過乎寬大的眼白又使身姿的紋路和細節變得非常的潔淨。耳朵是雕刻的小傑作；您也許要說是雲母石的。畢愛麗黛的苦痛是多方面的。也許您要知道她的歷史，下面就是她的經歷。

畢愛麗黛的母親是普魯凡地方奧夫萊家的一位小姐，她是這所房子的現在所有人的母親羅格郎夫人的異母姊妹。

奧夫萊先生第一次於十八歲的時候結婚，六十九歲的時候，他又訂了第二次的婚約，第一張鴛鴦床給他

生出了唯一的一個相當醜的女兒，十六歲嫁給普魯凡，一位姓羅格郎的旅館主人爲妻。

第二張的鴛鴦床也給這位好好先生奧夫萊生出了一位女兒，然而卻是美麗動人的。所以，在這相當奇異的情形之下，奧夫萊先生的兩位女兒的年紀就未免相去太遠了：後妻的女兒出生的時候前妻的女兒卻已經五十歲了。當這位老父親給她生出一個妹妹的時候，羅格郎夫人已經有兩位成年的孩子了。

風流老頭兒的女兒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如願嫁給一位姓爲洛蘭的軍官，皇家禁衛軍的上尉。戀愛常常使人有野心，希望迅速陞爲中校的上尉加入了隊伍。當大隊隊長和他的妻子相當滿意的收到奧夫萊夫婦所給他們的津貼費，隨着和戰局面的演變而輪流的住在巴黎和德意志的時候，普魯凡的老雜貨商就於八十八歲的高齡死去，沒有時間讓他準備任何關於遺囑的事情。好好先生的承繼是由旅館主人和他的妻子這樣巧妙的進行着，他們甚至於吸收了最大的部分，只給奧夫萊好好先生的寡婦留下死者的房屋和幾畝土地。這位寡婦就是小洛蘭夫人的母親，當她丈夫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八歲的年紀。正如大多數的寡婦一樣，她有惡劣的重醜的念頭。她把依據婚約所得到的土地和房產賣給她的丈夫的前妻的女兒老羅格郎夫人，希望能夠嫁給一位姓納路的醫生，這醫生就是吞沒她的財富的人。兩年之後，她就因爲悲傷窮困而去世了。

所以洛蘭夫人所能得到的奧夫萊的承繼大部分都損失去，只剩下差不多八千佛郎的數目。洛蘭少校在孟特羅戰場上殉難，給年紀二十一歲的寡婦留下擔負一個十四個月的小女兒的生活的責任，沒有任何的財



產，除了她有權領取的撫恤金和座落在馬勒地方王地的郊鎮朋腦埃爾的小販老洛蘭先生夫婦的未來的遺產以外。這兩位老洛蘭夫婦是死去的軍官的父母，也就是洛蘭·畢愛麗黛的祖父母，他們售賣建築上所必要的木料、青石磚、瓦、管幹等等。也許是因爲無能，也許是因爲不幸，他們的生意並不順利，好容易才能够得維持生活。一八一四年的事變所產生的南特著名的高林納公司的破產使殖民地糧食的價格忽然發生下跌的現象，也就這樣的奪去了他們在這公司所投放的八萬佛郎。所以他們的兒媳婦很受他們的歡迎。少校的寡婦帶來八百佛郎撫恤貼費，這在朋腦埃爾是一個極大的數目。她的姊夫和她的姊姊羅格郎夫婦在成千的隔離手續之後給她寄來的八千佛郎，她都把他交托給老洛蘭夫婦而拿到他們在南特所有的那所租價一百厄古好容易值得一萬佛郎的小房子做爲這筆款的抵押品。

年青洛蘭夫人就在她的母親悲慘再醜的三年之後，差不多和她同時於一八一九年死去。老奧夫萊和他年青妻子的孩子是虛弱的，瘦小的，多病的。馬勒的潮溼空氣不宜於她的身體。她丈夫的家庭爲着挽留她起見就遊說她說在全世界之上她再找不到任何比馬勒更衛生更合宜的地方。沙勒特曾在馬勒有過許多的開發。她是這樣的被人款待，被人照應，被人阿諛，這一個死亡甚至於是老洛蘭夫婦的一個大榮譽。有一些人認爲一位老王地人，一位曾在沙勒特、梅爾西爾、孟杜蘭侯爵和格尼克男爵手下服務對共和國戰爭的鐵血的人物布利古是這位年青洛蘭夫人的忍從的大部分的原因。如果是真的話，這一定是一個溺愛而忠實的靈魂。朋腦

埃爾全鎮的人都看見少校。(這是人家恭敬布利古而用他於天主教軍隊中所得到的軍銜來稱呼他的)在客廳裏，皇家少校的寡婦的身邊閒度着他的日子和他的夜會。最後，朋腦埃爾的本堂教士就對老洛蘭夫人開過幾次口：他請求她叫她的兒媳婦嫁給布利古，答應在克爾迦路埃子爵的保護之下任命少校為朋腦埃爾區的仲裁審判官。這位可憐的年青夫人的死亡使這提議變成無用的。畢愛麗黛居留在祖父母的家裏，她的祖母每年都得給她四百佛郎的利息，當然這利息也就是應用在她的生活費上。這兩位不利於商業的老年人有一個活躍而智巧的競爭者，他們只是對他發出許多的咒語，只是沒有想方法來自衛。他們的參謀兼朋友，還像少校，也在他的女朋友之後六個月死去了，也許是因為過於悲痛，也許是因為所受的傷，他中了二十七處傷。毒惡的隣人是一位善於經營的商人，他要毀壞敵人因而能夠消滅一切的競爭。他讓洛蘭夫婦簽字向他借錢，因為他預先看到他們不能夠還清這筆借款而逼着他們在晚年的時期宣告倒帳。畢愛麗黛的抵押品就被祖母的合法的抵押品壓倒了，祖母堅持有權利給她的丈夫留下一塊麵包。南特的房產賣了九千五百佛郎，然而卻用了一千五百佛郎的開銷。剩下的八千佛郎就回到洛蘭夫人的手裏，洛蘭夫人又把他用抵押的方法存放起來，希望能够在南特維持一種類似巴黎的聖梯白林的聖約克修道院生活，這兩位老頭兒有食品和食具，他們可以在這裏想方法得到一個平凡的生活。因為沒有能力留住毀壞了的孫女，老洛蘭就想到她的姨夫和她的姨母羅格郎夫婦，他就給他們寫信。那時候，普魯凡的羅格郎夫婦已經死去了。洛蘭夫婦給羅格郎夫婦寫的備

也似乎應當是丟掉了的。但是，如果在這人世上還有東西能够代替上帝的話，這難道不就是郵政嗎？郵政的精神無可比擬的勝過並沒有同樣生產的政府的精神，在發明方面，更是超過最有本領的小說家的精神。當郵政佔有一封可以使他收到三至十蘇的郵費而沒有立刻找到收件人的信時，他就發生了一個財政上的困難，只有在最大膽的債權人身上才可以遇到的。郵政在八十六省中來來往往的搜索着。困難激發起僱員的天才，這些僱員常常是文人，他們用經緯局的數學家的熱烈來尋找不相識的人物；他們開發了整個的王國。在最微弱的希望之下，巴黎的郵局就開始動作了。您常常可以發覺的認識塗抹在信背和信腹上的拙劣的字畫，這些使郵政轉動的行政上的永遠的證明。如果一個人要效法郵政的話，他可以在旅行、時間、金錢方面因為求得十二蘇而損失了六百佛郎。郵政的確是比他所擔負的精神更是有精神的。洛蘭夫婦寫給已經逝世一年之久的羅格郎夫婦的信就由郵政送達巴黎聖登尼斯街他們的兒子雜貨商人小羅格郎先生。郵政的精神就是在這裏表現出來的。一位承繼人多少總是發愁來知道到底是不是取了整個的承繼，到底是不是忘記了一些帳目或是破物。收稅吏可以猜測一切，甚至於性格。一封寫給死去了的普魯凡的老羅格郎的信應當可以引起巴黎的羅格郎少爺或是他的姊姊羅格郎小姐的好奇心。所以收稅吏就有了他的六十生丁了。

老洛蘭夫婦悲傷要離別孫女，他向兩位羅格郎伸出懇求的手，這兩位羅格郎應當是洛蘭·畢愛麗黛的命運的裁判人。所以我們也不能够不解釋他們的先人和他們的性格。

普魯凡的旅館主人老奧夫萊把第一個妻子的女兒嫁給老羅格郎，這位老羅格郎是一位有赤紅臉孔，多紋鼻子，由巴楚用紅色的球形葡萄藤黏貼在頰上的人物。雖然是肥胖的，短矮的，大腹便便的，腿部龐大的，手掌粗厚的，但是他卻生來有瑞士旅館主人的精明，他也就像是一個瑞士旅館主人一般。他的臉孔泛泛的代表一個受過電害的廣闊的葡萄園。當然他並不是美麗的，而他的妻子也一樣的像他。這真是無獨有偶的一對夫婦。羅格郎疼愛他的好妻子，他又喜歡讓好看的少女伺候他。他是屬於手段狠毒，放縱惡習，在以色列面前任意行動的那一派自私自義者。他是貪婪的，好利的，不大文雅的，被迫去供給他的幻想的，他吃他的收穫一直吃到沒有牙齒的日子為止。吝嗇還是保留着。在他老年的時候，他賣了他的旅館，正如上面所說的，他差不多堆積了他的岳父所有的一切的承繼而退居在小廣場的小房子裏，這房子是用畢愛麗黛的外祖母老奧夫萊的寡婦的一塊麵包買來的。羅格郎和他的妻子佔有差不多兩千佛郎的息金，是由座落普魯凡周圍的二十七塊土地的地租和二萬佛郎旅館售價所得的利息來的。雖然奧夫萊好好先生的房子非常的破損，那裏卻原原樣樣的居住有這些舊住客，他們都好像是生了病一樣的要留在這裏。原來這些老鼠喜歡牆壁的孔隙和破毀的地方。喜歡園藝的老旅館主人就利用他所節儉的金錢來擴張菜園，一直擴充到河岸。他把這菜園圍成一個長方形，裝在兩扇圍牆之中，末端堆着碎石，那裏沒有人用的水卻給他的菜蔬產生無數的財源。剛結婚的時候，奧夫萊夫婦每隔兩年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孩：他們的兒女都是衰頹而可怕的。寄養在鄉下的便宜的保母家裏，這兩

小孩子就帶着鄉村的可怕的教育回到家裏來，他們常常在吃完保姆的乳汁之後長時間的叫喚，因為他們的保姆到田間去耕作，把他們關在法蘭西農民所居住的低黑潮溼的房子裏。因為了這種情形，這兩位孩子的皮膚紋路就粗糙起來了，他們的聲音就變化了；他們不大逢迎母親的自尊心，母親要用嚴厲的態度來糾正他們的惡劣的習慣，甚至於使父親的嚴厲都不得不改變為溫慈。人家讓他們在院子裏，在馬廄中，在旅館的附屬部分亂跑，或是在城裏馳奔。有的時候，人家就鞭笞他們；有的時候，人家就把他們送到不大喜歡他們的外祖父奧夫萊家裏去。這種不公正是德惠羅格郎夫婦去極力剝奪老傢伙的承繼的一個原因。然而羅格郎總算是把他兒子送進學校，給買了一個人，他的一個車夫，免得他的兒子被徵去當兵。他的女兒雪麗薇十三歲之後，他就帶她到巴黎去在一家商店裏當學徒。兩年之後，他又把他的兒子熱龍姆——登尼斯送上同一的道路。當他的朋友們，他的同道車夫們或是他的熟人們問到他要如何打算他的兒女的時候，老羅格郎就很簡略的解釋他的制度，這種簡略的說法在大部分做父親的人的制度上是有坦白的功蹟的。

「當他們到達了解我的年齡的時候，我就給他們一脚踢出去，您知道踢到那兒去嗎？我要對他們說：『你自己的幸運去罷！』」他回答着，一面喝酒或是用手背拭乾嘴唇。

然後他就用一種精細的神氣，閃着眼睛，瞧着他的對話者說：

「呃！呃！他們並不比我傻，」他加上一句說。『我父親給我踢過三次腳，我只要給他們踢一次；我父親只在

我手中放上一路易，我要給他們十個路易；所以，他們要比我幸福。這是最好的辦法。好罷，在我之後，要留的東西都要留着；法律公證人知道清楚給他們找這些東西。爲兒女受累太不值得……我給我的兒女生命，我養活他們，我並不要求他們任何的東西；他們不是兩清了嗎，呢，隣居先生？我開始是當車夫的，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我娶這位老傢伙奧夫萊的女兒。」

羅格郎·雪麗薇就被他送到聖登尼斯街那些生長在普魯凡的商人的鋪子裏當學徒，給了一百厄古的膳宿費。兩年之後，她就在店裏當兩免學徒了；如果她並沒有領到任何的薪水的話，她的父母也並不須要再給她付給宿膳費。這就是聖登尼斯街人們所謂的兩免學徒。再兩年之後（在這兩年之中，她的母親會給她寄一百佛郎給她零用），雪麗薇就有一百厄古的工資了。所以，十九歲之後，羅格郎·雪麗薇小姐就得到生活的獨立了。二十歲的時候，她就當了聖登尼斯街中國綢緞公司商人儒里亞爾家的副女店員。姊姊的經歷也就是弟弟的歷史。小羅格郎·熱龍姆進了聖登尼斯街一間最大的雜貨店格賓家的三紡竿公司。如果雪麗薇二十一歲當了正女店員的話，有較好環境的熱龍姆——登尼斯卻於十八歲就在同鄉格賓店裏當了領取一千二百佛郎工資的夥計頭。姊弟二人每星期日和節慶日都互相見面；他們就在這些日子裏過着經濟的行樂生活，他們到巴黎外郊去吃飯，他們到聖克羅、買爾頓、柏爾維爾、凡森去遊玩。一八一五年年底，他們把血汗所得到的金錢湊合在一起，差不多有二萬佛郎，從桂納夫人處買到了著名的家姊公司的店基，這是一間最大的零售雜貨舖。

姊姊管櫃臺，算帳，寫商業通信。弟弟又當老板又當夥計頭，正如雪麗薇相當時間之中也兼當女店員一樣。五年的開發之後，一八二一年，雜貨商的競爭是這樣劇烈的，姊弟二人好容易才能够清償他們的店基，保持這商店的老名譽。雖然羅格郎·雪麗薇那時候只有四十歲，她的醜陋，她的常定的工作，她那臉紋的佈置和憂慮所給她產生的怒色，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變成和五十歲的女人似的。羅格郎·熱龍姆——登尼斯年紀三十八歲，他的姿態是最糊塗的，是買主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那被疲勞所壓碎所凹陷的額頭劃出了三道乾枯的線痕。他那剃成禿短的灰色的細髮表現出一種冷血動物的不可言狀的傻態。他那藍色眼的目光既不放射火焰也不噴發思想。他那扁平而圓形的臉孔不能激動任何的同情，甚至於不能够引起那些專門研究巴黎人的複雜變化的人的嗤笑。這臉孔使人發愁。總之，如果他是和他父親一樣的粗大而矮矮的話，他那缺乏旅館主人的殘暴的肥滿的形狀卻到處表現出一種可笑的缺陷。他的父親的過度的顏色在他身上卻由柔弱的青灰色來代替了。這青灰色是那些生活在沒有空氣的店鋪的後院，生活在所謂櫃臺的鐵棚裏，打網或是打開線索，付錢或是收錢，窘辱夥計或是給買客重複同樣的話語的人所特有的。姊弟二人的有限的智力整個的吸收在商業的和解，權利的所有，巴黎商場的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習慣的認識中。針線，緞帶，逼針，鈕釦，裁縫的必需品，還有構成巴黎的雜貨鋪的龐大數量的物品都應用了他們的記憶力。往來的信件，貨單和清帳佔去了他們所有的一切的能力。除了他們自己的部分之外，他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甚至於不認識巴黎，在他們看來，巴黎只是圍

繞聖登尼斯街的陳列所而已。他們的狹小的性格是以他們的店鋪爲範圍的。然而他們卻有煩擾夥計和女店員的值得欽佩的本領，總是找着他們的錯處。他們的樂處就是在於看見一切的手好像老鼠爪一般的在櫃臺上轉動，排佈貨品或包裹物件。當他們聽見女店員或是年青人所發出的七八個聲音來回答買客的觀看的時候，那一天的日子就是美麗的，天氣好！當以太的藍色使巴黎光煥，當巴黎人散步着而自己卻只注意到自己所維持的雜貨商業的時候，傻頭傻腦的店主就說：

『生意不好的天氣！』

使羅格變成學徒們所崇拜的對象的學科就是他的打結，開結，重打結和打包的藝術。羅格可以一邊打包，一邊看着街中發生的事情，而整個的一直透底的監視着他的鋪子；當他說：「好了，太太，您還要別的東西嗎？」的時候，他是一切都看到的。沒有他的姊姊的話，這位傻子一定會被毀了的。雪麗對於售賣有一個特殊的感覺和天才。她指導她的弟弟去購買工廠的出品，爲着在一件物品中賺到一蘇錢起見，她就把他送到法蘭西最邊僻的地方去。女人們多少都有一點精細，並不是拿來服務她的心口，而是把她帶到投機的冥索上面去。得付還的一筆基本金！這個念頭是使這機器轉動給他傳達一個可怕的活動的啣子。羅格仍然當夥計頭，他還不知道他的事業的整個的情況；私人的利益，這智力的最大的傳導物並沒有使他前進一步。當他姊姊預先看到貨物的過時而命令他賠本出售的時候，他常常大吃一驚；然而，後來，他卻傻頭傻腦的欽佩他的姊姊雪麗。



薇他既不會好好的推理，也不會惡劣的推理，因為他根本不會推理；但是他卻有卑屈在姊姊下面的理由，並且他之所以自願卑屈卻有商業以外的原因；他說：『她是我的姊姊。』也許常定的生活的孤單，最低必需品的滿足，青春時期之缺乏金錢和快樂可以給生理學家和思想家解釋這個臉孔的粗暴的表情，這位雜貨商人的矚筋的貧弱和他的態度的愚蠢。他的姊姊常定的阻止他結婚，也許是駭怕要丟掉她在家中的影響，看到一位比她的確年青而美麗的女人簡直是花費和毀壞的禍根。愚蠢有兩種的存在形式：啞口無言或是信口開河。啞口無言的愚蠢是受得了的，然而羅格郎的愚蠢卻是信口開河的。這位零售商人養成了苛責夥計的習慣，給他們解釋雜貨商業的半批發，給他們點綴許多無味的笑話，就是所謂的店鋪的「拔骨」。這個字從前是用來指示不識相而重複同樣話語的精神的，是從兵士的語言「布拉格」（誇口）演化而來的。店裏小社會的人衆對於他的絕對的聽從，自己對於自己的滿意，羅格郎終於就給自己說了一句話。這位多話的人自以為是一位演說家。給買客解釋他們所要的東西，試探他們的欲求，叫他們羨欲他們所不要的東西的必要打開了這位雜貨商人的話匣子。這位小商人終於能够編出一些句子，他所用的字眼沒有代表任何的意義，然而卻有用處。他還給買客解釋人家所不大熟識的步驟；因此在他的實踐上也來了我也說不出來的什麼優點；然而當他從一千零一件的物品所引起的一千零一次的解釋中出來的時候，在他的思想上，他簡直是跟躺在草梗上曬太陽的魚一樣。羅格郎和雪麗薇這兩個強勉製成的機械無論在本性上或是在行動上都沒有提醒心靈生活的情緒。

所以這兩個造化是過分多筋肉而乾枯的，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缺乏營養，他們對於學徒時期的長時間的痛苦的回憶把他們變成粗硬的。他們兩個人都並沒有埋怨過任何的不幸。他們並不是難於和解的，但是他們卻是受過他們的擾攪的人所覺得難於對付的。在他們看來，道德、榮譽、忠實，一切人類的情緒都是存在於按期的付款。他們是健訟的，沒有靈魂的，貪鄙的節儉，然而姊弟二人卻在聖登尼斯街的商業中享有可怕的盛名。每三、四次，當他們可以關閉兩三天店門的時候，他們就到普魯凡去，如果和普魯凡沒有發生關係的話，他們一定找不到夥計和女店員。老羅格郎給他的兒女送去一切因為父母的志願而獻身於商業的不幸的人，他在普魯凡替他們辦理販買男女學徒的勾當，在那裏吹噓他的女兒的富裕。因為要兒女受到良好的教導和監視，要看看女兒有一天承接羅格郎姊弟公司，每一個人都把在家搗亂的兒子送到這兩位單身漢所管理的商店裏去。但是，只要花費一百厄古購宿費的男學徒或是女學徒卻找到方法離開這活監獄，他們就在可以增加羅格郎的可怕的名聲的快樂之下逃之夭夭了。不會疲憊的旅館主人總給他們找到新的犧牲者。自從十五歲之後，為着售賣貨物而慣於扮裝老人的羅格郎·雪羅薇都有兩副面具：女店員的溫和的姿態和萎縮的老小姐的自然姿態。她那學習而來的姿態是一個巧妙的做作：在這姿態之中，一切都在微笑；她那變成溫和和諂媚的聲音放出一道實踐商業生活的誘惑的力量。她的真正的面目就是出現在兩扇半開的百葉窗之中的那副臉孔；這臉孔可以使喜歡一切法蘭西女人的一八一五年的哥薩克民族的最有毅力的分子躲避一空。

洛蘭夫婦的信到來的時候，爲着父親而掛孝的羅格郎姊弟已經承繼了差不多是從畢愛麗黛的祖母手中搶奪而來的房產，又承繼了老旅館主人所賺到的幾塊土地和這位老酒徒從希望沒收農民的抵押品而借出的高利貸中得到的一些資金。他們的年帳剛剛算清。家姊公司的店基已經付完了，羅格郎姊弟佔有差不多價值六萬佛郎的存貨，錢櫃和荷包中所有的四萬佛郎和他們的店基的價值。姊弟兩個人坐在櫃臺背後方形小室內的那個夾有單色條紋的檢特綠絲絨所蓋的長凳子上，（這櫃臺對面另外又有一個櫃臺好像是給女店員長預備的。）他們互相詢問他們的用心。一切的商人都切望變成中產階級。變賣他們的資本的話，姊弟兩個人應當可以拿到差不多十五萬佛郎，還沒有算到父親的遺產。把這預備金存放在國庫大帳上，他們每一個人可以得到三四千佛郎的息金，甚至於可以恢復家產的總額，不過這數目無疑的是按期還給他們的。所以他們可以一塊兒到普魯凡去住在他們的房子裏。他們的女店員長是一位擔負九個兒女重責的東納馬勒富有的佃農的女兒；這位佃農必得給他的兒女們成家立業，因爲把他的財產分爲九份，每人就所得無幾了。五年之中，這位佃農死了七個孩子；所以這位女店員長就變成了一個這樣有興趣的人物，甚至於都使羅格郎動了娶她爲妻的念頭，不過這只是空的願望罷了。這位小姐對於她的主人表示厭惡的態度，這態度可以破壞他的一切計畫。何況雪厭薇小姐不但不加幫助，甚至於反對弟弟的結婚，不希望讓一位這樣狡猾的女人來當他們的承接人呢。在普魯凡安居之後，她使羅格郎的婚姻延期。

過路的人沒有一個懂得某些店鋪裏面的祕密的。存在所有的動機；他看見他們，他問自己：『用什麼？怎麼能够生活呢？他們變成什麼樣子呢？他們從那裏來的呢？』他一想解釋這些問題，他就覺得什麼也回答不出來。爲着發現這些腦袋裏頭所生長而使這些存在活潑的詩章起見，我們必得挖掘這祕密；然後我們就可以馬上找到一切的真實了。巴黎的商店主人都是用一種多少可以實現的希望來養育自己的，沒有這個希望他們顯然是要失敗的：這個人夢想要建築或是管理一所戲院，那個人企圖得到市政府的榮譽；這個人在巴黎三法里以外的鄉間有一所房子，他所冒稱的什麼公園，在那裏樹立著色的石膏像，在那裏設備一些好像線頭一般的噴泉，在那裏發瘋的花費巨款；那個人夢想當國防軍司令官。普魯凡這個地上的天堂就給這兩位雜貨商人激起了。法蘭西的一切小城市所給居民靈感的幻夢。我們可以用香檳的光榮來說這個：這愛情是合法的。法蘭西最美麗的一個城市普魯凡是跟佛蘭吉斯頓和迦茲米爾溪谷競勝的。他不但包含有波斯的荷馬沙地的詩章，同時也給醫藥的科學供獻有藥材的原料。十字軍會把熱里楚的薔薇帶到這個幽美的溪谷裏來，這種花技巧的在這裏培植了一種新的性質，同時卻保留着他的原來的顏色。普魯凡不但是法蘭西的波斯，他還能够是巴德，埃斯，巴特；她有水景，這是每年都要重看的一派風景，不時不時的在聖登尼斯街的泥濘的鋪石路上出現。在這兩位雜貨商人的眼前。穿過了隔於費爾特——古赤和普魯凡之間的灰色的平原（其實是沙漠，不過是會生產小麥的沙漠罷了），您就可以走到一座山丘，您就可以突然看見在您的脚下有一座城池，是由兩條河

流灌注的在巖石之下伸展着一條綠色的溪谷，滿充着豐豔的線條，遠處的地平線。如果您從巴黎來，遠遠的走向普魯凡的話，您就有這條悠遠的法蘭西大路。這條大路穿過他所剖切的山腹，走着豪味的人和乞丐，當您想要細察這如畫的突如其來的村野的時候，這些乞丐們就以悲哀的聲調來陪伴您。如果您從特羅瓦來的話，您就走進了平坦的野地。別宮，老城和城市的舊堡壘一層一層的建築在山丘之上。新城在山下伸展着。普魯凡有高低兩城：高城是一座流通空氣的城市，傾斜的街道，美麗的外觀，環繞着凹形的山路，這些山路有許多的水窪，種有許多的胡桃樹，用他們的廣闊的車轍給鮮明的山脊穿成許多孔穴；這是一座清靜，潔淨，嚴肅而由別宮的威嚴的遺跡來統治的城市。低城是一座有許多用勃麗的兩條狹小遲緩而淵深的河流燕爾滋和杜爾丹來澆流的磨坊的城市；這是一座滿充着旅館，商業，隱居的中產階級，留下許多郵車，輕車，輸送車的痕跡的城市。這高低二城或是這帶有歷史的回憶，遺跡的悲涼，溪谷的暢爽，滿充着綴有草鬚和花朵的圍籬的甘美的水潭，夾有園圃的河流的一座城，他很容易引起孩子們的愛敬，使他們和奧維爾人，沙燕瓦人，法蘭西人一般的愛護本地；如果他們爲着尋找財寶而離開普魯凡的話，他們總是還要回來的。比况狡兔和忠實的人的格言：「死在巢窟裏」似乎是特爲普魯凡的人而寫的題詞。所以這兩位羅格郎就只想到他們的親愛的普魯凡弟弟一邊在傳賣絹線，一邊看到了高城。他一邊堆放包鈕子的紙包，一邊在欣賞美麗的溪谷。在打網或是解網帶紐的時候，他的眼睛卻隨着明豔的河流。在觀看他的貨架的時候，他就重登上當日躲避父親的怒氣而跑來吃胡桃吞覆

盆子的凹形的山路。普魯凡的小廣場特別的佔住他的思想：他想刷新他的房子，他夢幻到他要在那裏重建的房屋的正面樓，夢幻到臥室，彈子室，飯廳和菜園，他曾用園中的草地，穴洞，噴泉，塑像等把這菜園做成一個英吉利式的園圃。姊弟二人在這和聖登尼斯街一般的建築物一樣高，一樣舊，黃而有三個十字窗和七層房樓的房子。第三層樓睡覺的那兩間臥室除了必要的物品以外並沒有任何其他傢具；但是巴黎人卻沒有一個比這位雜貨商佔有更多的傢具。當他在城裏走路的時候，他就保持着迷了眼睛的人的態度，看着排設的美麗的傢具，細察着用來充塞房子的布料。回來，他就對他的姊姊說：

「我在某間鋪子裏看見某個很合式的客廳的傢具。」

第二天，他又買了另外一個，並且總是如此的！他在本月的收入中擠出錢來付上月的傢具。預算不能夠付清他的建築上的改良。他什麼都要，並且總要抽選最後的發明。當他欣賞新蓋的房子的陽臺，研究外面裝飾的小嘗試的時候，他就找到剗形，雕刻和改變的圖案。

「啊！他對自己說，『這些美麗的東西在普魯凡是更有好處的。』」

當他在門脚上靠着店門眼睛呆呆的反芻着他所吃過的飯菜的時候，這位雜貨商人就看見到一間用他的佳夢加以鍍金的虛幻的房子，他在他的園圃裏散步，他在那裏傾聽和晶亮的寶珠一般的墮落在硬石灰石所造成的圓棹的噴泉。他打他的彈子球，他種植他的花木。如果他的姊姊手中拿着筆反復思考而忘記了斥罵

夥計的話，她就自己默想着接待普魯凡的中產階級，她戴着漂亮的帽子在客廳的大鏡裏顧自己的臉孔。姊弟兩個人開始找到污穢的聖登尼斯街的空氣，商場的泥濘的氣味使他們想到普魯凡的薔薇的芬香。他們同時有一個鄉思病和一個偏狂病，和售賣最後的線團，絲筒和鈕釦的必要正成相反。普魯凡溪谷的伊甸樂園吸引了這兩位希伯萊人，因為他們曾經受到長時間的苦痛，響着穿過雜貨商業的多沙的荒地。

洛蘭夫婦的信就在這美麗的將來所變感的默思之中到來。這兩位雜貨商人好容易認識一些關於他們的表妹洛蘭·畢愛麗黛的事情。老旅館主人久所進行的奧夫萊的承繼是在他們的成業時就已發生過的，羅格郎很少說到他的資金。姊弟兩個人很早就被送到巴黎來，他們不大記得清楚他們的姨母洛蘭夫人。關於世系的一小時的討論是必要的，因而能够回到他們的姨母，他們的外祖父的第二個妻室的女兒，他們的母親的異母妹。他們又想到重醜納路家的洛蘭夫人的母親是因為悲哀而死的。他們就認為外祖父的第二次的結婚實在是在他們的一椿致命的事情，結果就是兩個妻室對於奧夫萊的遺產的瓜分。他們並且還聽到他們的父親的一些回罵，總是帶有一些嘲弄和旅館主人的聲調。兩位雜貨商人就在這些不利於畢愛麗黛的回憶之中細察着洛蘭夫婦的信。負責來培養這位可以當他們的承繼人（如果他們都不結婚的話）的孤兒，少女，表妹，這是值得討論的材料。他們就從一切方面來研究這問題。先說，他們從來就沒有看見過畢愛麗黛。再說，看守一位年青的少女是很麻煩的事。他們對她不是得有許多的責任嗎？如果她不合他們的意的話，他們就不能够把

她再送回去了；還有，他們不是得出嫁她嗎？並且，如果羅格郎在普魯凡的女承繼人之中找到合式的對象的話，他不是更應當保留整個的財產給他的兒女嗎？依據雪麗薇的意見，她的弟弟的合式的對象是一位愚蠢、富裕、醜陋而讓她管束的女人。兩位商人就決定拒絕信中的要求。雪麗薇負責寫回信。商務的繁雜遲緩這封信，因為這似乎是不大緊要的，而這位老小姐自從女店員長同意商議家姊公司的店基之後也再想不到這封信了。羅格郎·雪麗薇和她的弟弟在布里古來給畢愛麗薇的生活投下許多興味的那一天的前四年動身回到普魯凡來。但是這兩個人在外省的工作需要一個和他們在巴黎的存在的同樣的解釋，因為普魯凡不應當沒有和畢愛麗薇的表兄表姊的先輩商人一樣的使畢愛麗薇悲慘。

當一位從外省來到巴黎的小商人又從巴黎回到外省的時候，他總帶了一些念頭回去；然後他就把這些念頭消滅在他所沉沒而陷落他的不澈底的革新的外省生活的習慣中。就是因為這個道理才產生了一些遲慢而繼續的小變更，這些變更使巴黎能够微損外省城市的面目而特別表現這位當年的商人是如何的變成進步的外省人。這種變化的過度實在是一種病症。任何的零賣商人都不能夠毫不受苦的從喜歡多話的生活走到岑寂無聲的沉靜，從巴黎的活動的生活走到外省的停滯的狀態。當這些勇敢的人得到一些財富之後，他們就花費了一部分的錢來滿足久已隱著的嗜好，流注着那些只能夠在堅強的意志之前停止的動作的最後的變動。那些沒有固定的念頭的人就去旅行或是投身於市政府的政治的活動。這幾個人打獵去，釣魚去，擾攪



他們的佃戶或是他們的租客。那幾個人就變成發放高利貸的人，正如老羅格郎一樣，或是購買股票，正如許多不知名的人們一樣。姊弟二人的主旨您是認識的；他們要滿足他們的幻想來運用他們的土錢，來重建他們的房屋。這固定的念頭就產生了低普魯凡廣場上布里古剛才所細察的房屋的正面樓，這所房屋的內部佈置和他的奢華的傢具。建築師沒有問過羅格郎姊弟，沒有請過他們在圖案上和工程的預算上簽字，沒有給他們詳細解釋正在討論的物品的性質，生產地和其不同的價格之前是連一條螺絲釘也不敢加上的。至於特殊的東西，都是曾經在迪芬先生家裏，或是年青的儒里亞爾夫人家裏，或是市長迦爾錫蘭先生家裏用過的。和普魯凡某個中產階級的相似點總可以結束有利於建築師的爭論。

「如果迦爾錫蘭先生的房子也有這個的話，您就做罷！」羅格郎小姐說。「這一定是很好的，因為他是一個懂得趣味的人。」

「雪麗薇，他提議在走廊突出部的剗形建築中加些卵形的裝飾嗎？」

「您管這個叫做卵形的裝飾嗎？」

「是的小姐。」

「爲什麼？多奇怪的名目！我從來就沒有聽見人家說過這個字眼。」

「但是您總看見過罷？」

「是的。」

「您懂拉丁文嗎？」

「不懂。」

「好罷，這就是雞蛋，卵形裝飾就是雞蛋。」

「你們真是滑稽，你們這些建築師！」羅格郎嚷着說。「一定就是因為這個道理你們才沒有丟棄你們的蛋殼！」

「我們要油漆走廊嗎？」建築師說。

「真是，不！」雪麗薇叫着說。「又是五百佛郎！」

「噢！客廳和扶梯太好看了，不能够不裝飾裝飾走廊，」建築師說。「去年小勒蘇爾夫人也油漆她的走廊哩。」

「然而她的丈夫檢察官說不定不會居住在普魯凡哩。」

「噢！他總有一天會陞為法院院長的，」建築師說。

「那末，您到底跟迪芬先生做什麼呢？」

「迪芬先生他有一個漂亮的太太，我並沒有碰過他的釘子，迪芬先生要到巴黎去。」

「我們要油漆走廊嗎？」

「好，勒蘇爾夫婦至少可以看出我們很看重他們！」羅格郎說。

羅格郎姊弟安居在普魯凡的第一年是整個的忙於這些討論，忙於快樂的觀看工人們的工作，忙於喪破驚愕和驚愕所產生的一切的教訓的接納，忙於要和普魯凡主要的家庭聯絡的企圖。

羅格郎姊弟從來沒有到社會上去交際過，他們沒有離開過他們的鋪子，他們不認識巴黎的任何人物，他們渴望社會的歡樂。回來的時候，這兩位出外的移民又先找到了中國綢緞店的儒里亞爾先生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和孫輩；後來又找到了格賓家或是格賓家族，這一家的孫輩還維持着三紡樂；最後就找到了賣給他們家姊的桂納夫人，夫人的三位女兒都是在普魯凡出嫁的。這三個大家族，儒里亞爾，格賓，桂納在城中的伸展就好像是茅草在草地上的伸展一般。市長迦爾錫蘭先生是格賓先生的女婿。教士柏魯方文是儒里亞爾夫人的親生弟，夫人是柏魯家的小姐。法院院長迪芬先生是桂納夫人的兄弟，夫人的簽字是：「迪芬安人。」

城市的皇后是美麗而年青的迪芬夫人，羅甘夫人的獨生女。羅甘夫人本來是巴黎的一位老法律公證人的富裕的妻子，不過人家從沒有談到這位老法律公證人罷了。羅甘夫人是窈窕的，嫵媚的，聰明伶俐的，她的母親不喜歡留她在身邊，有意給她嫁在外省，而在結婚之前幾天把她從寄宿學校中領回。羅甘·麥蘭呢認爲自己是被放逐在普魯凡，爾德在這樣的行爲卻是非常得體的。她有豐富的嫁資，同時又有美麗的希望。至於迪芬

先生呢，他的老父親會給他的長女桂納夫人留下了有利的承繼，給她一塊離普魯凡五法里遠而可以收租八千佛郎的土地，這塊地應當是歸於院長的。所以結婚時有二萬佛郎的迪芬夫婦（還沒有計算廣場和院長的房屋）應當有一天能夠結合另外的二萬佛郎的息金。人家說：「他們並不窮。」迪芬夫人的唯一的大事就是設法使迪芬先生當議員。議員變成了巴黎的法官；她自許能夠使他從法院立刻陞到王家法庭去。所以她就安慰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她就極力的歡樂；但是最艱難的事情她卻成功了。她每星期兩次在高城的美麗的公館裏接待普魯凡的一切中產階級。這位年紀二十二歲的年青夫人從來沒有在她的光滑的地位上走過一步拙劣的行爲。她給一切的人滿足他們的自尊心，撫摸每一個人的理想；用嚴肅的態度對待嚴肅的人，年青的態度對待少女，母性的態度對待母親的女流，快樂的態度對待青年男子，等着給他們效勞，和藹可親的態度對待一切的人；總之，她是普魯凡的一顆寶珠，一個寶庫，她是普魯凡的驕傲。她還沒有說出一句話，全普魯凡的選舉人都等着他們的親愛的院長到達被選的規定的年齡。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確信他的才能，都想方法使他變成自己的人，自己的保護者。啊！迪芬先生一定會發跡的，他會當司法大臣，他會關心普魯凡！

幸運的迪芬夫人就是用這些方法來統治普魯凡這座小城市的。迪芬先生的姊姊桂納夫人把長女嫁給檢察官勒蘇爾先生，二女嫁給醫生馬爾登納先生，三女嫁給法律公證人奧夫萊先生之後，就重醮嫁給稅務局長迦拉爾頓先生了。勒蘇爾夫人，馬爾登納夫人，奧夫萊夫人和她們的母親迦拉爾頓夫人都把迪芬院長看做

家族中最富裕最能幹的人物。因為婚姻關係而成爲迪芬先生的外甥女婿的檢察官特別興趣鼓勵他的舅舅到巴黎去運動普魯凡的法院院長。所以這四位夫人（迦拉爾頓夫人崇拜她的弟弟）就給迪芬夫人構成一個人朝廷，她們從她處得到一切種類的意見和勸告。儒里亞爾的長子娶了一位富有的農家女爲妻，他忽然對於院長夫人這位從巴黎天國下降的天使發生一種祕密而無私的情感。不能夠爲着一位儒里亞爾而自找苦惱的麥蘭妮卻非常能幹的維持着他的阿馬迪狀態，開發着他的愚笨行動，這位狡猾的麥蘭妮就給他供獻意見，叫他經營一家報館，當他的祕密顧問。兩年以來，倍加鍾情的儒里亞爾就創辦了一家報館和一家給普魯凡設備的公共郵車。報紙名叫普魯凡蜂筒報，其中包含有許多家庭的文藝，考古，醫學的文章。全區的廣告可以付清報館的開銷。二百家的訂戶就是利潤。報紙上發現有勃羅省所覺得幽怨而難懂的詩句，並且是「獻給她!!!」的，下面加了這三個驚嘆號。所以歌頌迪芬夫人的功德的年青儒里亞爾夫婦就給儒里亞爾家族和桂納家族聯結起來了。從此之後，院長的客廳就自然而然的變成了全城的第一個沙龍了。普魯凡的少數的貴族在高城中只結成一個唯一的沙龍會社，就是老柏禮奧特伯爵夫人家裏的沙龍。

利用他們和儒里亞爾家、格賓家、桂納家的舊日的友誼，他們跟外祖父的曾孫孫奧夫來法律公證人的親戚關係而移植的最初六個月之中，羅格郎姊弟最初就受到老儒里亞爾夫人和迦拉爾頓夫人的招待；後來，經過相當的困難，他們就到了美藍的迪芬夫人客廳裏來。每一個人都在允許羅格郎姊弟進門之前都要預先研究

他們不歡迎生長在普魯凡而又回來在這裏吃用他們的歲收的聖登尼斯街的商人是很容易的。然而整個社會的目的卻總是在於混合有錢，受教育，有風尚，有學識，有類似性格的各種的人。諸位格賓，諸位桂納，諸位雷里亞爾是比羅格郎弟弟地位更高更屬於舊日的中產階級，因為羅格郎是一位當日曾經在私生活和與奧夫萊的承繼問題方面受到人們的責難的放發高利貸的旅館主人。迦拉爾頓夫人（迪芬安人）的女婿奧夫萊法律公證人懂得怎麼樣的安居事情已經在他的先輩手中安排停當了。這些離鄉十二年而再回來的舊日商人開始把自己放在教化，熟識世故，精通社會禮節的水平之上，迪芬夫人就在這社會之上印下某種漂亮的印章，某種巴黎的文飾；這裏的一切都是同質的，這裏的人們都是互相了解的，每一個人都知道在這裏安處，在這裏用大家都歡迎的態度說話。他們都認識大家的性格，都互相的習慣相處。一旦受到市長迦爾錫蘭的接待，羅格郎弟弟都自誇說沒有多少時間他們就已經進入城裏最高的社會裏來了。雪麗薇就學打紙牌。不能夠作任何賭戲的羅格郎就轉動他的拇指，吞食他的語句，談到他的家庭；但是他的語句就好像是一種藥品，這些語句好像很使他苦楚，他站了起來，想要發言神氣，他有點害臊，他又坐了下來，在他的嘴唇之上也就產生了滑稽的騷動。雪麗薇天真的在牌桌上發展她的本性。輸的時候就屢屢嘆息，贏的時候就慢慢的快樂，她是喜歡吵鬧的，健訟的，好口舌的，她不耐煩她的敵手和她的賭伴，變成了犯衆怒的分子。被一種幼稚而坦白的美欲所吞噬，羅格郎和他的姊姊自認能夠在這個由十二家庭的密網所遮蓋的城中扮演一個角色，在這城裏，一切的利益，一

切的自尊心好像結成一塊光亮的地板似的，新來的人都應當在這地板上留心，免得碰到釘子就是跌了一跤。假定房屋的重建花費了三萬佛郎，弟弟兩個人合在一起共有一萬佛郎的息金。他們自以為非常豪富，用他們的未來的奢華來壓倒這社會，讓人家測量他們的小器量的程度，他們的卑賤的無知，他們的愚笨的妒忌。美麗的迪芬夫人已經在迦爾錫蘭夫人家裏，在她的大姑迦拉爾頓家裏，在老儒里亞爾夫人家裏注意過他們；當人家把他們介紹給她的那一天晚上，迪芬夫人這位一城的皇后就對大家走了之後和她跟院長頭對頭的留下的年青儒里亞爾坦白的說：

「所以，你們大家對於這兩位羅格郎都是很要好的嗎？」

「我，」普魯凡的阿馬迪說，「他們打攪我的母親，他們使賤內厭倦；並且，雪羅薇小姐三十年前在我父親店裏當學徒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是受不了的了。」

「但是我倒很想懂得，」美麗的院長夫人說着，把她那纖細的小腳放在她的爐盤的鐵棒上，「我的客廳並不是一所旅館。」

儒里亞爾仰起眼睛看着天花板，好像是說：「我的天哪，多聰明！多精細！」

「我要我的社會是上選的，如果我允許羅格郎姊弟來的話，我的社會自然就不會是上選的了。」

「我們沒有心，沒有精神，沒有禮貌，」院長說。「當他們賣了二十年絲線之後，正如我的姊姊一樣，比方

說……」

「朋友，您的姊姊不能够在任何的客廳中走動，」迪芬夫人插嘴說。

「如果人家還優優的繼續當雜貨商人，」院長繼續着說，「如果人家不自洗垢污，如果人家把香檳的伯爵們都做是一些供給酒的眼目的話，正如兩位羅格郎今天晚上所幹的一樣，人家倒不如留在家裏不必來。」

「他們是賤骨頭，」儒里亞爾說。「在他們看來普魯凡好像只有一所房子。他們要把我們大家都壓得粉碎。總之，他們好容易才有得活哩。」

「如果只有這位弟弟的話，」迪芬夫人接着說，「人家還可以忍耐他，他倒不礙事。給他一張骨牌，他就可靜靜的留在一個角落裏。他得有整個的冬季來湊配牌九。但是雪麗薇，他真是傷了風的豺狼的聲調！她真是海蟹的足爪……別說這個，儒里亞爾。」

儒里亞爾走了之後，嬌嫩的夫人就對她的丈夫說：

「朋友，我已經有相當多數的本地人讓我來接待，再加上這兩個人簡直要弄死我了；如果你答應的話，我們可以拒絕他們。」

「你怎樣說就怎麼是，」院長說；「但是我們要結上幾個仇人。羅格郎姊弟一定會投身加入反對黨，一直到現在為止，反對黨在普魯凡還沒有鞏固的勢力。這位羅格郎已經和古羅男爵跟維納律師有來往。」



「呃」麥蘭妮微笑的說，「他們可以給你報效。沒有仇人的地方是找不出勝利的。一個自由黨的陰謀，一個不合法的結社，一個某種的爭鬪都可以使你顯耀。」

院長用驚懼的敬佩看着他那年青的夫人。

第二天，每一個人都在迦爾錫爾夫人家裏耳語說羅格郎姊弟並沒有在迪芬夫人家裏得到成功，而迪芬夫人所說的那句關於旅館的話卻有一個大成功。迪芬夫人等了一個月才去回拜雪麗薇小姐。這在外省是一種很明顯的侮慢。在迪芬夫人家裏，跟可敬的老儒里亞爾夫人同在牌桌之上的時候，雪麗薇曾經留下一幕關於她的老主人故意使她丟臉（據她自己說）的悲劇。喜歡給別人開玩笑的雪麗薇從來沒有想到人家也會給她開一個同樣的玩笑。迪芬夫人給了一個榜樣，在羅格郎姊弟未到之前就安排好牌戲，讓雪麗薇只好一棹一棹的徘徊着，看別人打牌，這些牌友都在譏諷的神色下瞧着她。在老儒里亞爾夫人家裏，人家打魏斯特牌，這是雪麗薇所不會玩的牌戲。老小姐終於懂得她之被人置諸法外，然而卻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她自己以為是這社會的妒忌的對象。不久什麼人也不請羅格郎姊弟到家裏去玩，但是他們卻死要到城裏的夜會中去。聰明的人們溫和而沒有怨恨的給他們開玩笑，讓他們糊塗的講到他們的房子的卵形裝飾，講到某一個普魯凡無雙的酒庫。然而，羅格郎姊弟的房子總算是完工了。自然他們就設備了奢華的盛宴，一方面是用來還禮他們所得到的接待，一方面是要顯示他們的闊綽。人家只是因為好奇才來的。第一次宴席是請重要的人物的：迪芬先生

夫婦，雖然他們並沒有在迪芬先生夫婦家裏吃過任何的一頓飯；儒里亞爾先生夫婦和他們的兒子跟兒媳婦，勒蘇爾先生，教士先生，邁拉爾頓先生夫婦。這是外省所有的一頓自五點鐘一直坐在棹上吃到九點鐘的晚餐。迪芬夫人給普魯凡帶來巴黎的偉大的風尚；在巴黎，吃完咖啡之後，大方的人家就離開客廳。她在家裏有夜會，她要逃走；但是羅格郎姊弟卻看着整理家務一直看到街中去；當他們回來而奇怪不能夠留住院長先生和院長夫人的時候，其他的客人就給他們解釋迪芬夫人的趣味而用外省的殘暴的敏捷摹倣她。

「他們看不到我們的光亮的客廳了！」雪麗薇說，「而且燈光足客廳的脂粉。」

羅格郎姊弟想要給他們的客人準備一個驚異。他們沒有允許任何人來看這著名的房子。所以迪芬夫人的客廳的熟客都不耐煩的等着她對於羅格郎宮殿的偉大的斷案。

「好罷，」玲瓏的馬爾登納夫人對她說，「您看見過羅佛爾王宮，告訴我們他的一切罷。」

「但是一切，這就和宴會一樣，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這麼講呢？」

「好罷，我們必得欣賞你們所認識的這個裝有鍍金十字格的房門，」迪芬夫人說，「這可以通到一個長廊，這長廊把房子分為兩個不相等的部分，因為右旁只有一個朝向街道的窗戶，左旁卻有兩個。在花園那一方面，這走廊的盡頭有一扇通到石階的玻璃門，從石階走下可以到達一塊草地，草地的上面點綴着一個放蠟燭

成古銅色的斯巴達古斯石膏像的石座。建築師在廚房的後面扶梯的圍牆底下蓋有一間小房子，預備貯存食物用的，我們沒有得到洪恩，沒有福氣看到。這個完全漆成黑質黃斑的大理石顏色的扶梯是截作半輪形的斜坡的樣子，好像咖啡館裏從地面樓通到下層的小室的樓梯一樣的轉着。這個胡桃木製成的無味的裝飾物裝銅的輕浮的欄杆就是人家所告訴我們的世界上的七大奇景之一。地窖的門就在下面。走廊的另外一頭，朝街的是飯廳，由一個自閉的雙扇門可以通到同樣大小的客廳，客廳的窗戶可以看到花園。」

「這麼說，並沒有前廳等待室嗎？」奧夫萊夫人說。

「前廳等待室無疑的就是這個讓人夾在兩道空氣之中的走廊，」迪芬夫人回答說。「我們有一種超卓的國家的，自由黨的，憲政派的，愛國的思想，我們只用法蘭西的木料，」她接着說。「所以，在飯廳裏，地板是胡桃木的，用匈牙利的尖形砌成。碗櫃，椅子也都是胡桃木製成的。在窗戶上，窗簾是用圈有紅帶的白棉布製成的，用過大的圓軸上的紅懸帶結在雕成玫瑰花形的窗上，窗柱是塗金的，細菌從紅色的板底長了出來。這些偉大的窗簾飄在木棍的上面，木棍的末端留有許多紊亂的棕葉，這些木棍是用銅刻的獅爪把他們高高的按在每一個摺痕的上面。在其中的一個碗櫃之上，人家可以看見一個咖啡館所有的日晷，用一種黃銅的拭掉布掛着，這是特別使羅格郎姊弟快樂的許多主意中的一個。他們想要我欣賞他們這個發明，我覺得我的回答是最好不過的，我說如果人家要把一塊拭掉布圍住日晷的話，最好是把他放在飯廳裏。在這碗櫃上面有兩個太

油燈，好像裝飾大飯館的櫃臺所用的油燈一般。在另外一個碗櫥上面有一個大加修飾的晴雨表，似乎對於他的生存有極大的作用。羅格郎就好像是看着他的未婚妻一般的看着他。兩個窗戶的中間，公館的主人在一個可怕的富裕的壁兜裏安置着一個白陶的火爐。牆上發亮着一種紅色和金色的燦爛的紙，好像上面所說的飯館裏所有的一樣，無疑的羅格郎就是在那裏抽選的。他們用白色和金色的瓷器給我們伺候宴席，還有那綠花深藍的盆子來吃飯後點心；但是人家還開了一個碗櫥，讓我們看看另外一套平日所用的粗食具。每一個碗櫥的對面都有一個貯放掉布等等的大櫃。這一切都是塗漆的，清潔的，新鮮的，滿充着尖銳的色調。我還贊同這間飯廳，他有他的特色，無論他是如何的不合式，他描寫得很清楚房子的主人；但是沒有辦法贊同這五張內政部必得規定法律反對的黑色木刻畫，這五張木刻畫繪着波尼亞豆斯基跳進埃爾斯特爾河，克里齊境上的防衛戰，拿破崙親身踏準大礮，和兩張關於馬志巴的故事。五張都鑲在鍍金的鏡框裏，這些鏡框的俗氣的式樣剛剛好和這些版畫相配，能够成功變成怨恨！我真不知道如何的喜歡儒里亞爾夫人的彩色鉛筆畫，他們所畫的是菓子，是路易十五時代所畫的，他們是和這個老飯廳，這個灰色而略為蟲蛀的裝板壁相調和的，然而他們卻的確有外省的特性，和家裏的銀器，古代的瓷器，我們的習慣非常的相配。外省是外省：要摹倣巴黎，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也許您要對我說：「您是金銀細工匠，約斯先生，」但是我寧可喜歡老迪芬先生的這間客廳，和他那些綠色和白色的大網羅，路易十五時代的火爐，他那歪斜的穿衣鏡，他的老舊玻璃物品和他那可敬

的牌棹；我那老施維爾出品的鑲上古銅的綠色玻璃杯；我那裝飾有找不到的花朵的掛鐘，我的光澤的羅古古，我那蓋上豔套的傢具，而不要他們的客廳的一切的華麗。」

「他們的客廳怎麼樣呢？」馬爾登納先生說，他聽到這美麗的巴黎女郎剛剛正直的給外省所說的頌詞，不禁覺得非常的快樂。

「至於客廳，他是滿堂紅的，和雪麗薇小姐輸了一個「贏牌」而發怒時的顏色一樣紅的！」

「雪麗薇紅，」院長說，他這句話就傳留在普魯凡的字彙中。

「窗簾嗎？……紅的傢具嗎？……紅的壁爐臺嗎？……紅的大理石燭臺和掛鐘嗎？……紅的大理石，鑲上同樣笨重圖案的古銅；羅馬式的天花板穹窿用帶有希臘式的葉形梁柱支撐着。掛鐘的上面，您是以羅格郎姊弟的形態，愚蠢的神氣被這隻叫做裝飾獅子的粗孩子所注視的，這獅子可以長時間的擾攪真正的獅子。這獅子在他的一隻腳下轉動着一顆粗大的球，是裝飾獅子的一個附件。他就是在保持這個大黑球之中過着他的生活，完全和左派的議員一樣。這也許是憲政派的荒謬之言。壁爐臺的玻璃鏡有一個用麪漿糊好的框架，這框架是鄙陋的，庸俗的，雖然是新製的。但是地氈工人的天才卻由掛在壁爐前面的中央部分的那個鉤上的紅布摺痕中所發出的光輝表露出來的。這是一首完全為羅格郎姊弟而寫的浪漫派的詩章，羅格郎姊弟出神入化的指示您。天花板的中央懸着一盞用輕薄棉昆布謹慎包好的大油燈，這而且是有道理的，因為他是最沒有趣味

的酸銹色調的銅器是用最討厭的變化棕色的黃金的線條來裝飾的。下面的一張黑色黃斑的大理石圓茶桌上有一個雕花的金屬茶盆，裏邊光亮着許多帶畫的茶杯，真難看的畫！這些茶杯的中間是一個玻璃的糖罐，修飾得這樣的齊整，我們的小妹妹們會睜開眼睛來欣賞的，糖罐的口緣是鍍金的銅箍，邊角是中世紀的緊身一般的裁切着，裏邊有一個夾糖的鏟子，大約是從來沒有用過的。客廳的簾幕是用紅紙當絲絨來製造的，這些紅紙是一塊一塊的鑲在棕葉形飾物所鉤在四角的銅框裏。每一塊雕板的上面又飾有鑲在雕有濃色花葉形飾物的框架裏的石印畫，這些框架是假裝我們的美麗的木刻。呢布和榆樹根所製的傢具是古典派的兩張安樂椅，兩張靠椅，六張沙發和六張椅子。壁架是由一隻所謂梅迪西斯式的白色玻璃瓶和這樣偉大的酒罈點綴的。人家已經相當鄭重的預先告訴我們這是普魯凡找不到第二個的寶貝！每一個配有紅綢窗簾和網布內重簾的窗戶口上都有一張牌棹。地氈是烏布桑的地氈。羅格郎姊弟並沒有忘記在這紅底上刺上許多玫瑰花，這實在是在庸俗的圖案之中的最庸俗的。這客廳不像有人居留過：我們沒有看見有什麼書或是什麼圖畫，也沒有看見什麼裝飾棹子的小物品，『她說着，瞧了瞧堆滿時髦物品，紀念冊，人家給她贈送的好看的東西的棹子。』那裏並沒有鮮花或是任何可以隨時換新的東西。這是和雪麗薇小姐一樣冰冷，一樣乾燥的。步風說作風是和人一一樣的，這句話是對的；無疑的一切的客廳都有他們的作風！

美麗的迪芬夫人繼續她的諷刺的描寫。根據這個標本，每一個人都很容易的想像姊弟二人所居住的第

二層樓他們所給客人指示的寓所；但是沒有人發現聰明的建築師給羅格郎弟弟誘導的愚笨的研究：門戶的剗形雕，修飾過的內門，剗形突出部的色調，好看的圖畫，鍍金的銅製的扶梯上的露手棍，小鈴，消煙的火爐的內部，除溼器，扶梯上所油漆的精細的鏤嵌的圖畫，花玻璃，精巧的鎖鑰；總之，一切使這建築豐富而使中產階級高興的這些無味的裝飾都是過分的浪費。

沒有一個人願意出席羅格郎的夜會，因為他們的吹噓算是失敗了。拒絕的理由並不是沒有的：每天的時間都是被迦爾錫蘭夫人，迦拉爾頓夫人，兩位儒里亞爾夫人，迪芬夫人，縣長先生等等佔去了。爲着舉行一個夜會起見，羅格郎弟弟認爲請一次客就行了：他們有許多相當調皮的年青人和世界各國的食客；但是嚴肅的人都不來看他們。因爲雪麗薇所稱爲「親愛的房子」的建築乾乾脆脆的花去了她的四萬佛郎而得不到任何的利息，她就想用節儉的方法來挪回這筆損失。她立刻停止這花費三四十佛郎（酒還不算在內）而不能夠實現社交希望的宴會，這種社交在外省是和巴黎一樣的不容易創立的。雪麗薇辭退了她的女廚，找到一個鄉下姑娘替她做粗工。這姑娘就是她的表妹，而且是爲她的快樂而叫她來的。

他們回來之後的十四個月，姊弟二人就這樣的墮進了孤單而無所事事的生活之中。被人驅出社交的場，合使雪麗薇生出了懷恨迪芬夫婦，諸位儒里亞爾，奧夫萊夫婦，迦爾錫蘭夫婦之心，她同時也怨恨普魯凡的社會，而稱之曰「無賴的社會」；她和這社會的關係也就變成冷淡的了。她很想用第二個社會來反抗這個社會；

但是下等的中產階級完全是由只有星期日和節慶日有工夫的小商人或是類似維納律師納路醫生一般的無賴漢，男爵古羅上校一般難於允許的波拿巴特派人物組織而成的。羅格郎非常疏忽的和他們聯絡，高等中產階級也會落空的想叫他當心他們。所以姊弟二人就不得不停留在他們的飯廳裏面的火爐邊，回想他們的事情，他們的買客的面貌，其他的愜意的東西。第二個冬天並不是沒有大受窘迫的結束。他們有成千的苦惱來過他們的日子。晚上臨睡的時候，他們說：「又過了一天了！」他們早上睡得很遲才起來，留在床上，慢慢的穿衣。羅格郎每天自己刮鬍子，自己研究自己的臉孔，他和他的姊姊談天，說到他所自以為看見到的變化，他跟他的女僕討論他的熱水的溫度；他走到花園去看看到底所種的花木長了沒有；他到水邊去散步（他曾在這水邊蓋過一個亭樹）；他觀察他的房屋的細木器具；這房屋變遷了沒有？東西的堆積是不是使一兩張圖畫破裂了呢？油漆是不是沒有脫落呢？他又回來對着一邊放置食具一邊斥罵女僕的忙碌的姊姊講到他對於病難和潮溼成斑的地方的憂懼。晴雨表是羅格郎最有用處的傢具；他無緣無故的請教他，把他當做朋友一樣的親熱的拍着他，然後就說：「他真壞！」他的姊姊就回答他說：「噫！他製造四季的氣候。」如果有人來看他的話，他就吹噓這個器具的優卓。吃飯又得花費一些時間。這兩位怪物是用那一種的慢度一口一口的咀嚼的啊！所以他們的消化是完全的，他們不怕胃部生癢。他們的中午是用來閱讀蜂筒報和憲政報的。這一份巴黎報是由他們和維納律師，古羅上校，三家合訂的。羅格郎把報帶交給上校，古羅男爵住在廣場馬爾登納的房子裏，他所講述



的長篇的故事使羅格郎非常的快樂。所以羅格郎就問自己爲什麼人家說上校是危險的。他很傻的告訴上校人家對於上校所加的排斥，告訴他「無賴社會」所說的話。上帝知道善於開槍和劍術而什麼人也不怕的上校是如何的排布迪芬夫人和她的儒里亞爾跟那些賣給外國人，能够爲地位而幹一切的事，在選舉票上念讀他們所幻想的人名的高城的內閣派黨徒。兩點鐘的時候，羅格郎舉行了小小的散步。他很高興一位跨在門跟上的店員居然叫停他而對他說：「你好嗎，羅格郎老伯？」他談論，他詢問城中的消息；他傾聽，他傳佈普魯凡的小流言。他登上高城，一直走到凹形的山路爲止，如果天氣好的話。有的時候，他就遇到了和他一樣散步的老年人。這種逢遇是可喜的快事。普魯凡有許多感悟巴黎生活的人，許多生活在書堆之中的謙卑的學者。請您想像一下羅格郎是用什麼態度傾聽長官而更是考古學家的德斯方特里伊候補審判官指着溪谷對受過高等教育的老馬爾登納先生說：

「請您給我解釋爲什麼當法蘭西的醫藥界公認普魯凡的水特別高貴，有一種作用，一種配得起我們的醫術的醫學特性的戰鬪力的時候，歐洲遊手好閒的人都到斯巴去，不到普魯凡來呢？」

「您要怎麼呢？」受高等教育的人說，「這是一種偏見的偏見，沒有法子解釋的。一百年前沒有人知道保爾都葡萄酒：前一個最偉大的人物，法蘭西的阿爾西畢亞特，李慈劉元帥，被委爲吉恩的總督；他有一隻衰敗的胸脯，全宇宙都知道這是什麼原因的，當地的酒恢復了他的健康。保爾都於是就獲到一萬萬的年金，元

帥也開拓了保爾都的土地，一直開拓到安古蓮，一直開拓到迦荷爾，總之，開拓了差不多四十法里，誰知道保爾都的葡萄園是以什麼地方為界的？然而元帥在保爾都並沒有他的騎馬像！

「啊！如果一兩世紀之中普魯凡也發生了這一類的事情，人家可以看出，我希望，」德斯方特里伊先生就接着說，「也許在低城的小廣場，也許在高城的別宮，一個代表奧布瓦先生的腦袋的白色雲母石的隱起雕刻，這位復興普魯凡礦泉的人！」

「親愛的先生，也許普魯凡的恢復是不可能的，」老馬彌登納先生說。「這座城破產了。」

這裏，羅格郎就睜着大眼睛，叫着說：

「怎麼？」

「當香檳的伯爵們好像雷納王在普羅方斯建立朝廷一樣在這裏建立朝廷的時候，普魯凡曾經是一座和十二世紀的巴黎勝利的爭鬪過的京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說。「那時候，文化，快樂，詩章，時髦，女人，一切的社會的繁華都不是巴黎所專有的。城市的復興和倒賬的商鋪的復興是同樣困難的：在普魯凡，我們只剩下有歷史光榮的香水，薔薇的香水，和一個縣政府。」

「啊！如果法蘭西保留了一切的封建時代的京城的話，他要變成什麼樣子呢！」德斯方特里伊說。「縣長們能够代替普魯凡變成義大利的費拉爾，德意志的魏馬，或今日的明興一樣的那些風流而英勇的持保爾

家所代表的詩人的種族嗎？」

「普魯凡曾經當過京城。」羅格郎嚷着說。

「您是那兒來的？」考古學家德斯方特里伊回答說。

候補審判官於是就用手杖叩着高城的土地，叫着說：

「那末，難道您就不知道普魯凡的這一部分是整個建築在一些墓窟之上嗎？」

「墓窟！」

「好，是的，一些不能測量其高度和闊度的墓窟。這就好像是大教堂的中部一樣，有許多的柱子。」

「先生寫了一部關於考古學的大著，他要在這部書裏解釋這些奇怪的建築，」看見審判官騎上馬的老

馬爾登納說。

羅格郎知道他的房子是建築在溪谷之中，非常快樂的回來。普魯凡的墓窟就花費了這兩位單身漢的五六日的探討，做了他們好幾夜的談助。羅格郎就這樣的聽聽到一些關於普魯凡的故事，各家庭的聯姻，舊日的政聞，他又轉告給他的姊姊。所以他就散步的時候說了一百遍，而且常常對同一的人說了好幾次：「好麗，人家說什麼呢？——好麗，有什麼新聞？」回到家裏，他就以疲勞的身軀投進客廳的一張安樂椅中，不過他的疲勞完全是體重的壓迫之所致。吃晚飯的時候到來，在客廳和廚房之中走了二十遍，細察鐘點，往返的開閉房門。當

姊弟參加城裏的夜會時，他們就勉強的走回臥室；但是當他們縮小範圍留在自己家裏的時候，夜晚就變成難於涉渡的沙漠了。有的時候，從城裏的夜會回家走過小廣場的人聽見羅格郎家裏有叫聲，好像是弟弟殺害姊姊似的，人家認出這是置於絕地的一位雜貨商人的可怕的呵欠。在他們的腐敗的齒輪之中，這兩架機器是沒有什麼可研壓的，他們只是發出叫聲而已。弟弟說要結婚，但是卻是無望的。他自覺蒼老，疲憊：一個女人就嚇壞了他。知道有一個第三者在家裏的必要，雪麗薇於是就回想到她的表妹，普魯凡的人從來沒有問過他們關於表妹的消息，因為大家都相信小洛蘭夫人和她的女兒兩個人都已不在人間了。羅格郎·雪麗薇沒有損失任何的東西，她是太平地道的老小姐，她不會什麼都糊塗！她裝做重新找到洛蘭夫婦的信的樣子，因而能够自自然然的跟她弟弟談到畢愛麗黛，她的弟弟差不多是非常的快樂能够在家裏有一位少女。雪麗薇一半用商業的態度一半用情感的態度給老洛蘭夫婦寫信，把遲覆的原因歸咎到商業的結束，遷移普魯凡的忙碌和生活的安頓之上。她顯得願意要她表妹在她身邊的樣子，讓人家懂得如果羅格郎先生不結婚的話，畢愛麗黛總有一天可以得到一萬兩千佛郎的年金的承繼。要知道姊弟二人是如何不耐煩的等待着他們的表妹洛蘭的來臨，就得有一兩個關在植物園中除了看園人所給的豬肉以外沒有其他的掠食物的野獸或是沒有夥計讓牠們罵的退隱的商人所有的精神，正如拿布楚頓諾梭爾一樣。所以信發出之後的三天，姊弟兩個人就已經互相詢問到底他們的表妹什麼時候可以到來。雪麗薇認為她所冒稱的對於表妹的恩惠是一種法術，可以使普

魯凡的社會來到她的家裏。

她到迪芬夫人家裏去，迪芬夫人曾經用怨罵打擊他們，她要在普魯凡創立第一個會社，好像在日內瓦一樣，在那裏大吹大擂他們的表妹洛蘭上校的女兒畢愛麗黛的來臨，痛惜她的不幸，裝做喜歡給世界供獻一位美麗而年青的女承繼人的模樣。

「您太晚發現她了，」迪芬夫人做慢的坐在壁爐旁邊的沙發上，諷詰的回答。

分牌的時候低聲的說了幾句話，迦爾錫蘭夫人就讓人想起老奧夫萊的遺產的繼承。法律公證人解釋旅館主人的不義。

「她在那兒，這位可憐的小姑娘？」迪芬院長夫人謙恭有禮的問。

「在布列顛，」羅格郎說。

「但是布列顛是個大地方，」檢察員勒蘇爾先生說。

「她的祖父和祖母洛蘭夫婦給我們寫過信……這是什麼時候，好姊姊？」羅格郎說。

忙於詢問迦爾錫蘭夫人那裏買到袍料的雪麗薇沒有預先見到自己的回答的結果，就說：

「在售賣我們的店基之前。」

「然而您是等到三天之前才回答的，小姐！」法律公證人叫了起來。

「那裏有一所救濟老年人的養老院，」一位曾經當過南特補缺審判官的審判官說，「但是她不能夠到那裏去，因為那裏只接納過了六十歲的老年人。」

「她跟她的祖母洛蘭夫人住在一起，」羅格郎說。

「她有一筆小財產，就是您的父親……不，您的祖父所給她留下的八百佛郎，」法律公證人說着，故意的說錯。

「啊！」羅格郎不懂得這句諷刺的話，傻裏傻氣的叫了起來。

「您難道不知道您表妹的財產和她的景況嗎？」院長問。

「如果先生知道的話，他絕不會讓她留在一間和救濟院一般的房子裏，」審判官嚴厲的說，「我記得曾經在南特看見一所屬於洛蘭先生夫婦的房子官價出售，洛蘭小姐丟掉了她的債權了，因為我那時候是監賣人。」

法律公證人說到洛蘭上校，他說：如果上校活着的話，他一定很驚訝知道他的女兒住在一個類似聖約克的住處的地方。於是，羅格郎姊弟就退了出去，說這世界太壞。雪羅薇懂得她的新計不大成功：她已經不在每一個人的腦筋之中了，從此之後，她不能夠跟普魯凡的高等社會交好了。從這一天起，羅格郎姊弟不再隱瞞他們對於普魯凡的中產階級和他們的連屬的家庭的仇恨。於是弟弟就告訴姊姊古羅上校和維納律師對於迪芬

夫婦，桂納夫婦，迦爾錫爾夫婦，格賓夫婦和諸位儒里亞爾所再三歌詠的自由的歌曲。

『你說，雪麗薇，但是我真看不出爲什麼迪芬夫人否認聖登尼斯街的商業，她自己大部分的產業也就是從這裏來的。她的母親羅甘夫人是媚貓的威廉夫婦的表妹，他們把店基讓給他們的女婿勒巴·約瑟。她的父親就是這位法律公證人，於一八一九年捲逃使畢路都家破產的這個羅甘。所以迪芬夫人的財產明明是偷來的，因爲一位巧於規避而讓她的丈夫假稱破產的法律公證人的妻子到底是什麼女人呢？這是所謂本領啊！我瞧她把她的女兒嫁到普魯凡來，這是她和迪葉銀行家的關係所生的結果。那些人卻顯得非常的得意；但是……總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自從羅格郎·登尼斯和他的姊姊雪麗薇開始痛罵「無賴的社會」那一天起，他們就不知不覺的變成了重要的人物，開始組織一個社會；他們的客廳漸漸的變成了尋求舞臺的興味的中心。這裏當日的雜貨商人抓住了歷史和政治的成分；因爲他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給一向都在猶豫不定的普魯凡自由黨一些力量 and 團結。原因是這樣的。羅格郎姊弟的開端是古羅上校和維納律師所特別注意的，他們的孤立和他們的思想是很接近的。這兩個人是以同樣的理由來宣傳愛國主義的；他們都要變成大人物。但是，如果他們是生來可以當領袖的話，他們卻缺乏兵士。普魯凡的自由黨有一位變成飲料店主的老兵士，一位旅館主人，一位奧夫萊先生的競爭者法律公證人古爾南先生，反對馬爾登先生的納路醫生，幾位獨立的人，散布全區各地的佃戶和獲

得國產的人。上校和律師都高興能夠拉到一位可以用財產來幫助他們的舉動，給他們捐錢，在某種情形之下試行難事，可以把房子拿來當黨部的傻子，他們利用羅格郎弟弟對於本城的貴族的仇恨。上校、律師和羅格郎在合訂憲政報方面已經有了一個聯繫，古羅上校不難使當日的雜貨商人變成一個自由黨，雖然羅格郎對於政治不大了解，不知道麥爾西爾外委的開發，他拉他做了同志。

畢愛麗黛之即將到來促成了這兩位單身漢的無知和愚蠢所感應的貪慾的思想的變化。看到雪麗薇在迪芬社會中失去立腳點的機會，上校就有了一個隱蔽的念頭。老軍人們曾經欣賞過許多國度的惡劣的事物，許多擊斃歪嘴僵臥戰場的屍體，他們不再駭怕任何的身姿，而古羅也就購準了老小姐的財富。這位粗短的上校在耳朵上帶有龐大的髮環，然而卻已經配有許多的毛叢。他那散亂而斑白的鬚髻是一七九九年人家所叫的魚鱗的。他那紅腫的臉孔變得有點茶褐色，正如那些在柏勒西拿逃命的人所有的臉色一樣。他那肥尖的肚皮在下面描繪出這位老騎兵軍官的特點的直角形。古羅曾經指揮過第二輕騎兵隊。他那灰色的鬍鬚隱蔽住一個龐大的「誇人」的嘴，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唯一能夠描寫這深淵的老軍隊的流行語的話，他沒有吃過，只有吞嚥過！刀鋒曾經劈削過他的貴鼻。他因此就變成低微而特別帶鼻音的，好像方濟各會的修士所有的聲音一樣。他那短闊的小手的確是那雙可以使女人說：「您真是壞人的手」的。他的腿好像是半身像下面的細肢。在這個粗大而輕快的軀殼之內搖蕩着一個敏感的精神，對於生活的事物所有的最完全的經驗，隱藏在軍人



的表面上不在乎的神色之下，和一個對於社會習尚的整個的輕蔑。古羅上校有一面勳級會軍官十字勳章，和二千四百佛郎的養老金，一千厄古的津貼費的財產。

瘦長的律師所有的天才就是他的自由主義的意見，他所有的唯一的歲收就是他的事務所所給他產生的有限的進款。在普魯凡，法律代言人常常因為自己的事情打官司。因為他的政治主張，法院就不大聽從維納律師的話。所以，就是最信仰自由主義的佃農打起官司來也寧可請教一位法院所信託的法律代言人，不敢問維納律師。據人家說，這位先生曾在古郎米爾引誘過一位富有的女郎，強迫她的父母把她嫁給他。他的妻子是查爾慈倍夫家的小姐，這是勃麗的一個老貴族的家庭，這姓氏是由聖路易出征埃及的時候一個有功績的騎士得來的。她失去了父母的寵愛而受到責罰，她的父母故意讓維納知道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他們的長子，叫他負責把其中的一部分送給他的妹妹的兒女。所以這個人的第一個企圖算是失敗了。不久，受到窮苦的壓迫，慚愧不能夠給他的妻子一個適意的外表的裝束，律師曾經落空的努力過，想要進入工部去開展他的事業；但是查爾慈倍夫家的富有的一支卻拒絕援助他。這些信奉道德的保王黨不贊同強勉的婚姻，並且他們的冒稱的親戚只叫做維納而不叫做維納爵士。怎麼能夠保護一位平民呢？於是，當律師想要借重他的親戚的時候，他是一支一支的被他們婉辭了。維納夫人只在一位查爾慈倍夫的女人家裏找到興趣，這女人是有一位少女的窮寡婦，她們兩個人都住在特羅瓦。所以維納有一天就回想到這位查爾慈倍夫人對於他的妻子的歡迎。

不容於整個的世界，滿腔懷恨他的妻子的家庭，拒絕給他地位的政府，不歡迎他的普魯凡的社會，維納只好接受他那窮苦的生活。他變成自由黨，心裏想他的幸運是和反政府派的勝利相聯結的，而艱苦的生活在高城的一所惡劣的小房子裏，他的妻子很少走出這房門。這位可以有美運的少女卻一個人絕對孤單的和她的孩子一同留在家裏。這些窮苦是她所高貴接納所快樂忍受的；但是，覺得對不起這受罪的少女的富於野心的維納卻隱存着一個祕密的熱望：他的良心放大了，允許一切的成功手段。他的年青的臉孔改變了。有的時候，有的人在法庭之前看見他那扁頭，裂嘴，穿透眼鏡的眼光的面貌，聽見他那激刺神經的固執的尖聲，都不禁爲之戰慄。他那不大和靄滿充着病態的一塊黃一塊綠的臉色宣洩出他那深伏的野心，他那不斷的虛望和他那隱瞞的窮苦。他善於無理取鬧，善於饒舌；他的談話既不缺乏摹線形，也不缺乏圖像；他是有知識的，狡獪的。習慣於設計一切來滿足發跡的欲求，他是能够變成一個政客。一個不在任何東西之前退縮（祇須是合法的）的人是強有力的：維納的力量就是從這裏來的。這個未來的善辯的議員，一個應當宣揚奧黎昂支派的王位的人，對於畢愛麗黛的命運卻有可怕的影響。目前，他要找到一個武器，在普魯凡創辦一家報館。從遠處研究了幫助他的上校和這兩位單身漢之後，律師終於打算在羅格郎身上找依靠。這一次，他卻在七年的多次叫喚沒有麵包的日子之後跟他的客人算賬，而他的窮苦也應當是結束了。正當古羅在小廣場上對維納報告羅格郎和高城的中產階級的貴族跟內閣派的黨徒決裂的那一天，律師就極有意義的用肘子壓住上校的腰。

「是這個女人也好，是那個女人也好，是美女也好，是醜婦也好，這在您都是一樣的。」他說：「您應當娶羅格郎小姐，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裏幹些事兒……」

「我想到這個，但是他們叫他們的女承繼人可憐的洛蘭上校的女兒來。」上校說。

「您可以讓人家用遺囑的方式把財產交給您。啊！您可以有一所相當充實的房屋。」

「並且，這位小姑娘，好，您可以看出來，」上校用輕侮和卑鄙的神色說，這神色可以告訴老練的維納這位小姑娘在老兵士的眼裏是如何渺小的。

自從她的父母進了救濟院去悲慘的結束他們的生命之後，年青而驕傲的畢愛麗黛就這樣可怕的忍受着被人憐憫的救濟的生活，她實在是非常高興的知道有個富裕的親戚。知道了她的動身，她的童年的遊伴，少校的兒子，南特的小木匠布里古就來贈送她坐車旅行所必要的款項六十佛郎。這筆款是當學徒的人好容易才積蓄下來的小資，是畢愛麗黛用一種真正友誼的不在乎的態度所接受的，同時可以指示在同一的情況之下她會因致謝而發怒的。布里古曾經每星期日都到聖約克來跟畢愛麗黛遊玩，來安慰她。鐵厲的工人已經舉到了為情感而無意選擇的對象所應有的完全而忠實的保護。已經不只一次了，畢愛麗黛和他都於星期日坐在公園的一個角落中，在他們的將來的布塊上刺繡着他們的幼稚的計畫。木匠的學徒隨在他的創削器上周遊世界，到處為着等待他的畢愛麗黛而尋找財寶。一八二四年十月，當她完結了她的十二歲年齡的時候，畢愛

麗黛就被兩位老年人和一位年青的木匠交託給從南特到巴黎去的郵車的馱夫，請求馱夫在巴黎把她轉交給到普魯凡去的郵車，好好的照應她。可憐的布里古他和狗一般的跟在郵車的後面奔跑，看着她一直到看不見的時候為止。不管布列顛小姑娘給他揮了多少次的手號，他總一直跑了離城一法里遠的道路，當他筋疲力竭的時候，他那帶淚的眼睛還給看不見他而痛哭的畢愛麗黛投去了最後的一顧。畢愛麗黛把頭伸出車門，她又發現她的朋友兩隻腿插在地上看着笨重的郵車駛去。洛蘭夫婦和布里古都不大認識生活，結果這位布列顛女郎到達巴黎的時候身邊已是一文莫明的了。女孩子告訴馱夫她的闊綽的親戚，馱夫就替她墊付巴黎的旅館費，叫特羅瓦郵車的馱夫還他這筆錢，再託他把畢愛麗黛交給她的家，到那裏去要回這筆墊款，完全跟一個轉動的錢櫃一樣。離開南特的第四天，星期一的九點鐘，一個王家轉運公司的粗大的老車夫就當人家在大街中卸下普魯凡站的貨物和旅客的時候拉了畢愛麗黛的手，領着她到羅格郎家裏來；她沒有其他的行李，只有兩件袍子，兩雙襪子和兩件襯衫。羅格郎家的所在是站長告訴她的。

「早上好，小姐和諸位同伴，」馱夫說：「我給您領一位表妹來，就是這個真的，她真可愛。您得給我四十佛郎，雖然您的小姑娘沒有什麼重行李，請您給我在單上簽個字罷。」

畢愛麗小姐和她的弟弟不禁驚喜交集。

「對不起！」馱夫說，「我的車等着我，請您簽字罷，請您給我四十七佛郎六十生了……還有隨意拿一些

給南特的馱夫和我，因為我們是和自己的孩子一樣的照應小姑娘的。我們先墊了她的宿費，膳費，到普魯凡來的車費和一些其他的小費用。」

「四十七佛郎十二蘇……」雪麗薇說。

「您不講價嗎？」馱夫叫着說。

「賬單呢？」羅格郎說。

「賬單嗎？您瞧這賬目。」

「因為你要講你的，你就付這筆錢罷！」雪麗薇對她的弟弟說，「你看得清楚，只有付錢，沒有別的方法。」

羅格郎走去尋找四十佛郎十二蘇。

「那末我的夥伴和我，我們自己得不到一個子兒嗎？」馱夫說。

雪麗薇從她那滿堆着鑰匙的老絲絨錢包的深處掏出了四十蘇。

「謝謝！留着用罷。」馱夫說。「我們更喜歡爲着小姑娘自己而照應她。」

他拿了他的賬單，一邊出去，一邊對粗胖的女僕說：

「這裏算是一間小板屋！但是這裏還有一些埃及以外的鱈魚！」

「這些人真粗鹵，」雪麗薇聽見馱夫的話就這樣說。

「好像伙！如果他們照應過小姑娘！」阿姊爾回答說，把她的拳頭放在臀部上。

「我們不是生來要跟他一塊兒活着的，」羅格郎說。

「您要讓她在那裏睡覺呢？」女僕說。

這就是洛蘭·畢愛麗黛來到表姊表哥家裏，受到他們的接納的情形。他們呆傻的瞧着她，把她像一包行李一般的扔在家裏，在聖約克她所居住的祖父母身邊的那間可憐的房子和這間在她看來好像是宮殿一般的表姊表哥的飯廳之中並沒有任何的轉變。她是手足無所措而害臊的。在這除這兩位當日的雜貨商人以外，在一切的人看來，這位布列顛的小姑娘在她那藍色粗毛布的裙子，玫瑰色亮棉布的蓋膝布，粗大的鞋子，藍色的襪子，白色的圍巾，包在馱夫所給她購買的白邊紅色的毛織無指手套之內的紅色手中實在是值得敬慕的。真的人家給她在巴黎洗過的小小的布列顛帽子（在南特的旅程中弄舊了的）就好像是她那快樂的臉孔上的頂上圓光。這鄉土的帽子是細麻布製成的，飾有堅固的花邊，而用大平管摺成的，這帽子是值得描寫的，因為他是漂亮而簡單的。從帆布和花邊漏進的光線產生了一種半陰影，一種映在臉色上的溫和的微光；這給她一種畫家們在畫架上所尋找的處女的溫柔。羅伯爾·黎奧保爾在他的收穫者中居然能夠找到一個代表抱小孩的女人的臉孔的溫柔。在這個透光の框架下煥發着一個白皙而帶玫瑰色，天真而健康的臉孔。皮膚的熱氣領着血液一直流漲到兩個精緻的耳朵的旁邊，嘴唇，細緻的鼻尖，由這鼻子的反照，使活潑的臉色顯得越加

「好罷，你沒有話跟我們說嗎？」雪麗薇說。「我是您的表姊羅格郎，這是您的表哥。」

「你要吃東西嗎？」羅格郎問她。

「你幾時離開南特的？」雪麗薇問。

「她是啞吧，」羅格郎說。

「可憐的小姑娘，她一點兒也沒有裝飾品，」粗胖的阿娣爾打開老洛蘭的手絹所細好的一包，說。

「吻你的表哥罷，」雪麗薇說。

畢愛麗黛吻了羅格郎。

「吻你的表姊罷，」羅格郎說。

畢愛麗黛吻了雪麗薇。

「她被旅行的疲倦弄亂了，這位小姑娘；她有點需要睡覺的樣子，」阿娣爾說。

畢愛麗黛忽然對於這兩位親戚感到一種不可克服的厭惡，任何人也還沒有給她靈感過的一種情緒。雪麗薇和她的女僕去把這位布列顛的小姑娘安頓在第三層樓布里古看見有白色棉布窗簾的房子裏去睡覺。這裏有一張客床，上面有掛着棉布帳幕的漆成藍色的矢形樓尖。這裏有一隻沒有雲母石面的胡桃木的衣櫃，

一張胡桃木的小桌子，一面照身鏡，一隻沒有門的普通的夜几和三張破舊的椅子。前面有房頂樓的那個屋簷，裱有藍色的劣紙，上面有許多的黑花點。上顏色而塗蠟的石板地使人們的腳發冷。除了布邊的薄床毯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地氈。普通的雲母石壁爐臺上點綴有玻璃鏡，兩個鍍金的銅燭臺，一個普通的白玉杯，那裏有兩隻喝水的鴿子代表半橢圓的弧形，這白玉杯是雪麗薇在巴黎的房子裏所有的。

「你在這裏好嗎，我的小姑娘？」表姊對她說。

「噢！這很好，」女孩子用銀一般的聲音回答說。

「她不是乖癖的，」粗胖的物麗女人呻吟的說。「不是得給她用湯婆子烘床嗎？」她問。

「是的，」雪麗薇說，「被單說不定是潮溼的。」

阿姊爾帶了她的一個頭巾和湯婆子，一向只睡過布列顛的粗布被單的畢愛麗黛也被棉布被單的柔軟所驚異了。當小姑娘安頓就睡的時候，下樓的阿姊爾不由得叫了起來：

「她的全部財產還值不得三佛郎，小姐。」

自從採用她的節流制度之後，雪麗薇把她的女僕留在飯廳裏，因而可以只點一盞燈，只生一個火。但是，當古羅上校和維納來的時候，阿姊爾就退到她的廚房裏去了。畢愛麗黛的來臨使夜晚的剩餘的時間變成有生氣的。



「明天記得給她製一套行裝，」雪麗薇說，「她是什麼也沒有的。」

「她只有一磅重穿在脚上的一雙鞋，」阿姊爾說。

「在那個地方，就是這個樣子的，」羅格郎說。

「她就那麼樣的瞧着她的房子，好像這房子還不够美麗讓您的一位表妹住似的小姐！」

「這才好哩，別胡說，」雪麗薇說；「您看得清楚她很喜歡這房子。」

「好像伙，什麼襯衫！這一定會刮破她的皮膚；但是這是一點兒也沒有用處的，」阿姊爾說着，翻空着畢愛麗黛的包袱。

男主人，女主人和女僕一直忙到十點鐘都在討論襯衫是什麼布做成的，值多少錢；襪子一共有幾雙；襯裙是什麼布做成的，一共有幾條，都在計算畢愛麗黛的行頭一共值多少錢。

「至少得有三百佛郎你才能够算清這個賬，」羅格郎對他的姊姊說，他數着每件東西的價值，用他的老習慣依照記憶加在一起。

「三百佛郎，」雪麗薇叫了起來。

「是的，三百佛郎！你算算看。」

姊弟兩個人又開始計算的，確是三百佛郎，沒有錯誤。

『三百佛郎一網打盡』雪麗薇說着，就在這句格言式的話語所表達的相當技巧的思想之中睡下了。

畢愛麗黛是一位因爲溫柔、活潑、快樂、高貴、忠心而產生愛情的鍾情的孩子；任何東西都還沒有改變，也沒有冰涼她那幾乎是野蠻的精細的心田，她的兩位親戚對她的歡迎非常苦痛的壓迫着她這顆心。如果在她看來布列顯是滿充着窮困的話，他卻同時是滿充着情感的。如果老洛蘭夫婦是最庸劣的商人的話，他們卻是世界上最富於情愛，最坦白誠懇，最和藹的人，正如一切沒有計算的人一樣。在明臘埃爾，他們的孫女除了大自然以外並沒有任何其他的教育。畢愛麗黛隨意的坐在船上在湖裏閒遊，她和她的遊伴布里古·約克一塊兒在市鎮，在田裏奔跑，簡直和保羅跟維爾志妮一樣。他們受到大家的慶祝和疼愛，他們和空氣一般的自由，他們追求着成年的童年的快樂；夏天，他們看釣魚去，他們捉小蟲，採集花束，從事園藝；冬天，他們營造溜冰場，用雪圍建築快樂的宮殿和人物，互相飛打。他們總是受歡迎的，他們到處得到人家的微笑。到了學習的年齡，悲愁就降臨了。父親去世給他奪去了他的財源，約克就被他的親戚們送到一間木廠裏去學習木匠的工藝，受到人家的慈善的養育，正如畢愛麗黛後來在聖約克一樣。但是，甚至於在這個特殊的救濟院中，可愛的畢愛麗黛還是被大家所優待，所疼愛，所保護的。這位習慣於感情生活的小姑娘並沒有在她所切望的這兩位親戚家裏，這樣富裕的親戚家裏找到一切的人，甚至於外鄉人和郵車的馱夫所給她的這種態度，這種談吐，這種視線。所以，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驚愕又隨着她所進入的道德空氣的改變而更加複雜化了。心田忽冷忽熱，身體也是如此。可憐的

孩子不知道什麼緣故只是想哭；她太累了，她睡覺。正如一切生長在鄉間的孩子一樣，她習慣於早起，畢愛麗黛第二天比女廚還早兩個鐘頭就醒來。她穿上衣服，在表姊臥室上面的自己的房子裏踱來踱去，看着小廣場，想方法下樓，而爲扶梯的美麗楞住了；她細密的端詳着扶梯的一一切的枝節，圓形的飾物，銅棍，裝飾，油漆等等。然後她就下了樓。她沒有開得了花園的門，又登上了樓；當阿姊爾醒來的時候，她又下了樓，跳到花園裏去；她迷住了，一直跑到河岸去，驚訝的看見一所亭榭，也就步了進去；她一直觀看，一直驚愕她所遇目的東西，到她的表姊起床的時刻爲止。吃早飯的時候，表姊對她說：

『是你天一亮就在扶梯上奔跑，吵了人家嗎，小白菜？你把我吵醒了，我怎麼樣也不能夠再睡。你得乖一點，疼人一點，玩着不要弄出聲音。你表哥不喜歡吵鬧。』

『你也得小心你的腳，』羅格郎說。『你穿着滿染泥土的鞋到亭榭裏去，你把你的足跡留在花草上面。你表姊喜歡乾淨。像你這樣的一個大姑娘應當乾淨點。你在布列顛難道不乾淨嗎？但是，真的，當我到那兒去購買絲線的時候，我瞧了這些野蠻人真是動了我的惻隱！無論如何，她有好胃口。』羅格郎瞧着他的姊姊說，『人家要說她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所以，畢愛麗黛一開始就被表姊表哥的話傷了她的心，並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而傷了心的。一直到此刻爲止都只注意到自己的她那率直而坦白的本性並不認識什麼反覆思考。她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她的表姊

和表哥，她得慢慢的用苦痛來教導自己。早飯之後，因為畢愛麗黛的驚愕而高興忙於享受這快樂的表姊和表哥就指示她這間美麗的客廳，教她尊敬這客廳的奢靡。因為孤立的生活需要對什麼事物發生興趣，這兩位單身漢就漸漸的用造作的矯情來代替自然的情感，來愛好貓狗，黃雀，他們的女僕或是他們的指導者。羅格郎和雪麗薇因此就養成了一種放肆的愛情，特別愛護他們的傢具和他們的房子，因為這些東西給他們花費了這麼多的金錢。雪麗薇結果就幫助阿娣爾工作，因為她發現阿娣爾不會打掃傢具，洗刷傢具去維持其鏽新的狀態。這清除的工作不久就變成了她的職務。所以，這些傢具不但沒有損失他們的價值，反而可以賺錢！她的問題就是在於利用傢具而不直接用他們，不污玷他們，不破損木料，不磨削油漆。這種職務不久就變成了這位老小姐的奇癖。雪麗薇在她的櫃子裏藏有一些破毛布，油蠟，油藥和刷子；她有她的毛揮子和拭東西的布巾；總之，她拭刷着，然而卻不會發生任何傷毀的事體，她太專家了！她那和鋼鐵一般冰冷嚴酷的藍眼睛的光芒差不多是時時刻刻的溜進傢具的底下的；所以，您可以在她的心中找到一條比牧人手中的牽羊索還要敏感的線索。

因為在迪芬夫人家裏受到譏刺，雪麗薇怎麼也不能夠在三百佛郎之前讓步。第一個星期，雪麗薇就整個的忙於定製袍子，試穿衣服，剪裁襯衫和襯裙，叫女工們白天縫製。畢愛麗黛總是糊裏糊塗的，她不會縫衣服。

『她養育得真好！』羅格郎說。『所以，你就什麼也不會嗎，我的小鹿？』

只懂得愛戀的畢愛麗黛只用少女的嬌態來回答。

「那末，你在布列頭是怎麼過日子的呢？」羅格郎問她。

「我玩。」她天真的回答。「大家都跟我一塊兒玩。我祖父和我祖母，他們都我講故事。啊！人家非常喜歡我。」

「啊！」羅格郎回答說。「所以你就做最容易的事。」

畢愛麗黛不明白這句聖登尼斯街的調皮話，她睜開兩隻大眼睛。

「她是蠢若鹿家的，」雪麗薇對普魯凡一位最出色的女工保蘭小姐說。

「她年紀真輕！」女工瞧着畢愛麗黛說。畢愛麗黛的精緻的小嘴狡猾的向她伸舌。  
畢愛麗黛喜歡女工們是在喜歡兩位親戚之上的，她給她們撒嬌，她瞧着她們做活，她給她們說了這些已經被羅格郎和雪麗薇用恐懼壓制的代表童年之花的妙語，因為他們喜歡給下屬人印上一個致命的恐怖。女工們非常喜歡畢愛麗黛。不過，這些行裝也並不是沒有經過過可怕的感覺而製成的。

「這位小姑娘要讓您費心眼，」雪麗薇對她的弟弟說。「——別鬧，我的小姑娘！真是魔鬼，這是爲你，不是爲我，」當人家預備給畢愛麗黛齊整服飾的時候，雪麗薇就對她說，「——你讓保蘭小姐做活罷，不是你付她工錢！」當她看見畢愛麗黛問女工頭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就這樣的對她說。

「小姐，」保蘭小姐說，「用不用在這裏縫幾針？」

『用，縫結實一點，我並不想每天做一套新衣服。』

對表妹是和對房子一樣的。畢愛麗黛應當裝飾得和迦爾錫蘭的小姑娘一樣。她有時鑿的半節靴，是古銅色的皮革製成的，正如迪芬小姑娘所有的一樣。她有非常雅緻的線襪，一個最巧的女工所製的胸衣，一件藍綢的袍子，一條白綢裏的好看的圍巾，總之都是爲着和年青的儒里亞爾夫人競爭的。所以下面是和上面相調和的，因爲雪麗薇只怕各家庭的主婦的細察和矚視。畢愛麗黛有厚棉布的好看的襯衣。保爾小姐說：縣長夫人的小姑娘們都穿着繡花加飾的細棉布的褲子，是最後的式樣。畢愛麗黛有帶套袖的褲子。人家替她定製一頂白綢裏的藍色絲絨的迷人的帽子，和馬爾登納小姑娘的帽子一樣。所以，畢愛麗黛就變成了全普魯凡最甘美的小姑娘了。星期日走出禮拜堂的時候，一切的貴婦人都吻着她。迪芬夫人，迦爾錫蘭夫人，迦拉爾頓夫人，奧夫萊夫人，勒蘇爾夫人，馬爾登納夫人，格賓夫人，儒里亞爾夫人，大家都溺愛這位迷人的布列顛姑娘。這個騷亂激勵了老雪麗薇的自覺心，她在她的恩惠中是看重虛榮的勝利，並不是看重畢愛麗黛的。然而雪麗薇終於得發怒她的表妹的成功。原因是這樣的人家總是問她畢愛麗黛，而她也總是爲着戰勝這些貴婦而讚許畢愛麗黛。人家來尋找畢愛麗黛，畢愛麗黛參加牌戲，和這些貴婦的小姑娘們一塊兒宴會。畢愛麗黛的成功和羅格郎姊弟的成功相比較有個無窮的優勢。雪麗薇看見人家在別人家裏邀請畢愛麗黛而不到自己家裏來尋找畢愛麗黛，不免大受刺激。天真的女孩子並沒有隱蔽她在迪芬夫人，馬爾登納夫人，迦拉爾頓夫人，儒里亞爾夫人，勒蘇

爾夫人、奧夫萊夫人、迦爾錫爾夫人的家裏所嚐到的樂趣，她們的友誼是奇異的和表姊表哥的斥罵相反的。一位母親一定會因為孩子的幸福而快樂的，但是羅格郎姊弟是爲他們自己，並不是爲畢愛麗黛而叫她來的；他們的情緒並不是父道的，乃是染有自私主義和一種商業的投資的。

美麗的行頭，星期日的好看的袍子和平日所穿的衣衫開始釀成了畢愛麗黛的不幸。一切的小孩子都是放任自己去娛樂的，都是慣於順從他們的幻想的靈感的，所以她就奇快的用毀了她的鞋，她的半統靴，她的衣衫，特別是她那帶袖的襯子。一位斥罵孩子的母親只是爲着他而設想的；她的語調是溫和的，她只是在孩子走向極端而做下許多錯事的時候斥罵他；但是在服裝的大題目下，表姊表哥的金錢卻是第一個理由：這是爲着他們自己，而不是爲着畢愛麗黛的。孩子們有狗一般的敏捷的嗅覺，可以聞出管治他們的人的錯處；他們感覺得清清楚楚到底他們是不是被愛或是被容忍。純潔的心田之被隱約的變遷所刺激是比整個的對照更爲利害的：一個孩子並不懂得苦痛，但是他知道什麼時候人家傷害他的本性所有的的美的情緒。畢愛麗黛所聽到的關於一位教養得宜的少女所應有的服裝，關於素樸節儉的勸告，其實是這個主題所引申出來的推論：『畢愛麗黛毀了我們！』這個對於畢愛麗黛有悲慘的結果的斥責又把這兩位單身漢引回當日的商業的舊習慣上而來，這習慣曾經隨着他們之移居普魯凡而休止，現在卻要在這裏開花繁榮了。

羅格郎和他的姊姊是慣於支配，慣於觀察，慣於下命令，慣於嚴酷譴責他們的夥計的，沒有犧牲品他們就

活不了。小人需要可以運用神經的專制，正如君子之爲心靈的活動而渴望平等，狹小的人們可以在迫害和恩惠兩方面同樣的發展；他們能夠對別人用殘暴或是用慈善來嘗試他們的力量，但是這力量卻是隨着他們的氣質而走的。再加上利益爲媒介物，您就可以了解大部分的社會事態。從此之後，畢愛麗黛就變成了她的表哥所得以生存的非常必要的物品了。她來了之後，羅格郎弟弟都忙於她的行頭，後來他們卻被她的無經驗而收緊了一切新東西，一個情感甚至於一個統治的情緒，都有退縮的時候。雪麗薇最初叫畢愛麗黛做「我的小姑娘，」後來卻不叫「我的小姑娘，」只簡簡單單的說聲「畢愛麗黛。」最初的甘酸的讚責卻變成了暴烈而殘酷的。一旦走上了這一條路，姊弟兩個人就有了長足的進步；他們不再自相苦惱了！這不是怙惡的人的陰謀，而是愚笨的暴虐的本能。姊弟二人自信對於畢愛麗黛是有恩惠的，正如當日他們相信對於學徒有恩惠一樣。畢愛麗黛的真切高貴而過分的感性正與羅格郎弟弟的乾燥相反，她受到可怕的責罵；她是這樣劇烈的受到呵叱，兩顆淚珠馬上就溼透了她那純潔的美眼。在抑制她那取悅外人的可敬的活潑之前，她有極大的爭鬪，她把她的活潑發展在她的小朋友的家裏，但是在自己家裏，第一月的月底她就開始被動的生活着，羅格郎還問她到底是不是生了病。聽了這句奇異的詰問，她就躲到花園裏去，到河畔去流淚，她把淚珠墮落在河水之中，就好像有一天她要自己墮落在社會的激流之中一樣。雖然她是小心翼翼的，有一天，天氣好，她到迪芬夫人家裏去遊玩，卻不意把綢袍子弄破了一塊。她立刻嚎淘大哭起來，預先看到在家中等着她的嚴厲的責罵，被人



家詢問之後，她就在哭聲之中吐露了幾句關於可怕的表姊的話。美麗的迪芬夫人也有同樣的綢布，她就用自己的布幅給換上。羅格郎小姐知道了這個小妖精所要的把戲（根據她自己所說的話。）從這時刻起，她就不再讓畢愛麗到這些貴婦家裏去。

畢愛麗要在普魯凡過的新生活可以分爲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滲雜着這兩位單身漢的冷淡的撫摸和斥責的一種幸福的日子，這一階段經歷了三個月。表姊和表哥說她必須開始學習一位受良好教育的少女所應當知道的一切，他們拿這個做理由禁止她去探視她的小朋友們，於是，畢愛麗在普魯凡的生活的第一個階段也就結束了，這在她看來是唯一可以忍受生存的時期。

這是隨着畢愛麗的居留而產生的羅格郎家的內部的變化。維納和上校就用打算走進穴窟而憂愁看見一個新動物的狐狸的細心來研究這變化。兩個人都是遠遠的來，只怕激怒了雪麗薇小姐；他們用不同的借口來給羅格郎談天，用大達爾杜夫所欽佩的保守和禮貌來裝做主人的神氣。上校和律師就在雪麗薇用辛澀的言詞拒絕畢愛麗到美麗的迪芬夫人家裏去的那一天在羅格郎姊弟家裏參加夜會。聽到了這個拒絕，上校和律師就用熟識普魯凡的人的資格互相瞞了一眼。

「她的確要給您出個醜，」律師說。「我們早就預先告訴過羅格郎這結果。跟這些人搭伴得不到好處。」  
「還等反國家主義派什麼呢？」上校叫了起來，捲縮着他的鬍鬚，打斷了律師的話。「如果我們想方法讓

你們離開他們的話，你們一定以為我們是仇恨的動機才對你們這樣說的。但是，小姐，如果您願意組織小社會的話，您爲什麼晚上不在家裏打保斯頓紙牌呢？難道請幾位人來代替儒里亞爾這一類傻子是不可能的嗎？維納和我，我們懂得打保斯頓牌，我們可以找到第四個人。維納可以給您介紹他的妻子，她是可愛的，又是查爾慈倍夫家的小姐。您不必學高城的醜婦一樣的辦法，您不必詢問一位因爲家庭的醜事被迫在家裏操勞而兼有獅子的勇敢和綿羊的溫柔的小婦人到底有多少公爵夫人的服裝。」

羅格郎·雪麗薇露出她那黃色的長牙，朝着上校微笑；上校恰當的支持着這種可怕的現象，甚至於裝出了逢迎的神色。

「如果我們只有四個人的話，我們不能夠每天晚上都打保斯頓，」她回答說。

「您要我這個靠津貼費吃飯的老近衛兵有什麼辦法呢？律師晚上總是空閒的。並且，您總可以找到許多人，我擔保，」她又用神祕的態度加上一句說。

「只要，」維納說，「坦白的站在普魯凡內閣派的對面，抵抗他們就夠了。您就可以看出普魯凡人是如何的愛護您，您就可以有許多的人。您可以和迪芬夫人的客廳對抗而使迪芬夫婦發瘋。好罷，我們可以譏笑別人，如果別人譏笑我們的話。並且，這無賴社會也不會再妨礙您。」

「這麼說的？」

在外省，讓水從一個社會流到另外一個社會去的，不只是一個活塞。維納知道如何驅逐這兩位雜貨商人的客廳裏對於羅格郎姊弟所有的批評。補缺審判官考古學家德斯方特里伊並不屬於任何的黨派。正如其他沒有派別的人一樣，這位審判官就以外省人的習慣傳述着他所聽到的一切的話，讓維納來利用。這狡猾的律師就傳誦着這些笑話，加以惡毒的油醋。在揭破羅格郎和雪麗薇所受到的欺罔之中，他點起了這兩位乾燥本性的人物的怒火，喚醒了他們的報復的精神，這兩位單身漢需要一些糧食來供養他們的狹小的感情。

幾天之後，維納帶了他的妻子來。她是一位受過教育，懦弱，不醜不美，非常溫和而銳敏的感覺自己的不幸的女人。維納夫人是金栗色的，因為窮苦的家庭操作而現得疲憊，穿得非常的平凡。任何女人都不能夠比她更使雪麗薇喜歡。維納夫人忍受着雪麗薇的氣焰，以慣於收縮的女人的資格在她的手下退讓。在她那圓形的額頭之上，那班加爾玫瑰色的兩頰之上，那遲鈍而柔和的眼睛之中，有一些深刻的沉思，慣於受苦的女人潛埋在絕對的寂寞之中的這種伶俐的思想的痕跡。上校表面上裝着軍人的粗暴，實際上卻給雪麗薇施展着逢迎的柔情，他和率直的維納他們兩個人的影響不久就到達畢愛麗黛的身上了。畢愛麗黛被關在家裏，出門的時候總有老表姊陪着她，這美麗的松鼠卻隨時受到「別動那個畢愛麗黛」和對於她的行止的不斷的訓誨的襲擊。畢愛麗黛彎着胸脯，張着背部；她的表姊要她和自己一樣的直，好像一位給上校獻上武器的兵士一般；有的時候，表姊就在她的背上輕輕的敲了幾下，叫她筆直。自由而快樂的馬勒少女卻學着抑制自己的動作，摹倣

一個設有機關的傀儡。

一天晚上，夜會的時候，三位串門客沒有看見畢愛麗黛在客廳裏。臨睡之前，畢愛麗黛來給他的親戚接吻，來給大家行禮。這一夜就是她的第二階段的開始。雪麗薇冷淡的給這位孩子伸過她的面頰，好像要躲開她的接吻似的，這姿勢含有這樣的殘忍的意義，畢愛麗黛不禁淌出眼淚。

「你生氣了嗎，我的小姑娘畢愛麗黛？」殘酷的維納說。

「你怎麼啦？」雪麗薇嚴厲的問。

「沒有什麼，」可憐的孩子說着，走去吻她的表姊。

「你怎麼啦，我的小美人？」維納夫人問她。

「我的闊表姊並不像我的窮祖母那樣的待我！」

「您的祖母拿光了您的財產，」雪麗薇說，「然而您的表姊卻要把她的財產留給您。」

上校和律師偷偷的互相瞟了一眼。

「我寧可讓人家偷我的東西而愛我，」畢愛麗黛說。

「好罷，人家可以把您送回您的本地去。」

「但是她到底做了什麼，這位可愛的小姑娘？」維納夫人說。

維納給他的妻子投去一道實行絕對統治的人的可怕，呆定而冰冷的眼色。不能從她身上得到唯一的東西（財產）而被人不斷的責罵的可憐的奴隸又拿起了她的紙牌。

「她做了什麼嗎？」雪麗薇叫了起來，她是這樣突然的仰起頭來，帽上的黃色丁香花也就不由得顫動了。「她不知道發明什麼方法來逆忤我們：她把我的錶打開，來看裏頭的機器，她動了錶輪，打斷了發條。小姐什麼話也不聽。我整天的教她提防一切，這就好像對牛彈琴一般。」

在客人面前被責備而覺得羞慚的畢愛麗黛就偷偷的走了出去。

「我問我自己到底有什麼法子可以克制這個孩子的吵鬧，」羅格郎說。

「但是，她的年紀相當的大了，她可以到宿舍裏去住，」維納夫人說。

又是維納的一道眼色強制着他的妻子噤口，他提防，沒有把自己和上校對於這兩位單身漢的計畫告訴她。

「原來負責教育別人的兒女就是這麼樣的結果，」上校叫了起來。「你們還能夠有自己的孩子，您或是令弟；你們爲什麼大家都不結婚呢？」

雪麗薇非常溫和的瞧了上校一眼：平生第一次她遇到一個認爲她的結婚的念頭並不是妄想的人。

「可是，維納夫人所說的話並沒有錯，」羅格郎叫了起來，「這可以使畢愛麗黛安靜。請一位先生花不了

多少錢！

上校的話太使雪麗薇注意了，她沒有回答羅格郎。

「只要你們願意給我們所提的反對派的報紙交保證金，你們就可以找到一位負責的編輯當你們的小表妹的教師；我們要聘請這位當僧侶的犧牲品的小學教員。——賤內說的對：畢愛麗黛是一塊必須加以琢磨的金鋼鑽，」維納對羅格郎說。

「我相信您的確是一個男爵，」雪麗薇在人家分牌每一個賭徒都在沉思的一個長時間的休息之後對上校說。

「是的，不過是在一八一四年曾經在我的軍隊裏建下大功的南吉戰役之後受到的封爵，我有金錢和必要的後臺老板讓我完成敍詮局的手續嗎？要恢復男爵的爵位和一八一五年我所得到的將軍的銜頭，都得有一個革命。」

「如果您要用抵押品來保證的話，」羅格郎最後回答說，「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可以跟古爾南商量商量，」維納答辯說。「這報館可以使上校得勝，也可以使您的客廳變成比較迪芬夫婦和他們的黨羽的客廳更有勢力。」

「這怎麼講呢？」雪麗薇說。

正當維納夫人分牌給大家，律師給大家解釋羅格郎，上校和他三個人，在刊行普魯凡一種獨立的報紙中所會得到的重要性的時候，畢愛麗黛卻溶化在眼淚之中；她的心田和她的智慧一致：她覺得表姊比她更有錯誤。馬勒地方的孩子本能的懂得慈善和恩惠應當是如何的絕對。她忿恨她那美麗的衣衫和人家所給她做下的一切的事情。人家的恩惠是要太多的代價的。她憂忿的痛哭着人家對她所施的手段，決心要用方法使她的親戚不敢作聲。這可憐的孩子！她就想布里斯古把自己所節省的钱送給她是如何的偉大。她以為她的不幸已經到達了極點，沒有知道這時候在客廳裏又給她決定了一個新的不幸。幾天之後，畢愛麗黛果然有了一位教師。她得學念書，寫字，算數。畢愛麗黛的教育在羅格郎家裏引起了極大的損失。棹上，傢具上，衣服上都是墨水；還有當她上課時的到處的練習簿，到處的筆，布上的筆粉，撕破的書和毀傷的書角。人家已經告訴她（這是用什麼語詞說出來的啊！）賺錢吃飯的必要，不使任何人受累的必要。聽了這些惡心的意見，畢愛麗黛覺得喉嚨發痛，有一個劇烈的緊縮，她的心急速的跳動。她強勉忍住眼淚，因為人家要跟她算這淚帳，認為是對偉大的親戚的慈悲而下的攻擊。羅格郎找到了他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他斥責畢愛麗黛就好像當日斥責他的夥計一樣；他從她的遊戲中把她找來強制她去念書，他叫她溫習功課，他是這位可憐的孩子的兇猛的教師。在她一方面，畢愛麗認爲有責任來教導畢愛麗黛一些她所知道的女紅。羅格郎和他的姊姊的性格都不和霽。這兩位在作弄可憐的女孩子之中得到實在的快樂的狹小的人物就在不知不覺之中從溫和變成非常的嚴厲。據說他們的

嚴厲是由這個孩子的壞性情激引出來的。這位孩子的智力雖然發達得太晚，卻非常的結實。她的教師們不知道如何給功課，如何給一種合於學生的智慧的形式，這形式正是個別的教育和公共的教育所以不同的地方。所以畢愛麗黛的錯誤小，她的親戚的錯誤大。於是她就花費了無限的時間去學習一些開蒙的知識。爲着一件小事，人家就說她愚笨，遲笨，呆傻和鈍拙。畢愛麗黛不斷的受到惡語的虐待，她只在兩位親戚身上遇到冰冷的目光。她就採取了包藏禍心的人的愚笨的態度：看着人家的惡評，不歡迎，誤解她的舉動，她再也不敢做什麼了。無論什麼事情，她都等着表姊的歡心，表姊的命令，她只在心裏思想，養成了一種被動的服從。她那光豔的色澤開始凋謝了。有的時候，她埋怨說身中發痛。當她的表姊問她：「那兒痛？」的時候，感覺周身苦楚的可憐的小姑娘就回答說：

「到處。」

「人家看見過到處都痛的嗎？如果您全身到處都痛的話，您早就死了！」雪靈薇回答說。

「人家胸部發痛，」批評家羅格郎說，「或是牙痛，頭痛，腳痛，肚子痛，但是人家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全身到處發痛的！這是什麼意思，到處？到處發痛，這就是什麼地方都不痛。你知道你做什麼嗎？你說的話簡直是毫無意思。」

眼看着她那生長的花朵，她那少女的幼稚的觀察不受人家的歡迎，她覺得未免有點滑稽，也就啞



口無言了

『你啾啾發痛，然而你卻有和尙一般的好胃口！』羅格郎對她說。

唯一不傷刺這位可愛而溫柔的花朵的就是粗胖的女僕阿娣爾。阿娣爾用湯婆子烘暖這位小姑娘的床，但是自從雪麗薇驚愕的發現她這樣的厚待年青的女承繼人而對她大發雷霆之後，她也只敢偷偷的烘被了。

『得教導孩子們吃苦，人家就可以這樣的使他們養成堅毅的氣質。難道我和我的弟弟我們的身體更不好嗎？』雪麗薇說。『您要把畢愛麗黛弄成一個畢·西林。』

這是羅格郎的私人字彙中用來形容多愁多痛喜歡哭泣的人的一個字眼。

這個天使的逢迎的語句卻被認為是嬌柔作態。在這年青的靈魂中這樣新鮮這樣甘美的長大而要向外開花的感情的玫瑰花就這樣無情的被折毀了。在畢愛麗黛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她接到了最嚴厲的打擊。如果她想方法用阿諛來和緩這兩個兇猛的物類的話，人家就責罵她，說她是因為利益而假裝溫柔。

『請你立刻告訴我你要什麼東西？』羅格郎猛烈的叫，『你絕不會沒有目的而阿諛我的。』

姊弟二人都不允許感情，然而畢愛麗黛卻是天生的多情。要使羅格郎小姐高興而妒忌的上校就給她解釋她對畢愛麗黛所有的一切的舉動的理由。維納也支持這兩位親戚，贊同他們來反對畢愛麗黛的一切的話；他說這天使所有的所謂的錯行都是布列顯的性格的頑固，認為任何的力量，任何的意志都不能夠成功。這兩

位倭人用過分的精細來阿諛羅格郎弟弟，他們終於從羅格郎處得到創辦普魯凡新聞的保證金，從雪羅處得到五千佛郎的股本。上校和律師開始出戰了。他們把一百股五百佛郎的股本分派給駭怕自由黨報紙的買有國家財產的選舉人，佃農和所謂的沒有派別的人。他們甚至於伸張他們的分支在全地區，越過了界外的幾個縣分。每一個股東都是當然的訂戶。新聞和蜂筒就平分了法院和其他的通告。創刊號給羅格郎寫了壯麗的頌詞。人家介紹羅格郎，認為是普魯凡的拉飛特。當羣衆有指導的時候，我們可以容易看出將要舉行的選舉是有一個劇烈的競爭的。

美麗的迪芬夫人開始憂愁了。

『我忘記了，』她一邊讀一篇攻擊她和儒里亞爾的文章，一邊說，『我忘記了在一個容易被騙的人附近往往有一個騙子，愚笨總可以吸引一個狐狸一般的人。』

自從報紙在二十法里的範圍之內光耀之後，維納就有了一件新的上衣，長靴，合禮的背心和褲子。他戴着一頂著名的自由黨灰色帽，讓人看見他的襯衫。他的妻子僱了一位女僕，穿得和一位有權勢的闊太太一樣。她有好看的頭巾。爲着計算，維納是很感恩的。律師和他的朋友自由黨的法律公證人兼奧夫萊的敵人占爾南就變成了羅格郎弟弟的參謀，給他們盡了兩個大義務。羅格郎老伯在一八一五年所訂的不大合算的土地契約就要滿期了。園藝和菜蔬的種植在普魯凡四圍大爲發達。律師和法律公證人想方法給羅格郎在訂立新約之

中多賺了一千四百佛郎的歲收。維納在反對兩個邑行政區的官司中勝訴了兩件種樹的案子。這是關於五百棵白楊樹的問題。白楊樹的收入，三年來羅格郎所節約而用高利出貸六千佛郎的款項就非常得計的拿來收買好幾個奴隸。維納並且又想方法沒收那些借過羅格郎伯伯的錢的農民的財產，因為這些農民都落空的耕種着，改良着他們的土地，預備來還債，他們都毀了。羅格郎姊弟在建築房屋中所損失的資本，算是大大的彌補上來了。他們的地產都是在普魯凡的周圍，是他們的父親跟一般旅館主人一樣的能幹選擇的，這些地產分爲許多的小田圃，最大的還沒有超過五畝的面積。這些田圃都是租給那些自己有幾塊地，有抵押品而能够還清租錢的農民。這使他們於一八二六年的聖馬丁節得到了五千佛郎。捐稅是由佃戶負責繳納的，並且沒有任何修理或保證火險的機關。姊弟兩個人每人都得有五分利的四千六百佛郎；因為這數目超過了額面價值，律師就勸他們交換土地，答應在法律公證人的援助之下使他們於交換之中不至於損失一個子兒。

這階段的末期，畢愛麗黛的生活未免太艱苦了。家中熟客的不理睬，無禮的斥罵，親戚的無情都變成了這樣腐蝕的。她覺得向她吹來的是潮溼的墓上的冷風。她甚至於大膽的想要光着脚步行到布列顛去尋找她的祖父和祖母洛蘭，因為她沒有錢。兩椿事故妨礙了她的計畫。洛蘭先生死去了。在普魯凡所舉行的家庭會議中羅格郎被推爲表妹的保護人。如果她的祖母先死的話，羅格郎一定會在維納的勸告之下追回畢愛麗黛的八千佛郎，使她的祖父陷入赤貧之境。

「但是您可以承繼畢愛麗黛！」維納說着，臉上掛着一個可怕的微笑。「人家不知道誰活着，也不知道誰死去！」

聽了這句教言，羅格郎就逼着畢愛麗黛的債務人洛爾寡婦用生前的贈予而由她負責付清捐稅的辦法來給畢愛麗黛保證八千佛郎的財產。然後他才讓她安閒的活着。

畢愛麗黛受到這喪事的重大的打擊。這正是人家要讓她第一次領聖體的當兒：又是逼着畢愛麗黛留在普魯凡的一椿事。這簡單而必要的儀式引起了羅格郎家庭上的大變化。雪麗薇聽說柏魯教士教導儒里亞爾、勒蘇爾、迦爾錫蘭和其他的人的孩子們。她非常的興奮，想要找柏魯教士的助理夏倍爾先生來當畢愛麗黛的教師。夏倍爾是普魯凡一位非常可怕而竟是修士，非常熱心於教會而在嚴肅的教義之下存有極大的野心的人。這位教士的妹妹，一位差不多三十歲的女郎在城裏開了一家女宿舍。兄妹二人很相像：兩個人都是黃瘦，黑頭髮而憂悶的。畢愛麗黛是一位生長在天主教教規和詩章中的一位布列顛女郎，她就對這位專權的教士打開她的心，打開她的耳朵。苦痛預備虔誠的道路，差不多一切有柔和的本能的女子都傾向於神祕主義，這宗教的深刻的角落。所以這位教士就在一塊最適當的土壤上播種着使徒的穀實，教會的規條。他整個的改變了畢愛麗黛的氣質。畢愛麗黛喜歡人家如天上未婚夫一般的介紹給領聖體的女子們的耶穌基督；她的身心的苦痛是有意義的，她得到教士的訓誨，在任何的東西中看到上帝的旨意。她那受到這樣的家裏的殘暴打擊而

不敢責難親成的靈魂就遁避到神學的三大力量所支持的這些不幸的人所攀登的境地裏來。她整個的放棄了一切的逃奔的念頭。驚異夏倍爾先生在畢愛麗黛身上所施展的改形的工作，雪麗薇不禁生了好奇之心。從此之後，夏倍爾先生一邊預備畢愛麗黛的第一次領聖體，一邊卻替上帝征服了一個都是錯亂的雪麗薇的靈魂。雪麗薇虔誠起來了。冒稱的耶穌會徒卻無法咬破羅格郎·登尼斯，因為那時候自由黨的大行皇帝憲政一世的精神在一部分幼稚的人身上是比教會的精神更有力量。登尼斯還是忠心於古羅上校、維納和自由主義。

羅格郎小姐自然而然的認識了夏倍爾小姐，並且非常的同情她。這兩位小姐就好像是同性愛的姊妹一樣，互相敬愛着。夏倍爾小姐提議把畢愛麗黛帶在身邊，藉以免除雪麗薇的教導的煩擾；但是姊弟二人卻回答說畢愛麗黛的出門未免使家中太為寂寞。羅格郎姊弟對於表妹的關懷好像是過分的。眼看着夏倍爾小姐的登臺，古羅上校、維納律師就以教士令妹的利益為理由告訴了野心的主教助理關於上校所有的婚姻的計畫。

「令姊要您結婚，」律師對舊日的雜貨商人說。

「跟誰？」

「跟這位老女巫女教員，」老上校叫了起來，一邊撫摸着他那灰色的鬚髭。

「她一點兒也沒有對我說過，」羅格郎天真的回答。

像雪麗薇這樣一個絕對的女子應當得在得救的路上進步。教士的力量漸漸的在這家裏擴大了起來，因為他能够得到有力量安排弟弟的雪麗薇的支援。兩位自由黨人懂得：如果教士決定把他的妹妹嫁給羅格郎的話（這結婚是比雪麗薇和上校的婚姻更爲美滿的），他一定會督促雪麗薇去實踐最劇烈的宗教規律，把畢愛麗黛送到女修道院去；他們也就這樣的白費了十八個月的努力，無聊的舉動和逢迎。他們的恐懼是得體的，因此就對教士兄妹二人暗加懷恨；不過，他們也覺得有步步緊隨，虛與委蛇的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必要。夏倍爾先生和夏倍爾小姐懂得魏斯特牌戲，他們每天晚上都來參加夜會。這一班人的慫恿激起了另外一班人的獻媚。律師和上校覺到對方的力量是和他們一樣強的，夏倍爾先生和夏倍爾小姐正好也有同感。這種互相對立的情景已經是一種鬭爭。上校讓雪麗薇嗜味結婚的意外的溫存，因為她終於覺得古羅是一位配得起委托終身的人，夏倍爾小姐也用她的注意，她的言語，她的眼色來包圍舊日的雜貨商人。兩派之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夠說出大政客所說的這句偉大的語詞：『咱們分臟罷！』每一派都要他的掠獲物。並且，這兩位在普魯凡漸佔勢力的反政府派的狐狸也有一個錯誤的計算，他們自以爲是教士佔優勢，他們先開火。屈指計算個人的利益而喚醒感恩之心的維納就去尋找查爾慈倍夫小姐和她的母親了。這兩位女人佔有差不多兩千佛郎的息金，艱苦的生活在特羅瓦。查爾慈倍夫·巴梯爾黛小姐是一位相信戀愛婚姻而因爲二十五歲還沒有出嫁

就改變意見的奇女子。維納知道如何去遊說查爾慈倍夫人，把她的兩千佛郎湊在他辦報所賺到的一千厄古，到普魯凡居住在他家裏，他說巴娣爾黨可以在這裏嫁給一位姓爲羅格郎的傻子，像她這樣聰明，她一定能夠和美麗的迪芬夫人競爭。查爾慈倍夫人母女接受了維納的提議，這給自由黨引起了一個最大的自信。這結合使普魯凡的貴族和迪芬夫婦的黨羽驚惶失措。勃勒奧泰夫人看見這兩位貴族女人這樣的迷誤，覺得非常的憂慮，她就請她們到她家裏來。她嘆息保王黨所做下的錯誤。當她聽見母女兩人對她敘述她們的景況時，她就對特羅瓦的保王黨大加憤慨。

「怎麼就沒有兩兩個鄉下老紳士娶這位生來預備當諸侯夫人的可愛的小姑娘？」她說。「他們就讓她這樣的結實，她也就去投効一個羅格郎。」

她轟動了全省，然而卻找不到一個能够娶這位母親只有兩千佛郎息金的女郎的紳士。迪芬黨羽和縣長也從事於尋找這麼一個人，然而他們太晚了。勃勒奧泰夫人大加虛責唯物主義和金錢律則的果實，那毀滅法蘭西的自私主義。貴族簡直等於零，美貌簡直等於空。羅格郎弟弟，維納夫婦簡直跟法蘭西的國王宣戰。

查爾慈倍夫人，巴娣爾黨小姐不但是在無比的美貌上勝過了她的競爭者，同時也在她的服裝上。她是光燿而白皙的。她的年紀二十五歲，她那發育健全的肩膀，她那嫵媚的情態是萬分甘美的。她那圓滿的頸項，她那潔淨的筋肉附着處，她那豐富而漂亮的金栗色的頭髮，她那甜蜜的微笑，她那超羣的頭部，她那臉孔的姿勢和

切圖，她那美額之下的迷人的雙眸，她那高貴而大方的舉止，她那還是纖細的身材，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調和的。她有一副精緻的手和一雙細小的腳。也許是她的健康使她有一種類似妓女的神色，「但是，這在羅格郎看來不應當是缺點。」美蘆的迪芬夫人說。查爾慈倍夫小姐的第一次的服裝是相當平凡的。她那繡有綠色花枝的絨布袍子並沒有衣領；但是一條因為裏面的棉線而緊張的網布圍巾卻蓋住了她的肩膀、背部和上身，在胸前打開，雖然這圍巾是由一個逼針扣住的。在這精巧的髮網之下，巴姊爾黛的美麗更是光豔而迷人。到來的時候，她說下了絲絨的帽子和肩巾，顯露出她那戴有金質梨形寶石的耳環的玲瓏的耳朵。她有一隻絲絨的十字架在頸項上光耀着，好像是特產的白色柔毛羊尾巴上所有的黑環一般。她有想要結婚的女人的一切的狡猾；伸出手去整理並沒有紊亂的髮環，請羅格郎給她結鈕衣袖因而讓人家看見她的手節；然而這昏迷了的不幸的人卻突然的拒絕她，而在矯飾的不理解之下隱藏着他的情感。在這位雜貨商人的生命應當奮發的唯一的愛情的懦怯卻有一切的仇恨的表露。雪蘆薇和夏倍爾·西勒斯黛誤解了他，然而律師卻看得明白，他是這愚笨社會中的英雄，事實上也只有教士才是他的敵手，因為上校久已變成他的盟友了。

在他一方面，上校此後對於雪蘆薇的行徑也正如巴姊爾黛對於羅格郎的舉動一樣。他每天晚上都穿着白襯衫，他有絲絨的硬領，在這硬領上面露出襯衫的白領端所挺起的好鬪的臉孔；他採用了棉布的背心，叫人替他製了一件藍呢的新禮服；他就在這禮服上顯耀着他的玫瑰結，說是爲着美麗的巴姊爾黛而掛的。他坐了



兩個鐘頭不吸煙。他那斑白的頭髮就好像波紋一般的梳覆在他那赭石一般的頭蓋上。總之，他裝出做政黨領袖的外表和態度，裝出生來就預備打着鼓解送法蘭西的敵人，布爾崩王族的英雄的神色。

自由黨和勃勒奧泰夫婦一家都認為查爾慈倍夫小姐比美麗的迪芬夫人還要美上十倍。惡劣的律師和狡猾的上校，給夏倍爾先生和夏倍爾小姐所要的把戲是比他們介紹美麗的查爾慈倍夫小姐時所開的玩笑還要兇得多。這兩位小城市的政客一步一步的使人相信夏倍爾先生贊同他們的一切思想。普魯凡城不久就說他是一位自由黨的教士。夏倍爾先生立刻被召回主教區，被迫而放棄來參加羅格郎姊弟的夜會；但是她的妹妹卻總繼續不斷的到這裏來。羅格郎的客廳從此就確保了，就變成了一個力量。

所以，在這一年當中，羅格郎客廳中的政治暗鬪並不是沒有婚姻陰謀那樣的熱鬧。如果蓄在心中的利益的暗鬪是熾烈的話，公開的奮扎也就不免轟動九城了。大家都知道維勒爾內閣是於一八二六年倒臺的。因為古爾南先生替他買了一塊尚未付款的土地而得到被選權的自由黨候選人維納並沒有在普魯凡學院勝過迪芬先生。院長先生只得到兩票的多數。聯絡維納夫人，查爾慈倍夫夫人，維納和上校的人有時是古爾南先生夫婦，此外還有納路醫生，一位年青時代多風波而用嚴厲的態度來看人生的人；人家說他很專心的研究自由黨，嘉許自由黨，並且比馬爾登納先生更有手段。羅格郎姊弟不大了解他們的排斥，也不相信他們的勝利。

維納告訴美麗的查爾慈倍夫·巴梯爾黛小姐畢愛麗黛是她的敵人，查爾慈倍夫小姐對於畢愛麗黛是

萬分的輕蔑的。大眾的利益強迫着這位可憐的犧牲品低頭。維納夫人最終明白了這情景，但是她沒有方法援助這位受到不可和解的利益的夾攻的孩子。沒有方法限制丈夫的欲求，她就不再到羅格郎弟家裏來，她覺得看着這位可以緊靠在她身邊，希望得到一個祕密的保護，請教她一兩點，請她教導刺繡的美麗的小姑娘受到人家的虐待是很難受的。畢愛麗黛就這樣的證明：如果她受到這柔和的待遇的話，她一定可以了解一切，事事成功。維納夫人已經沒有用處了，她不再來。還在夢想結婚的雪麗薇於是就把畢愛麗黛看做一個障礙物：畢愛麗黛差不多十四歲了；老小姐所沒有看出的病態的白晝使她變成非常動人的。雪麗薇就懷了一個巧妙的念頭，想要奴役畢愛麗黛來補償她的損失。護衛查爾慈倍夫的維納，夏培爾小姐，古羅，一切有影響的熟客都勸雪麗薇辭退粗胖的阿娣爾。畢愛麗黛不是得燒飯，得清除房屋嗎？如果事情太多的話，就得請上校的女僕那位非常聽從的普魯凡的精巧的女廚來。兇惡的律師說畢愛麗黛得學做飯，擦傢伙，打掃，清理房屋，上街，打聽物品的行市。這位可憐的小姑娘的忠實正如她的厚道一樣的，她好容易能夠在這家裏吃到一碗飯，也就委身操作了。阿娣爾被辭退了。畢愛麗黛損失了唯一曾經保護過她的朋友。無論她是如何的強健，從這時刻起，她在身體精神兩方面都覺得疲勞。這兩位單身漢對她的看顧遠不如女僕，因為她是屬於他們的！所以，因為小小的事情，例如忘記掃盡壁爐臺上的塵垢或是玻璃球上的灰土，她就被他們痛罵一陣。她所羨慕的這些奢侈品都變成了可恨的東西。無論她如何的想要好好的工作，嚴酷的表姊總是要她重新再做她已經做過的事情。兩年之內，

畢愛麗黛沒有聽過一句慰問或是感情的話。她用天使一般的忍耐來接受這兩位單身漢的冷語。他們沒有任何的溫和情緒，他們每天都讓她覺到她是害人籬下的。好像被壓在兩個螺盤之中的被壓在這兩個雜貨商人之間的少女，她的生活使她的病痛加劇。她的內部苦痛是這樣劇烈的，她的祕密悲傷是這樣強暴的，苦痛和悲傷的發展無可救藥的傾軋着。畢愛麗黛就這樣的慢慢變成了她的童年伴侶在小廣場上用布列顛的浪漫斯對她致敬時所看見的孩子了。

沒有說到布里古的到來給羅格郎家中所產生的家庭悲劇之前，爲着明白故事的繼續起見，我們必得解釋這位布列顛人是如何的居住在普魯凡，因爲他似乎是這一幕戲中的啞腳。逃走的時候，布里古不但被畢愛麗黛的姿勢所驚愕，同時也被年青的女友的變態所恫嚇：如果沒有聲音、眼睛和身姿使他憶起這樣活潑，這樣快樂，這樣溫和的小同伴的話，他幾乎認不得她了。當他離開房屋相當遠的地方時，他的腿不禁發起抖來；他的背上不禁發燒了！他簡直是看到畢愛麗黛的鬼魂，而不是畢愛麗黛。他沉思憂慮的爬上高城，一直走到一塊可以看到廣場和這所房子的地方爲止，他苦痛的端詳着這所房屋，墮在無窮的深思裏，好像一進去就不能够停止的苦海一樣。畢愛麗黛受苦了，她不快樂，她惋惜布列顛！她有什麼事呢？這些問題反復的在他心中旋轉，撕破了他的心田，證明了他對這位小姐妹的情愛有如何的程度。兩性之間的感情很少能够繼續的存在。保羅和維爾志妮的浪漫史跟畢愛麗黛和布里古的浪漫史都不能够解決這奇異的倫常所引起的問題。在近代

歷史中只有超卓的柏思格侯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是個特殊的例外：他們十四歲之後就依照父母之命定下盟約，互相敬重，結了婚姻；他們的結合給十六世紀貢獻了一幕沒有陰雲的無邊的夫婦恩愛的戲景。三十四歲成爲寡婦，這位美麗聰明而被全世界敬愛的侯爵夫人卻拒絕一切國王的求婚，埋身在女修道院中，除了女教徒之外，再也看不見別人，聽不到別人的話。這完全的爱情現在卻突然的發展在這位布列顛的窮工人心中。畢愛麗黛和他，他們常常互相保護，他這樣高興的給她送去旅費，差一點兒沒有跑在郵車後面，畢愛麗黛也一點兒不知道。這種回憶常常在這三年的窮困生活中溫暖着他的冰冷的時刻。他是爲着畢愛麗黛而改善自己，爲着畢愛麗黛而學習工藝，爲着畢愛麗黛而到巴黎來給她尋覓財寶的。在那裏住了兩星期之後，他不能夠抵抗要去看視她的念頭，而自星期六晚一直走到星期一早晨；他本來打算回到巴黎去，但是小朋友的動情的出現卻把他釘在普魯凡了。一種極可欽佩的吸力，尙能證實的吸力不知不覺的伸到他的身上，雖然這吸力有許多的表現：眼淚在他的眼中流轉，同時也遮蔽了畢愛麗黛的視線。如果他是畢愛麗黛的故鄉和快樂的童年的話，畢愛麗黛卻是他的生命已經十六歲了，布里古還不懂得圖畫或是側繪一個剗形突出部，他不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卻在工作之中每天賺到四五個佛郎。所以，他能夠住在普魯凡，他可以在這裏接近畢愛麗黛，他可以在城裏找到最有名的木匠當他的老師來學習工藝，因而能夠察視畢愛麗黛。頃刻之間，布里古就打下注意了。他跑到巴黎去，算清了一切的帳，取回了他的身份證，他的行李和他的器具。三天之後，他就是普魯凡第一個木匠。

佛拉比爾先生的夥伴了。勤勞端正而與熱鬧的酒樓爲敵的工人太少了，師父們不能不留住像布里古這樣的年青的工人。爲着結束這位布列顯人在這一方面的故事起見，我們可以說：兩星期之後他就當了工頭，住在佛拉比爾店裏，吃店主的飯，佛拉比爾先生教他學習計算和線條圖案畫。這位木匠住在大街，距離小廣場只有百步之遙，羅格郎家就在這小廣場的一頭。布里古把他的愛情隱埋在心中，沒有做下任何不謹慎的事體。他讓佛拉比爾夫人給他述說羅格郎姊弟的故事；她告訴他老旅館主人霸估老實的奧夫萊先生的承繼權所用的手段。布里古聽到了許多關於雜貨商人羅格郎姊弟的性格的話。他使清晨跟着表姊一同上市的畢愛麗黛驚訝，他發抖的看見她的手臂挽着一隻滿堆食品的籃子。星期日，他到教堂去看裝得入時的畢愛麗黛。在那裏，布里古第一次看見畢愛麗黛儼然是洛蘭小姐。畢愛麗黛看見她的朋友，但是她給他送出神祕的暗號，叫你不要露面。這姿勢含有許多的意義，正如兩星期之前她叫他逃走所做出的姿勢一樣。他難道不應當發財來迎娶這位可以從羅格郎姊弟手裏得到一所房子，一百畝田地和一萬二千佛郎的息金（還沒有計算他們的貯蓄）的童年小女友嗎？堅毅的布列顯人不願意在沒有得到他所缺乏的知識之前嘗試探求財富。在巴黎學藝或是在普魯凡學藝，這只是理論的問題，他只願意住在畢愛麗黛近邊，希望給她解釋他的計畫和她可以信托他的一種保護。最後，他不願意在沒有發覺從乾涸的眼睛中打擊她的生命的那蒼白的顏色的神祕之前，在沒有知道那使她屈服在死神的刀劍之下幾乎斷氣的苦痛的來源之前離開她。這兩個感人的暗號並不是有否認他

們的友誼，而是暗示一個深長的含忍，使這位布列顛人的靈魂不禁生出恐怖。很明顯的，畢愛麗黛是命令他等待着，叫他不要找方法來看她；不然的話，她就有危險了。走出教堂的時候，她居然能够給他送來一道眼色，布里克古看見她的眼睛滿充着淚珠。在猜想他到來之後，羅格郎家所發生的事情之前，這位布列顛人已經找到一個難題了。

那天清早，在畢愛麗黛的清夢之中，布里克古似乎是在另外一個夢景中一般的出現。這時候畢愛麗黛並不是沒有劇烈的恐怖，從她的房裏走下樓來。爲着起床，爲着開窗，羅格郎小姐一定聽到了這刺痛老小姐的耳朵的小曲和歌詞；但是畢愛麗黛並不知道使表姊這樣提防的事實。雪麗薇有極大的理由起床跑到窗口。將近一星期以來，奇異的祕密事態和殘暴的情緒已經激動了羅格郎沙龍的重要人物。各方面所巧妙隱蔽的祕密事態將要和冰冷的雪崩一樣的壓在畢愛麗黛身上。這些事態可以叫做「人心的污點」，埋藏在最大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家庭革命的基礎之中；但是，在談論這句話的時候來解釋他這些事態的代數方式雖是如何的眞確而在形式上卻又如何的不符合，這也許是非常有用的。這些深刻的計算並沒有歷史的表現那樣的暴露出來。要說明人類的精神是如何有意的在那裏隱蔽着他所帶來的光輝，如何婉轉的用細膩的語言，謹慎的措詞，冗長的談話在那裏浸漬一些有毒的心計，這就等於計畫寫一部長書，一部類似偉大的詩歌夏爾雷·克拉克里斯一樣的長書。夏倍爾小姐和雪麗薇小姐都有結婚的渴望；但是她們中的一位卻比另外的一位年青十

歲，而結婚的可能性也使夏倍爾·西勒斯黛想像着他的子女可以得到羅格郎姊弟的財產。雪麗薇已經四十二歲了，這是結婚的生活可以產生危險的年齡。在性喜報復的教士的指使之下，想要互相說明意向彼此徵求同意的夏倍爾·西勒斯黛就給雪麗薇解釋所謂地位的危險。上校是個軍人，是個性格強暴健康粗胖的四十歲歲的漢子，他應當能够實行一切神仙故事所暗示的那種倫常：他們是快樂的，並且有許多子女。這種幸福使雪麗薇戰慄，她怕死，死是澈底蹂躪單身漢的念頭。但是隨着國會的第二次勝利而推翻的維勒爾內閣的倒臺，馬爾迪額內閣就組織成立了。維納一黨在普魯凡昂着頭走路。維納已經變成勃麗的第一個律師了，據說，他得到了一切他所要得到的東西。維納是個大人物了。自由黨預言他的登臺，他一定要當議員，要當檢察官。至於上校呢，他要當普魯凡的市長。啊！和迦爾錫爾夫人一樣的統治，當市長夫人雪麗薇不能够抵抗這願望，她要請醫生給她診驗，雖然人家會譏笑她這種舉動。這兩位女人之中有一位勝利了，並且確信能够不費力量的領導着另外一位女人。她們就發明了那些受教士指示的女人所懂得設計的陷阱。請教馬爾登納先生的敵人自由黨醫生納路先生，這是一個錯誤。夏倍爾·西勒斯黛勸告雪麗薇偷偷的躲在化粧室裏，請她的宿舍醫生馬爾登納先生來爲自己的康健給她解釋這問題。不知道是否有西勒斯黛的合謀，馬爾登納對女主顧的回答是：在一位年紀三十歲的女人身上已經有危險的存在，雖然比較的微弱。

「但是，您的身體好，」他最後對她說，「您不必憂慮。」

「那末，一位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呢？」夏倍爾·西勒斯黛小姐說。

「一位結過婚而有子女的四十歲女人用不着駭怕。」

「但是，一位神聖的處女，非常神聖的處女，例如羅格郎小姐呢？」

「神聖！這是沒有疑問的，」馬爾登納說。「順利的分娩是上帝所允許的神跡，不過不多見罷了。」

「爲什麼呢？」夏倍爾·西勒斯黛說。

醫生就用可怕的病理學來回答；他解釋說：年青時大自然所賜予的筋肉的彈性和骨節的彈性過了某個年齡就不存在了，忠於職守而長期安坐家中的羅格郎小姐方面，更是如此。

「那末，過了四十歲，潔白的處女就不應當結婚嗎？」

「或是等着，」醫生回答說：「不過，這麼一來就不是結婚，而是利益的結合了，不然的話，又是什麼呢？」

最後，這明晰、嚴肅、合理而科學化的會談的結論就是說：過了四十歲，一位潔白的處女不應當太想結婚。馬爾登納先生走了之後，夏倍爾·西勒斯黛小姐發現羅格郎小姐臉發青黃，瞳孔腫脹，總之，是在一個駭人的狀態之中。

「您真的非常愛慕上校嗎？」她對她說。

「我還沒有失望，」老小姐回答說。



『那末，您就等着罷！』夏倍爾小姐虛偽的嚷着，她知道時間會變成上校的審判官。

然而，這婚姻的倫常是可疑的。雪麗薇到懺悔所的角度裏去試探她的良心。嚴厲的導師給她解釋教會的意見：教會只承認婚姻是人類的繁殖的步驟，不贊同第二次的結縭，輕蔑沒有社會目的的情感。羅格郎·雪麗薇的複雜性是極端的。她的內心的戰鬪給她的情感產生出一種奇異的力量，給她培植了自從人類第一個女性愛蘊之後一切禁忌的事物所給女人產生的不可解釋的情趣。羅格郎小姐的煩燥瞞不過律師的明眼。

一天晚上，夜會散場之後，維納走近親愛的女朋友身邊，拉住她的手，叫她一塊兒坐在安樂椅上。

『您有什麼事情嗎？』他朝着她的耳朵說。

她悲哀的低下了頭。律師讓羅格郎走開，只一個人跟這位老小姐留下，和盤托出她的心事。

『要得好把戲，教士！然而你是爲我而耍的，』聽了雪麗薇這一段最可怕的祕密的診察之後，他這樣的嚷着對自己說。

這狡猾的法界狐狸的說法比醫生的解釋更爲可怕；他勸她結婚，不過必得在十年之後，因爲這是最安穩的。

律師發誓要羅格郎的一切財產都歸於巴梯爾黛。他擦着手，練好嘴唇，跟在有女僕在前提燈照引的查爾  
慈倍夫人和查爾慈倍小姐的後面奔跑。靈魂的醫生夏倍爾先生和錢包的醫生維納，他們兩個人所施展

的影響剛剛好是互相抗衡的。羅格郎不大虔誠，所以教會的人物和法界的人物就手拉手的聯合起來。聽說希望嫁給羅格郎的夏倍爾小姐戰勝了徘徊於死亡的恐怖和當男爵夫人的快樂之間的雪麗薇，律師看到有使戰場上的上校失敗的可能。他相當認識羅格郎，能够找到方法使他迎娶美麗的巴娣爾黛。羅格郎沒有能够抵抗查爾慈倍夫小姐的進攻。維納知道只要羅格郎能够跟巴娣爾黛和他三個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婚姻就可以馬上決定。羅格郎已經走到凝視夏倍爾小姐的地步，因為他怕看巴娣爾黛。維納剛發現雪麗薇如何的愛敬上校。他懂得同樣虔誠的老小姐所有的同樣的感情範圍；不久他就尋到可以使畢愛麗黛和上校二個人同時失敗的手段，要他們彼此互相傾軋。

第二天早晨退庭之後，他遇見上校和羅格郎照例的一塊兒散步。

三個人一同走路的時候，他們的結合總是全城的人所討論的題目。這三頭政治是縣長，官吏，迪芬黨羽所厭惡的，然而卻是普魯凡的自由黨用以誇示的法庭。維納一個人親自編輯新聞，他是黨魁；上校是報館的負責管理人，他是黨的手臂；羅格郎是黨的神經，他有錢，他是普魯凡的指導委員會和巴黎的指導委員會的聯繫。在迪芬夫婦的口中，這三位人物總是在陰謀反對政府，然而自由黨人卻崇拜他們，認為是民衆的衛士。當律師看見羅格郎向廣場走來回家吃飯的時候，他就拉了上校的手臂，阻止上校陪着舊日的雜貨商人。

「好，上校，」他對他說，「我要給您摒除肩上的重擔；您可以娶個比雪麗薇還要好看的女人；敏捷一點兒，

您就可以在兩年之內娶到小姑娘洛蘭·畢愛麗黛。」

他就告訴他耶穌會徒的示威的結果。

「真是暗箭傷人，老沒完！」上校說。

「上校，」維納嚴肅的接着說，「畢愛麗黛是個美麗動人的生物，她可以使您下半世快樂，您有這麼好的身體，這種結構不會使您有年齡不相稱的婚姻的不方便；但是您不要以為從這惡運換到美運是容易的事。叫您的情人幫您的忙，這和您在礮火之下渡河攻擊敵人有同樣的危險。像您這樣精細的騎兵上校，您可以研究您的地位，用我們一向所有的優點，使我們得有今日的優點來進行。如果有一天我當了檢察官，您就可以統治全省。啊！如果您當了選舉人，我們的地位就會變成更好的；我可以恫嚇他們這兩位僱員，說他們會丟掉地位，這末一來我們又可以收買兩張選舉票，我們也就可以得到大多數了。我要伏在杜賓·柏里爾·卡斯美爾他們身邊……」

上校早已想到畢愛麗黛，可是他卻用深刻的矯飾來隱蔽這念頭；所以他對於畢愛麗黛的殘暴只是表面的。當他一個人遇到她的時候，他總是伸出手來撫摸她的下頰，小姑娘可不明白為什麼這所謂的父親的同伴這樣的虐待她。自從維納和聲說出婚姻問題所給雪麗薇小姐產生的恐怖之後，古羅總找機會跟畢愛麗黛一個人在一起，而粗暴的上校也就和家貓一般的溫柔了；他對她說洛蘭曾經如何的勇敢，他的死對她又是如何

的不幸！

布里古到來之前幾天，雪麗薇會驚嚇過古羅和畢愛麗黛。妒忌就和修道士一般的劇烈的侵入了她的心坎。妒忌是一種輕信而多疑的情緒，是最富有虛想的活動的情感；但是妒忌並不使人智慧，反之，他卻排除聰明。在雪麗薇身上，這種情緒應當可以引起奇異的思想。雪麗薇好像覺得那位剛對畢愛麗黛說句「結過婚的太太」的人就是上校。雪麗薇認為這幽會是上校約定的，她相信她的見解沒有錯誤，因為一星期以來古羅的舉止態度在她看來簡直是改變了的。這個人是她在孤單的生活中唯一使她關心的人，她用所有的眼睛和聽覺來觀察他。她盡力的遊蕩於忽顯忽滅的希望之中，製造了一個廣闊的景象，就在那裏感覺到一個道德的海市蜃樓的力量。用通俗的話來說：她用力觀看然而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她拒絕着並且不時不時的擊退了這虛構的競爭的假設。她給自己和畢愛麗黛做個比較：她四十歲了，頭髮已經變成灰色的了；畢愛麗黛卻是一位甘美白皙的小姑娘，她那溫柔的眼睛可以使死心回暖。她已經聽見人家說過五十歲的男人喜歡畢愛麗黛這一類的小姑娘。在上校參加羅格郎這一派到羅格郎家裏來之前，雪麗薇已經在迪芬的客廳裏聽到關於古羅的怪事和他那離奇的風尚。在愛情中，老小姐所有的思想往往要比二十歲的女郎所宣洩的念頭還要理想而不着邊際；她們保持着絕對的教條，正如那些沒有人生經驗，不知道社會的力量如何改變，消耗，損失美麗的夢想的人一樣。在雪麗薇看來，上上校的當，這是一個使她頭痛的思想。清早，自閒逸的單身漢醒來還沒有起床而輾轉

反側於睡床之中的那時刻起，這位老小姐就忙於想到自己，想到畢愛麗黛和結婚這個字所給她喚起的浪漫斯。因為她不在百葉窗的縫隙裏窺見這個情人，而開了窗，沒有想到她未免有點愚笨，卻被畢愛麗黛聽見了。如果她有偵探的聰明的話，她一定可以看見布里古，而自此開幕的悲劇也不至於發生了。

雖然畢愛麗黛是虛弱的，她卻能够搬走支住廚房門扉的木棍，開了門，掛上鉤，然後又開了朝園的一扇走廊的門。她拿了各種掃除地氈、飯廳、走廊、扶梯用的一切的掃帚。她的謹慎，她的正確是任何的女僕所辦不到的，甚至於荷蘭的女郎；她太恨責罵了！在她看來，所謂幸福就是在表姊給整個的產業投去一道看得見任何尖銳的觀察家所看不見的東西的光之後還能够看到她那蒼白而冰冷的眼睛保持着平靜的色調，這色調不必是滿意的，因為表姊從來就沒有過滿意的眼色。她回到廚房整理東西，生上爐火，給表哥表姊的房子送去熱火，給他們每一個人端熱水洗臉；這時候，一點兒也不爲自己忙碌的畢愛麗黛，她的皮膚已經是潮溼的了！她排好早飯的食具，生了飯廳的火爐。爲着這些事情，有時她甚至於到地窖裏去尋求小小的一包一綑，離開一塊涼爽的地方到一塊溫熱的地方去，離開一塊暖和的地方到一塊冷濕的地方來。這些都是因爲避免一兩聲惡言或是因爲服從命令才用年青人的誘導來完成的，然而這突然的冷熱的變遷卻使她的健康發生了許多不可救藥的衰萎。她開始病痛了；她有奇異的食慾，瞞着不敢說；她喜歡生菜，她就偷偷的吃着。天真的孩子，她一點兒也不知道環境給她結成了一個嚴重的病症，需要嚴格的謹慎。在布里古到來之前，如果這位能够咒詛外祖母的死

的納路曾給小外孫女揭示她的致命的危險的話，畢愛麗黛說不定是要微笑的；她的生命嚐到太多的苦味，她不會不對死亡微笑。但是，不久以來，身體的苦痛再加上鄉思的苦痛，（這是布列顛人的病症，是上校們在隊伍中所發現的布列顛人的通病，）她却非常的喜悅普魯凡！看見了這朵金雀花，聽到了這首情歌，童年友伴的出現使她恢復了生氣，正如久旱的植物在大雨之後的發綠一樣。她要活，她相信沒有苦痛過！她懦怯的躍到表姊的房裏來，生了火，放下開水壺，交談了幾句話，又去喚醒她的保護人，下樓取了牛奶麵包和鋪子裏送來的一切食品。她在門限上楞了相當的時間，希望布里古懂得回來；然而布里古已經走上巴黎大路了。聽見表姊下樓的時候，她已經整理好飯廳，在廚房裏忙。羅格郎·雪麗薇小姐穿着淡黃色的薄絲便服，頭上戴着一頂飾有結紐的網布帽，散亂的假髮，便服上面的短褂，拖鞋裏頭腳。她巡視了一週，再來看看正在等着她要知道用什麼東西做早飯的表姊。

「啊！原來您在這裏嗎，愛情小姐？」雪麗薇用一半快樂一半譏笑的語調對畢愛麗黛說。

「合意嗎，表姊？」

「您鬼鬼祟祟的到我房子裏來，又鬼鬼祟祟的出去；然而，您應當知道我要跟您談談。」

「我……」

「今天早上您有一場清晨音樂會，簡直跟公主所有的一模一樣。」

「一場清晨音樂會？」畢愛麗黛嚷着說。

「一場清晨音樂會？」雪麗薇學表妹的口吻接着說。「並且還有一位情人哩。」

「表姊，什麼叫做情人？」

雪麗薇避免回答而對她說：

「小姐，您敢說沒有一個男人到我們窗下來向您求婚！」

迫害使畢愛麗黛懂得奴隸所有的必要的狡猾，她大膽的回答：

「我不懂得您說的是什麼……」

「我的狗！」老小姐尖刻的說。

「我的表姊，」畢愛麗黛謙遜的接着說。

「您也沒有醒，您也沒有光着脚到窗口去，這樣的走到那裏去會叫您生病。胡說！這會給您好處。呃，您大約

沒有跟您的情人說話罷？」

「沒有，表姊。」

「我知道您不少的錯處，但是我卻不知道您會扯謊。您細細的想想罷，小姐！您得跟表哥和我解說解說今天早上的把戲，不然的話，您的保護人就會採取嚴厲的處置。」

妒忌和好奇心吞蝕着老小姐，她就實行恫嚇手段了。畢愛麗黛是一位無能爲力而苦痛的女子；她緘默無言。這寂寞是一切被攻擊的人用來致勝的唯一的法寶；他可以鬆弛妒羨的人的粗暴的侵襲，敵人的野蠻的戰鬥；他可以產生壓倒的勝利。還有什麼東西能比寂寞更爲完全呢？他是絕對的；這不是一種可以獲得一切的法寶嗎？雪麗薇偷偷的研究畢愛麗黛。孩子臉紅了，但是她的發紅並不是均勻的，而是在頰上分爲幾個不平等的紅塊，分爲幾個熾熱而含有意義的紅點。看到這些病症的徵候，一位母親一定要馬上改變聲色，一定要把孩子抱在膝上，加以詢問，她一定會注意那些表現畢愛麗黛的完全無上的純潔的成千的證據，她一定會猜到她的病症，懂得精液和迂回的熱血如何在妨礙消化器官之後又衝到肺部上來。這些顯著的紅斑一定會讓她知道這致命的危險的重大性。但是，一位從來沒有喚醒過維持家庭關係的情緒的老小姐，一位不認識兒童的需要，不認識成年時代所必要的謹慎的老小姐，她卻沒有家庭生活所靈感的任何的寬恕和憐憫。貧困的苦惱，但不能夠柔和她的心田，反而在那裏結下許多的贅瘤。

「她臉紅了，她做了錯事！」雪麗薇對自己說。

所以畢愛麗黛的緘默卻得到最壞的解釋了。

「畢愛麗黛，」她說，「您表哥沒有下樓之前，咱們談一談罷。」她用比較溫和的口吻說。「關上朝街的那道門。如果有人來，他得拉鈴，我們可以聽得見。」



不願江上的濃霧，雪麗薇帶領着畢愛麗黛走過蜿蜒草地一直引到假石土臺旁的優美如畫的堤塘的那條滿生蝴蝶花和水草的沙徑。老小姐改變了作風，她想用柔情來克服畢愛麗黛。惡狼裝做母貓。

「畢愛麗黛，」她對她說，「您已經不是孩子了，您馬上就要十四歲了，您有一位情人，這並不足為怪。」

「但是，表姊，」畢愛麗黛說着，仰起她那天使一般溫和的眼睛瞧着恢復女店員神色的表姊的那副尖刻而冰冷的臉孔，「什麼叫做情人？」

讓雪麗薇給弟弟的被保護人，這位小女孩正確而合禮的界說一個情人是不可能的。她並不在這裏看到可敬的純潔的意境，而認為是一個罪過。

「一個情人，畢愛麗黛，一個情人是愛我們而要娶我們的男人。」

「啊！」畢愛麗黛說，「在布列顛當人家同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叫這個年青男子做未婚夫。」

「好了，您想想把您的情感獻給一位男子，這並沒有任何的罪過，小姑娘。罪過是在於守秘密。您沒有偶然開讓一兩個到這裏來的客人喜歡嗎？」

「我不相信有這一回事。」

「您沒有愛過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嗎？」

「沒有。」

『的確的嗎？』

『的確的。』

『您瞧着我沒有，畢愛麗黛？』

畢愛麗黛瞧着她的表姊。

『可是今天早晨不是有一個男子在廣場上叫您嗎？』

畢愛麗黛低下眼睛。

『您不是走到窗口，開了窗，說了話嗎？』

『沒有，表姊；我要看看天氣好不好，我看見廣場上有一個鄉下人。』

『畢愛麗黛，自從您領過第一次聖體之後，您進步多了，您是服從而信虔的，您愛您的親戚和上帝；我對您很滿意，我沒有告訴過您這句話，完全是怕引起您的驕傲……』

這可怕的女人就把頹唐，屈服，貧困的寂寞認為是德性；能够安慰苦惱的人，殉道者，藝術家因為羨慕和仇恨而產生的神聖的感情的，一個最溫和的辦法，這就是在她們遇到檢查和狐疑的地方給他們找些頌詞。畢愛麗黛於是就朝着她的表姊仰起多情的眼睛，覺得要在她的身邊寬恕了一切她所賜予的苦痛。

『但是，如果這一切都只是胡說的話，如果我得把您看做是在我懷中找暖和的毒蛇的話，您就是一個無』

恥的女人，可恨的畜生！」

「我不相信有什麼讓人責罵的地方，」畢愛麗黛看到這意外的稱頌又突然變成可怕的豺狼的聲調，心中不禁緊縮起來，就這樣的說。

「您知道撒謊是一個致命的罪過嗎？」

「我知道，表姊。」

「好罷，您是在上帝面前，」老小姐用嚴肅的姿勢給她指着花園和天空說，「請您跟我發誓說您不認識這個鄉下人。」

「我不發誓，」畢愛麗黛說。

「啊！這並不是一個鄉下人，小毒婦！」

畢愛麗黛受到這個道德問題的恫嚇就逃走了，好像一隻穿過菜園而受驚的母鹿似的。她的表姊用駭人的聲音呼喚她。

「人家在拉鈴哩，」她回答說。

「啊！多陰險的小姑娘啊！」雪麗薇對自己說：「她真狡猾；現在我確信這個小水蛇纏住上校了。她聽見我們說他是男爵。當男爵夫人！真傻的小姑娘！噢！我要排除她，把她送去當學徒，並且得趁早辦。」

雪麗薇還是這樣的沉沒在她的思想之中，她甚至於沒有看見她的弟弟走下沙徑，瞧着嚴霜在大利菊上所產生的災害。

「好罷，雪麗薇，你在那兒想些什麼呢？我還以為你在看魚哩！有的時候，有的魚跳出水面。」

「不，」她說。

「那末，您睡得怎麼樣呢？」

於是，他就告訴她夜裏的夢境。

「你沒有發現我的塗黑的臉色嗎？」

這又是羅格郎私人字彙的一個字眼。

自從羅格郎戀愛（我們不要用粗俗的眼光來看這個字）而欲求查爾慈倍夫小姐之後，他很不放心他的氣色和他自己。這時刻，畢愛麗黛走下了草地，遠遠的宣告早飯已經預備好。看見了她的表妹，雪麗薇的臉色又發青而變黃了：她的膽汁整個的流轉。她看着走廊，覺得畢愛麗黛應當得擦淨他。

「如果您要的話我就擦，」這個天使回答着，沒有知道這工作對於少女所有的危險。

飯廳是不可加以厚非的抹布好了。雪麗薇坐了下來，在整頓早飯之中竭力的要求許多平靜的時候所沒有想到的東西，可憐的小姑娘坐下吃飯的時候，她就這樣有意的叫她起來。但是一個啞叱是不夠的，她要找一

個責罵的題目，然而卻因為找不到而心內發怒。如果有些鮮雞蛋的話，她一定要埋怨她的雞蛋煮不好。她不耐煩的問答弟弟的傻問題，然而她卻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睛避免着，不看畢愛麗黛。畢愛麗黛是特別敏捷感覺這個案務的；她給表姊表哥端來咖啡，這咖啡是用大銀杯盛好的，她就用這銀杯來溫暖隔湯燉的奶油牛奶。弟弟兩個人親自在那裏加入雪麗薇所製的成分適宜的黑咖啡。當她細心預備享受的時候，她看見有一點兒咖啡末；她故意在黃色旋渦中撥着他，看着他，側過身來好好的瞧着他。風波暴發了。

「你怎麼啦？」羅格郎說。

「我……小姐在我的咖啡裏放些煙灰。喝煙灰咖啡，這真有意思……！這不足為奇：人家不能夠同時好好的做兩樁事。她好好的想到咖啡！一定有一隻烏鴉飛過她的廚房，她今天早上沒有當心！她怎麼能夠看見煙灰飛揚呢？並且又是表姊的咖啡！啊！這在她都是不在乎的。」

她這樣裝腔作調的說着，一面在盤子的邊緣放下瀘過的咖啡燴和一些沒有溶化的糖塊。

「但是，表姊，這是咖啡，」畢愛麗黛說。

「啊！難道是我撒謊嗎？」雪麗薇叫了起來，瞧着畢愛麗黛，用發怒的逼人的眼光恫嚇她。

這不是感情所擾攪的器官的用處，就是引起許多生命的流液。眼睛在發怒時所有的過分的光亮此時之發生於羅格郎小姐身上，正如從前在店鋪裏爲着給手下人一個致命的可怕的形象而睜大眼睛時之應用她

的眼色的力量一樣。

『我勸您給我道歉，』她接着說，『您這個只配得離開棹子一個人到廚房去吃飯的東西！』

『你們兩個人有什麼事呀？』羅格郎叫了起來。『你們今天早上簡直發了瘋了。』

『小姐知道我爲什麼反對她。在跟你談論這問題之前，我給她留下時間，讓她定下一個主意，因爲我要給她比她所應得到的還要大的恩惠！』

畢愛麗黛從玻璃窗上看到廣場，希望可以避免駭人的表姊的眼光。

『她並不比這個黠罐還用心的聽我的話，然而她卻有一隻精細的耳朵，她在房屋的高處說話，給站在下面的人回答……她是姦邪的女子，這個受你保護的孩子，一種說不出名目的姦邪的女子，你也不必希望等着從她身上得到好處，你聽明白了沒有，羅格郎？』

『她到底做了什麼事這樣的嚴重？』弟弟問姊姊。

『她這樣的年紀，這未免太早了！』憤懣的老小姐叫了起來。

畢愛麗黛起來收拾杯盤，希望能够因此而有一個自如的態度。她不知道如何的自持。雖然這種話語並不是沒有聽見過的，然而她卻從來沒有習慣過這惡語。表姊的發怒使她以爲她有什麼罪惡。她問自己：如果她知道布里斯古的逃走的話，她要如何的奮激。也許人家要給她排除布里斯古。她腦子裏有這樣迅速這樣深刻的成千

的奴隸的思想，她決定用一個絕對的寂寞去反抗她的良心所沒有認為惡劣的一個事實。她得聽見這樣暴厲這樣酸刻的話語，這樣刺人的假設，甚至於當她走進廚房的時候，她不禁覺到胃口的緊縮，而大吐特吐了。她不敢怨恨，她沒有把握是否可以得到人家的看護。她慘白而灰黃的回來，說是不舒服，就登樓去睡覺去，一步一步的依着欄杆走，還以為死期到臨了。

「可憐的布里古！」她對自己說。

「她病了！」羅格說。

「她，病了！裝病！」雪麗薇高聲的回答，故意讓她聽見。「她今天早上並沒有病，你去！」

這最後的一個打擊把畢愛麗黛壓倒了。她睡在眼淚裏，請求上帝把她從這世界召回天上去。

一個月左右，羅格不必到古羅家裏去取憲政報；上校逢迎的來找報紙，談談天氣，候候好的話就帶領羅格郎出去散步。確信能夠見到上校，能夠詢問他，雪麗薇就穿得特別的嬌豔。老小姐以為穿一件綠色袍，帶一條紅邊黃色毛肩巾，戴一頂插有灰色羽毛的白帽是嬌豔的。計算上校要來的時候，雪麗薇就跟她的弟弟一塊兒坐在客廳裏，她勉強要她的弟弟穿着拖鞋，披着屋內便服，留在那裏。

「天氣真好，上校！」聽見上校的沉重的腳聲，羅格就說：「但是我還沒有穿好衣服，也許我姊姊想要出去，她叫我在家裏看房子；請您等着我罷。」

羅格郎讓雪麗薇一個人和上校留在客廳裏。

「您打扮得跟仙女一樣，您要到那兒去呢？」古羅注意到老小姐那麻斑的臉孔上所有的一種嚴肅的神氣，就這樣的問。

「我要出去；但是因爲小姑娘不舒服，我只好留在家裏。」

「她怎麼啦？」

「我不知道，她求我讓她睡覺去。」

古羅和維納的聯合不斷的喚起了他的謹慎（暫不說其爲狐疑），當然，最成功的部分是屬於律師的。律師編輯報紙，和主人一般的統治着報館，他把大部分的收入都認爲是編輯的結果，而負責出版人上校卻只賺到極乎微小的利益。維納和古爾南都給羅格郎弟弟効過大勞，然而退伍的上校卻什麼也幫不了他們的忙。誰要當議員呢？維納。誰是大選舉人呢？維納。誰要讓人家請教呢？維納。最後，他也和維納一樣的認識這位查爾慈倍夫·巴娣爾黛小姐在羅格郎身上所燃起的情火的範圍和深處。這情感變成無稽的，正如一切男人的最後的情感一樣。巴娣爾黛的聲音使單身漢發抖。滿腔的欲求，羅格郎隱瞞着這欲望，不敢希望這結局。爲着打探雜貨商人的意向起見，上校就想對他說他要向巴娣爾黛求婚；羅格郎看見有這麼一個勁敵不禁臉色慘白了，他對古羅變成冷淡的，幾乎有點恨他。維納整個的統治着這公館，然而上校卻只用欺人的虛假的情感（這情感並



且還沒有在雪麗身上宣告出來。來歸附這家庭。當律師給他揭破教士的用心，勸他和雪麗斷絕而追求畢愛麗黛的時候，維納剛好逢迎了上校的意向；但是分析了這其中的親切的意義，研究了這周圍的環境，上校就認為他的盟友是有意的讓他跟雪麗不睦，希望利用老小姐的恐懼使一切羅格郎的財產都落在查爾慈倍夫小姐手中。所以，當羅格郎讓他一個人和雪麗留下的時候，上校的智慧就使他看出了雪麗的不安的思想。他覺得她已經計畫好預備在她和他一個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整個的武裝起來。上校已經極度的懷疑維納給他耍把戲，他認為這會談就是這位法界的狡猴所佈置下的巧妙的祕密；他就好像在敵國軍前仰起眼睛，看着田野，傾聽任何微細的聲響，手中持着武器打前哨戰時一樣，非常的謹慎。上校的錯誤就是從來不相信女人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所以當這位老小姐讓畢愛麗黛躺在毛氈之上，說她白天午睡的時候，上校還以為雪麗只是因為妒忌而把她關在房子裏懲戒懲戒她而已。

「她變得很文雅，這位小姑娘，」他從容的說。

「她要變成美麗好看的，」羅格郎小姐回答說。

「您現在得把她送到巴黎的店舖裏去，」上校加上一句說。「她可以在那裏賺錢發財。現在販賣時裝品的人需要非常美麗好看的女人。」

「這真的就是您的意見嗎？」雪麗聲音失調的問。

『好！讓我猜着了，』上校心裏想。『維納一定要勸我跟畢愛麗黛將來結婚，因而使我失去了這位老女巫的寵愛。——但是，』他高聲的說，『您要怎麼樣呢？您難道沒有看見一位無人可比的美貌小姐查爾慈倍夫·巴娣爾黛，一位貴族出身而有權貴親屬的小姐卻落得只好給聖加泰琳梳裝嗎？誰也不要她。畢愛麗黛什麼也沒有，她永遠嫁不出去。自從皇上組織禁衛軍以來，我就當了禁衛軍騎兵隊的隊長，我曾經走過一切的京城，認識一切京城的最美麗的女子，您以為青春和美貌值得我的注意嗎？比方說，青春和美貌，這是太平平常而愚笨的……請您不要再跟我談到她了。四十八歲的年紀了，』他裝出老年人的神氣說，『當我經過莫斯科的慘敗，參加過可怕的法蘭西戰役之後，我的腎早就弄壞了；我是一個年老的好好先生。像您這樣的一個女人可以伺候我，可以寬待我；並且這個女人的財產再加上我一千厄古的可憐的養老金也可以使我的晚年幸福，我一千倍的選擇這種女人，我不要給我產生許多麻煩，當我六十歲常常傷風的時候她卻只有三十歲而富於情慾的年輕的妖婦。在我這樣的年齡，我得計算。您聽，我們彼此了解，不讓別人聽見，我可以說：如果我結婚的話，我絕不願意生孩子。』

這一段演講使雪麗薇的臉色發亮，她的讚嘆也使上校確信維納的賣友行爲。

『那末，』她說，『您不愛畢愛麗黛嗎？』

『啊，這個您瘋了嗎，親愛的雪麗薇？』上校叫了起來。『難道沒了牙齒才咬胡桃嗎？謝謝上帝，我還沒有發

瘋，我知道清楚我自己。」

然後，雪麗薇就不願意人家談到她自己，她談到她的弟弟，自以為很精細。

「我弟弟，」她說，「想讓您結婚。」

「但是，您弟弟不能夠有這麼不合體的思想。幾天之前，因為要打探他的祕密，我故意告訴他我愛巴娣爾，他簡直發白得跟您的頸圈一樣。」

「他愛巴娣爾嗎？」雪麗薇說。

「真是發了瘋！當然巴娣爾只愛上他的錢（圈套，維納——上校心裏想。）他怎麼能夠談到畢愛麗黛呢？雪麗薇，」他說着，拉着她的手，用某種方式緊握着，「因為您讓我講到這問題；……（他靠近雪麗薇的身邊）好罷……（他吻她的手，他曾當過騎兵隊的上校，他要證明他的勇敢，）您得知道，除了您以外，我不要任何其他的女人。雖然這婚姻有點門戶相當的神氣，在我方面，我覺得我對您是有感情的。」

「其實是我，您要畢愛麗黛。如果我把財產送給她呢……哼！上校？」

「但是我不願意內心苦痛，我不願意十年之後看見一個和儒里亞爾一樣的年青的輕佻兒在我的妻子身邊打繞，給她在報紙上寫許多的獻詩。在這一點上，我未免太丈夫氣了！我絕對不要一個年齡不相符的婚姻。」

『好，上校，我們將來得嚴肅的談一談這問題，』雪麗薇說着，給他投去一道自以為是滿充着愛情的眼色，其實這眼色倒很像吃嚼兒童的惡魔的目光。

她那冰冷而青紫的嘴唇縮回黃色的牙齒上，她以為這就是微笑。

『我來了，』羅格郎說，帶領着給老小姐親切行禮的上校。

古羅決定要迅速的和雪麗薇結婚，因而能够變成公館的主人，他自許能够用雪麗薇身上所得到的影響來排脫巴娣爾黛和夏倍爾·西勒斯黛。所以，在這一次的散步中，他就對羅格郎說前次的探詢只是跟他開玩笑；他對巴娣爾黛並沒有任何的野心，他並不關綽，不能够娶一位沒有嫁資的女人；然後，他又把自己的計畫告訴他，說是久已屬意於他的姊姊，因為她有善良的性格；總之，他覺得當他的姊夫是很幸福的。

『啊！上校，啊！男爵，如果只需要我的同意的話，這就可以依據法定的時間來舉行了，』羅格郎叫了起來，覺得排除了這個可怕的勁敵是很幸福的。

整個的早晨，雪麗薇都在她的寓所裏忙着研究要在什麼地方來建立她的家庭。她決定給弟弟添蓋第三層樓，把第二層樓排佈得整整齊齊的，讓她和她的丈夫居住；但是，正如一切的老小姐一樣，她也自許在決定之前給上校施行幾個試驗，看看他的心和他的氣質到底如何。她心裏總有懷疑，她要確切的知道到底畢愛麗黛和上校是不是沒有任何的來往。

晚飯的時候，畢愛麗黛下樓來排佈食具。雪麗薇不得不自己下廚房，而污了袍子；她不禁大叫：『該死的畢愛麗黛！』當然，如果畢愛麗黛做晚飯的話，她也不至於把綢袍子染了這塊油垢。

『您在這兒嗎，您這美麗的畢·西林！您就好像是被蒸籠的聲音所驚醒而睡在灶下的警狗！您要人家相信您病了，小騙子！』

『您沒有承認今天早上廣場上所發生的事情，所以您所說的話完全是撒謊。』這思想就變成了雪麗薇用來不斷敲打畢愛麗黛的心臟和腦袋的斧子。

在畢愛麗黛的極大驚愕之下，雪麗薇晚飯後送她去打扮，叫她出席夜會。狐疑所引起的精神活在老小姐方面是比急切的幻想更有力量。在這樁事中，老小姐是勝過政客，法律代言人，法律公證人，票據預支者和吝嗇人的。整個的研究了她的周圍之後，雪麗薇打算請教維納。她要畢愛麗黛留在身邊，因而能够由小姑娘的舉止中知道到底上校所說的是不是真話。查爾慈倍夫家的女人先來。在她表哥維納的指使之下，巴娣爾黛穿得加倍的漂亮。她穿着一件藍色棉絨的美麗的袍子，光亮的圍巾，石榴石和黃金的耳環，長捲的頭髮，調皮的十字架，黑色的緞鞋，灰色的絲襪和瑞典的手套；還有王后的神氣和那可以從河中誘出任何的羅格郎的少女的嬌媚。母親是安靜而嚴肅的；和她的女兒一樣，她也有相當的貴族的無禮的神氣；這兩位女人就是用這種神氣來遮掩一切，來表現她們的階級的精神。巴娣爾黛有一種高貴的精神，只有維納一個人在這兩位查爾慈倍夫住

在家裏兩個月之後才看得出來。當他測量這個因為浪費青春和美貌而變成冷淡，因為拜金主義的男人們的輕蔑而富有經驗的女人的深刻時，維納不禁驚愕的叫了起來：

「如果我娶了您的話，巴梯爾黛，我現在說不定已經是司法大臣了。我可以叫做查爾茲倍夫·維納，我也可以坐在國會的右廂席裏了！」

巴梯爾黛所以要結婚並沒有任何世俗的觀念。她不是因為要當母親而出嫁，也不是因為要有丈夫而結婚；她是因為要得自由，因為要有一個負責出版人，因為要讓人家叫聲「夫人」，因為要和其他的女人一樣的行動而出嫁的。在她看來，羅格郎是一個家姓，她打算在這位傻子身上找到一些東西，一位以她為靈魂的選舉人議員；她要對她的家族報復，因為這家族一點兒也不關心一位可憐窮苦的女子。維納增大了她的思想，強化了她的念頭，他讚嘆她的意見，他同情她的思念。

「親愛的表妹，」他給她解釋女人的影響和女人所特有的活動的範圍，對她說，「您以為這個最無能耐的迪芬是因為自己的力量而進了巴黎的初審法院嗎？不，這是迪芬夫人想法子讓他被推為議員的，這是她幫他忙到巴黎去的。她的母親羅甘夫人是一位可以自由支配銀行家迪葉的精細的代母，迪葉是儒僧莊的代父，這兩個人和客禮家相聯，三家的人給政府和忠實他們的人幫了不少的忙；各衙門都跟這些銀行界的貪婪的資本家要好，這些人認識整個的巴黎。迪芬沒有理由不會當一個王家法院的院長。嫁給羅格郎，只要我能够在

賽納馬恩另一個選舉會當選，我們就可以給他弄個普魯凡的議員而您也就可以當總收稅官的夫人了，這是羅格郎用不着做事只要簽字的一個缺。我們得參加反政府黨，如果這一黨成功的話；但是，如果布爾崩王朝仍然存在的話，啊！我們就得漸漸的傾向中央派，並且羅格郎並不會永遠活着，您將來可以再嫁給一位貴族。總之，請您好好的利用您的地位，查爾瑟倍夫家也會幫我們的忙。跟我的窮困一樣，您的窮困一定可以讓您測量人們的價值：您得利用他們，好像人家利用郵站的驛馬一般。一個男人或是一位女人可以帶領我們到某一個階段去。」

維納把巴娣爾黛做成一個小小的梅迪西斯·加泰琳。他讓妻子快樂的跟孩子們留在家裏，而老陪着兩位查爾瑟倍夫女性到羅格郎家裏去。他到達了香檳省的議員的全盛時代。這時候他有一副美麗的金枝水晶眼鏡，一件綢背心，一條白領結，一件黑禪子，一雙精緻的長靴和一件巴黎製的黑上衣，一隻金錶，一條金鍊子。他已經不是從前那清瘦而慘白搗亂而陰沉的維納了，現在的維納有政治家的風度；他確信他的幸運，他用認識法律的法界人物的特有的穩健走着路。他那狡猾的小頭梳得這樣的光亮，他那刮得晶滑的領部給他顯出這樣俊俏的英勃之氣，雖然有點冰冷，他甚至於有點像羅布斯皮爾的神氣。無疑的，他可以當一位會說帶有伸縮性的流利而害人的語言的檢察官，或是一個有孔斯坦·邊查民的精細的演說家。最近使他奮發的尖刻和仇恨卻變成了假面的溫和。毒品變成藥材。

「祝您今天好，親愛的，您好嗎？」查爾慈倍夫夫人對畢麗黛說。

畢麗黛一直走到壁爐邊，脫下帽子，在鏡裏照了一照，就把她那嬌嫩的腳靠在灰盤的鐵杆上，讓羅格郎看見。

「您怎麼啦，先生？」她瞧着他說，「您不跟我致敬嗎？好，人家因為您才穿絲絨袍子哩……」

她停住話，叫畢麗黛當女僕一樣的伸手拿她的帽子，讓她把這帽子放在一張靠椅上。男人會變成兇猛的老虎也會如此。但是無論是老虎也好，毒蛇也好，外交家也好，法界人物也好，劊子手也好，帝王也好，他們都能够在最殘暴的時候有那些自以為在家世、財富、愛情、婚姻、機智各方面勝過他人的女人們所有的溫和的殘忍，狠毒的和靄，野蠻的輕蔑。

畢麗黛對畢麗黛所說的「謝謝，小姐」簡直是一首富有音樂性的詩章。

她名叫畢麗黛，然而另外一個女人卻只名做畢麗黛。她是查爾慈倍夫家的小姐，然而另外一個女人卻是洛蘭家的女兒畢麗黛是細小而多病的，然而畢麗黛卻是肥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畢麗黛受人家的救濟而生長，然而畢麗黛和她的母親卻有獨立的生活。畢麗黛穿一件女教士飾頭布所製的袍子，然而畢麗黛卻使她的袍子的藍色絲絨搖蕩波紋。畢麗黛有全省最肥滿的肩膀和王后一般的手臂，然而畢麗黛所有的卻是肩胛骨和消瘦的手臂。畢麗黛是桑德里恩，然而畢麗黛卻是仙女畢麗黛就要結婚，然而



畢愛麗黛卻要終身當小姐！巴梯爾黛受人崇拜，然而誰也不愛畢愛麗黛！巴梯爾黛有悅目的頭飾，懂趣味；然而畢愛麗黛卻把她的頭髮藏在一個小頭巾之下，不知道任何的時裝！結論：巴梯爾黛是一切，畢愛麗黛什麼也不是。驕傲的布列顛女子懂得清楚這首可惡的詩章的意義。

「祝您今天好，小姑娘，」查爾慈倍夫夫人用最高傲的神氣和掀起鼻尖的聲調對她說。

維納加重這侮辱，他瞧着畢愛麗黛，發出三個音階對她說：

「噢！噢！我們今天晚上真美，畢愛麗黛！」

「美？」可憐的孩子說。『這句話不應當對我說，應當對您的表妹說。』

「噢！我表妹一向是美的，」律師回答說。『不是嗎，羅格郎老伯？』他轉過頭來朝着公館的主人說，拍着他的手。

「是的，」羅格郎回答說。

「爲什麼要他說違心的話？他從來就沒有覺得我合乎他的趣味，」巴梯爾黛站在羅格郎的前面說。『這不是真的嗎？請您瞧瞧我。』

羅格郎自頭至脚的端詳她，他輕輕的閉上眼睛，好像被人搔着頭蓋的家貓一樣。

「您太美了，」他說，「讓人看了太危險。」

「爲什麼？」

羅格郎看着著火木，緘口無言了。正在這時候，夏倍爾小姐在上校前頭進來了。變成公敵的夏倍爾·西勒斯黛小姐只有雪麗薇衛護她；但是每一個人都對她表示關懷、恭敬和注意，這並且是和他們想要顛覆她的意念同樣程度的，使她徘徊於利益的保證和因爲哥哥的行動而被人不信任這兩個地位之中。雖然主教的助理並不直接加入戰場，可是他卻猜透了一切。所以，當他知道妹妹沒有任何的希望時，他就變成了羅格郎家的一個最頑固的敵人。夏倍爾小姐雖然不當宿舍的女主人或是最高的女主人，她卻有一位女教員的神氣，這使每一個人都怨恨她。女教員們有一種特殊的戴帽方式。正如英吉利的老婦人獨佔頭帕一樣，女教員們也獨佔這種帽子；架子支着花朵，花朵不只是人造的；放在衣櫥裏好久，這帽子卻總是新的，也卻總是舊的，從第一天起已是如此。這些女人的幸福是從摹倣畫師的模特兒得到的；她們坐在屁股上，而不是坐在椅子上。人家跟她們說話，她們就整個的旋轉她們的上半身，而不是只轉動她們的頭。衣衫的響動可以使人懷疑心是這種機器的發條的折斷。夏倍爾小姐就是這種女人的一個理想的典型，她有嚴厲的眼睛，頑皮的嘴唇，她那柔軟萎靡的帽鉤就在滿充着縐紋的領部下任憑她的動作而前後的擺動。她的臉部點綴着兩塊相當明顯的棕色痣，上面長着毛，使人疑心是凌亂的牡丹萼。她還抽煙，並且是毫不吝惜的抽煙。大家開始打保斯頓紙牌。雪麗薇的對面就是夏倍爾小姐，上校坐在一旁，查爾慈倍夫夫人的前面。巴梯爾黛留在母親和羅格郎身邊。雪麗薇把畢愛麗黛安

置在自己和上校的中間。羅格郎排着另外一張棹，預備給納路先生，古爾南先生夫婦來打牌。維納和巴娣爾懂得古爾南先生夫婦所打的魏斯特牌。自從普魯凡人所謂的查爾慈倍夫貴婦到羅格郎家裏來之後，兩盞燈就在壁爐臺上燭臺和掛鐘之間光亮着，牌棹用每斤四十蘇的蠟燭來照耀，這燈火費是用打牌的抽頭來付清的。

「好罷，畢愛麗，做您的事兒罷，我的女兒，」雪麗薇看見表妹瞧着上校打牌，就用一種矯飾的溫和對她說。

她總是在羣衆面前裝做非常優待畢愛麗的神氣。這無恥的欺騙激怒了布列顛的女子，使她輕蔑她的表姊。畢愛麗拿起了刺繡的工作，但是當她一針一針的挑刺的時候，她一邊還是繼續着參觀古羅打牌。古羅並沒有顯得知道有一個少女在身邊的神氣。雪麗薇觀察着他，開始覺得這不在意的態度極可懷疑。夜會之中的一個時刻，老小姐曾經做過一次大紅心牌，籃子裏滿堆着籌碼和另外的二十七蘇錢。古爾南夫婦和納路來了。年老的後補審判官德斯方特里伊站在壁爐的前面，背上朝着火，翻着衣裾。他是司法部認為有能力而命他當刑事審判官的人，但是自從就職之後，他卻未曾有過充足的才幹。兩個月以來，他已經放棄了迪芬一黨，參加維納一派。查爾慈倍夫小姐在這裏大出風頭，他瞧着這客廳，覺得這客廳是偉大的，因為這個紅色的裝飾似乎是用來提高這可敬的人物的美麗。寂寞統治着，畢愛麗瞧着人家打「贏牌」。雪麗薇的注意力也被牌的興

趣轉移了。

「打這一張罷，」畢愛麗黛指着紅心牌對上校說。

上校着手湊一副紅心牌；紅心牌分散在雪麗薇和他的手中；上校遇到么，雖然雪麗薇手中扣住他的五張小牌。

「這一牌不能算數！畢愛麗黛看了我的牌，上校也就讓她出主意。」

「但是，小姐，」西勒斯黛說，「上校的牌是繼續湊心，因為他替您找到了心！」

這句話使精細而以普魯凡的一切利益來開心的德斯方特里伊先生嫣然一笑。他在普魯凡所扮演的是畢卡爾仲彩家庭中的李哥丁。

「這是上校的牌錢，」古爾南說着，他不知道人家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雪麗薇給夏倍爾小姐擲去了一道老小姐們之間互相投送的殘暴而溫和的眼色。

「畢愛麗黛，您看了我的牌，」雪麗薇眼睛釘住她的表妹，對她說。

「沒有看見，表姊。」

「我看見你們一切的人，」考古學家審判官說，「我可以證明小姑娘只是瞧着上校。」

「嘿！小姑娘們，」受驚的古羅說，「她們懂得巧妙的瞞動美眸。」

「啊！」雪麗薇叫了起來。

「是的，」古羅回答說，「她能够看見您的牌，給您開個玩笑。——不是嗎，美麗的小姑娘？」

「不，」正直的布列顯姑娘說，「我不會做這種事，並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我表姊的牌也是沒有興趣的。」

「您知道清楚您是一個撒謊的女人，並且還是一個傻孩子，」雪麗薇說。「自從今天早晨的事情發生起，人家怎麼能够再相信您的話呢？您是一個……」

畢愛麗黛不讓她的表姊在她面前講完她所要說的話。她猜想表姊要給她一大堆的辱罵，她就站了起來，在黑暗裏走了出去，登樓到自己房裏去了。雪麗薇氣得發白，切齒的說：

「她得還我這一賬。」

「您要還這一牌的牌賬嗎？」查爾慈倍夫人說。

正在這個時刻，可憐的畢愛麗黛在審判官所打開而忘記關閉的走廊的門上碰了一下額頭。

「好，這是報應！」雪麗薇叫了起來。

「她怎麼回事呢？」德斯方特里伊問。

「她應該受的，」雪麗薇回答說。

「她什麼地方碰了一下，」夏倍爾小姐說。

雪麗薇想不還牌賭，故意站了起來，想要裝去看畢愛麗黛到底怎麼樣，然而查爾慈倍夫夫人卻阻止了她。

「先給我們還牌賭，」她笑着對她說，「因為等您再回來就記不起來了。」

這提議是對付舊日雜貨女商人在賭賬和爭吵中所藏的惡意而發的，也就得到了全場的同意。雪麗薇從新坐了下來，不再想到畢愛麗黛，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驚奇。整個夜會中，雪麗薇都有一種常定的若有所思的神色。九點半鐘保斯頓牌戲結束的時候，她就沉埋在壁爐角上一張靠背椅裏，只起來給客人行禮，說聲再見。上校使她苦惱，她只知道想到他。

「男人們都是這麼虛假的！」她入夢之前昏昏迷迷的對自己說。

畢愛麗黛在門上闖了一個禍，她的頭部耳角上碰了一下，這正是少女們分開一部分頭髮梳成一個髮捲的地方。第二天，她發現在那裏有許多濃厚的血斑。

「上帝責罰了您，」第二天早飯的時候她的表姊對她說：「您不聽從我，您沒有盡本分敬重我，不聽我說話，在我還沒有說完話的時候就走了出去，您只好得到這個報應。」

「無論如何，」羅格郎說，「得在那裏紮上一塊敷有鹽水的緊壓布。」

「噢，這不算什麼，表哥，」畢愛麗黛說。

可憐的孩子已經在表哥的話語中發現他對她的關心了。

整個的星期就和開端的時候一樣在不斷的風波中過去了。雪麗薇變成智巧的，她把過分的暴虐一直推到最野蠻的誅求的地步。伊里人，齊羅凱人和莫希崗人都能夠和她同受教養。畢愛麗黛不敢埋怨她所有的空泛的苦痛和腦裏所感覺的煩惱。表姊所以不滿意她的原因是她沒有揭破關於布利古的祕密，畢愛麗黛也用布利顛人的固執保守一種極可了解的緘默。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懂得這位孩子給布利古投去的是那一種的眼色，她以為如果人家發現了布利古，他一定會因為她而滅亡，她本能的希望他能夠在她的近邊，她很快樂的知道他在普魯凡。看見了布利古，這在她是多麼幸福的一樁事啊！看到她的童年的伴侶，這就好像是放逐在遠地的囚人對於祖國所投去的眼色一樣，這就好像具有慧眼而能夠在受刑之中窺視真理的殉道者朝蒼蒼天所射去的眼色一般。陸軍少校的兒子完全了解了畢愛麗黛的最後的眼色，他就在削制木板，展開兩腳規，測量尺寸，配置木塊的時候絞盡腦汁，想方法來給畢愛麗黛通信。布利古終於想出了一條非常簡單的計策。深夜某一時刻，畢愛麗黛放下一條繩子，他就在這繩子的末端綁上一封信。在畢愛麗黛心身二病所給她產生的萬分的苦痛中，她是以能夠和布利古通信來支持她的生命的。同一的欲望激動着這兩顆心。他們是隔離的，然而他們卻互相的了解。每一次心中受到打擊，每一回頭上著到刺激的時候，畢愛麗黛都對自己說：「布利古在這

裏」於是，她也受苦而不埋怨了。

第一次在教堂裏相逢之後，布里古就在第一次上市時探伺着他的小女朋友。雖然他看見她顫抖發白，得簡直像十一月即將脫枝的樹葉，他卻神志鎮定的跟在可怕的雪麗薇後面和售賣食品的女商人品論貨價。布里古居然能够給畢愛麗黛溜過一封信，他一邊跟女商人打哈哈，一邊狡猾而自然的溜過這張紙好像他從來只會做這把戲似的，因為他是用冷靜的態度來行動的，雖然他的熱血掠過他的耳朵，沸騰他的心坎，漲破他的動靜脈管。他表面上有老囚犯的決心，而內心裏卻有無罪的人的顫抖，完全和某些站在兩個危險，兩個苦難之間而有生命之虞的母親們一樣。畢愛麗黛覺到布里古的神志錯亂，她把紙張塞在蔽膝布的口袋裏，兩頰發燒，得和櫻桃一般的紅。這兩位孩子都在不知不覺之中互相產生出可以付給十個普通的愛情的代價的情感。這一剎那卻在他們的靈魂中留下一個劇烈的情緒的源泉。不明白布列顯口音的雪麗薇看不出布里古是一位情人，畢愛麗黛也就帶了這個寶物回到家裏來。

這兩位可憐的孩子的信件應當可以拿來做法律辯論的文據，因為在這悲慘的環境之下，誰也不會發現這些信件。這就是畢愛麗黛晚上在房子裏所念讀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畢愛麗黛，午夜當每個人都在睡鄉裏，我卻爲你而醒覺的時候，我每夜都要到廚房的窗下



來。你可以由你的十字窗放下一條相當長而能夠到達我的繩子，你切不可弄出聲音，你可以在這裏繫上你所要給我寫的信。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回覆你。我知道他們已經教過你讀書寫字，這兩位應當給你做下許多幸福然而卻給你許多苦痛的可憐的親戚！你，畢愛麗黛，你是一位爲法蘭西而殉國的上校的小姐，你卻被這些人妖壓迫而給他們做廚房！……原來你那好看的臉色和你那美麗的健康就是這樣跑走了的！我的畢愛麗黛變成了什麼樣子的呢？他們到底怎樣的對待她呢？我看得清楚你並不適意。噢！畢愛麗黛！回到布列顛去罷！我可以賺錢來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你每天可以有三個佛郎；因爲我賺了四五個而三十蘇也就够得我的用度。啊！畢愛麗黛，自從重見到你之後，我是如何爲你而懇求慈悲的上帝啊！我禱告他把你的一切苦痛都給了我，讓你分享一切的快樂。你到底給他們做了些什麼事讓他們這樣的留住你？你的祖母比他們好。這些羅格郎是狠毒的，他們搬走了你的快樂。你不再像在布列顛那樣逍遙的在普魯凡行走。咱們回到布列顛去罷！總之，我正在這裏爲你効勞，聽從你的命令，請你告訴我你要什麼。如果你需要錢的話，我有我們的六十厄古，我可以苦痛的用繩子給你送去，因爲我不能够把這些錢放在你那可愛的手中而吻着你的纖手。啊，我可憐的畢愛麗黛！已經好久了，上蒼都爲我而變成陰沉。自從我把你安放在那不幸的郵車之中以後，我就沒有過兩小時的快樂；當我重見你那幽靈一般的樣子的時候，這位女巫一般的親戚已經搖動了我們的幸福了。不過我們可以每星期日在共同的祈禱上帝之中得到我們的安慰，上帝也許會好好的聽我們。不必說「別了」，我親愛的畢愛麗黛，今天

夜裏十二點鐘見。」

這封信大大的感動了畢愛麗黛，使她反覆的讀着，看着，一直弄了不止一個鐘頭；但是她並不是毫無苦惱的想到她並沒有可以拿來寫信的工具。於是，她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她的屋頂房走到飯廳，她居然能够在那裏找到一些墨水，一管筆，一些紙而並沒有驚醒她那可怕的表姊。午夜之前的一些時候，她寫了這封同樣被法庭所引用的信。

「我的朋友，噢是的，我的朋友，因為只有你約克和我的祖母是愛我的。上帝寬恕我，但你們的確也是我所不分彼此毫無偏私的加以同樣愛敬的兩個人。我年紀太小，不能夠認識我那年青而死的媽媽；但是你，約克，我和我的祖母，還有我的祖父（上帝召他回天！因為他受了他的毀滅的苦受得多了，這毀滅也就是我的毀滅，）總之，你們這兩個還活在世上的人，我愛你們的程度是和我的不幸一樣的，所以，爲着認識我是如何的敬愛你們起見，你們就得知道我是如何的苦痛；然而我卻不願意讓你們知道，因爲這要讓你們太難受了。人家是用我們都不敢對狗類說的話語來跟我說話的！人家是把我當做最渺小之中的最渺小的東西來看待的！我也會好像是站在上帝面前一樣的省查過我自己，我並沒有找出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在你給我歌唱那首新婚

夫婦的歌曲之前，我只在我的苦痛之中感謝上帝的恩典；因為當我祈求他使我離開這世界，當我感覺自己病重的時候，我會對我自己說：「上帝聽我！」但是，布利古，因為你在這裏，我希望我們離開這裏回到布列顯去找我的祖母去，雖然他們說她吞沒了我的八百佛郎。我是不是可以有這八百佛郎呢，布利古？如果這八百佛郎是我所有的話，你是不是可以得到這筆款呢？但是這些只是扯謊；如果我們有這八百佛郎的話，我的祖母也不至於住在聖約克。我不願意敘述我的苦痛來煩擾這位這樣善良的聖潔的老太太的晚年；她一定會因此而死亡。啊！這個當她不幸而我要幫助她的時候就對我說「讓他去罷，我的小寶寶，讓他去，讓他去，我的小寶寶，你要弄破你的小手囉」的祖母，如果她知道人家讓她的孫女洗盤子；好像伙，我有清潔的指甲，行多半的時候，我都不能夠帶回從市場歸來把我的臂膀鋸斷的食物籃。不過，我還不相信我的表哥和我的表姊是壞人；只有他們喜歡罵人的觀念是壞的，我覺得我不能夠離開他們。我的表哥是我的保護人。有一天，我因為太苦痛了想要逃走而告訴了他們，我的表姊雪羅薇就回答我說武裝警察要跟着我來，法律是保障保護人的。我也懂得清楚表哥和表姊並不能夠代替我們的父母，正如聖賢不能夠代替慈善的上帝一樣。我可憐的約克，你要我拿你的錢幹什麼呢？留着當你的旅行費罷。噢！我是如何的想到你，想到朋騰埃爾，想到大水池啊！我們就是在那裏吃過上等的白麵包，因為我覺得我是每况愈下了。我病深了，約克！我腦袋裏有許多要我喊叫的苦痛，我的骨頭裏，背脊中也有，因為我不知道腰都裏有什麼東西在殺害我，我也只對一些壞東西，一些草根，一些樹葉有食慾；我還喜歡

喚聞印刷過的紙味。有的時候我真要痛哭我到底是否孑然一身，因為人家都不讓我作任何適宜的事情，甚至於都不允許我涕泣。我得偷偷的暗地裏對那個給我產生我們所謂的熱情的恩典的造化流淚。不就是他讓你想出這個好主意來到我的窗下歌詠這首新婚曲嗎？約克！我那位聽見你歌唱的表姊曾經對我說我有一位情人。如果你要當我的情人的話，就請你好好的愛我罷；我答應你要和從前一樣的永遠的愛你而當你的忠實的女僕。

你要永遠的愛我，不是嗎？」

洛蘭·畢愛麗黛。

布列顛女郎在廚房裏找到了一塊麵包皮，她就在那裏鑽了一個窟窿來放信，使她的繩子平穩，午夜的時候，格外謹慎的開了她的窗戶之後，她就放下了她的信和她的麵包，這麵包碰上牆壁或百葉窗的時候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覺出繩子被布里古拉住，布里古斷了繩子之後就和豺狼的步伐一樣的慢慢的走遠了。當他到達廣場中央的時候，她居然能够在星光之下模糊的看見他；但是他卻在燭光所照射的明亮的地方裏端詳着她。這兩位孩子就這樣的一一撈住了一個鐘頭，畢愛麗黛給他做了暗號叫他走，他走了，她停留，他又回到他的原地，畢愛麗黛又重新叫他離開廣場。這樣一來一往的做了好幾次，一直等到小姑娘關了她的窗戶，上床就寢，吹了

燭光之後爲止。一爬上床，她就幸福的睡覺了，雖然是苦痛的；她在床頭有布里古的信。她就好像被迫害的人一般的睡着，這是天使所美化的夢景，富有黃金氣味和海外空氣，滿充着拉發埃爾所瞥見而帶回的神聖阿刺伯的風味的夢景。

精神上的環境對於這個弱質的身體有極大的權力，第二天畢愛麗黛就好像是一隻神采奕奕的快樂的百靈鳥一樣愉快而輕鬆的起來。這樣的變化無法瞞過她的表姊的眼睛，這一次她並不斥罵，而是開始用烏鴉一般的注意力來觀察她。「她那兒來的這些快樂？」這是妒忌的思想，並不是暴虐的念頭。如果上校沒有佔住雪麗薇的話，她一定要和以前一樣的對畢愛麗黛說：「畢愛麗黛，您太頑皮了，您對人家告訴您的話簡直毫不顧慮！」老小姐就決定用一般老小姐所特長的探察來偵查畢愛麗黛。這一天正是和暴風雨之前一樣的黯淡，沉寂。

「所以，您已經不再生病了嗎，小姐？」吃飯的時候雪麗薇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我苦惱的。」她沒有等到畢愛麗黛的回答就對她的弟弟嚷着說。

「相反的，表姊，我好跟發燒似的……」

「發什麼燒呢？您就快樂得跟黃雀一般。您大概是重逢了什麼人罷？」

畢愛麗黛戰抖着，低下眼睛，瞧着她的食盤。

「裝什麼！」雪羅薇嘆了起來。「十四歲的年紀就已經！真是什麼天性！但是，您就要做一個不幸的女人嗎？」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畢愛麗黛一邊回答着，一邊對她的表姊仰起她那發亮的棕色的美眸。

「今天，」她說，「請您留在飯廳裏用一條蠟燭工作。您在客廳是多餘的，我也不願意您瞧着我的把戲來告訴您的情人們。」

畢愛麗黛神色不變。

「真會裝傻！」雪羅薇走出的時候嚷着叫。

羅格郎一點兒也不懂得姊姊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對畢愛麗黛說：

「您到底有什麼事體呀？拍拍您的表姊去罷，畢愛麗黛；她很寬大，很溫和，如果您給她開玩笑，您就的確錯了。你們爲什麼吵架呢？我，我喜歡清清閒閒的活着。你看看巴梯爾黛，你得學她的榜樣。」

畢愛麗黛能够忍受一切，布里古一定要於半夜給她帶回信來，這希望是她這一天的臨終理禮。但是她卻用着她這最後的力量她並不睡覺，她一直站着，聽着掛鐘一點鐘一點鐘的打，小心翼翼，只怕弄出聲音。終於打了午夜十二點鐘，她輕輕的打開了她的窗戶，這一次她是用一條由許多找來的小繩子結在一起的繩索。她聽到了布里古的步聲，當她收回她的繩子時，她讀到使她滿腔喜悅的這麼一封信：

「我親愛的畢愛麗黛，如果你這樣的話，你不應當受罪來等我。你以後可以聽見我和朱安黨人一樣的叫喊。憐憐得很，我的父親曾經教過我學他們的叫喊。所以，我要叫喊三聲，你就知道我來了，你就給我拋出繩子；但是我在幾天之後才能來的。我希望能夠給你報告一段好消息。噢，畢愛麗黛，死但是，畢愛麗黛，你想到這個觀念嗎？我的心整個的顫動了；一想到這個觀念，我幾乎相信自己已經死了。不，畢愛麗黛，你不會死，你要快樂的活着，你不久就可以從壓迫你的人手中解放出來。如果營救你的企圖失敗的話，我就要訴諸法律，而我也要向天地訴說你那可惡的親戚是如何的對待你。我確信你只有幾天的苦痛了：請你忍耐，畢愛麗黛！布里古要和從前在池上滑冰把你從那幾乎損失我們兩個人的性命的洞穴裏救出你的時候同樣的看顧你。——再見，畢愛麗黛，如果上帝願意的話，幾天之後我們就可以變成快樂的。唉呀！我不敢對你說惟一反對我們的結合的一樁事。但是上帝愛我們！幾天之後我就可以看見解放了的我的親愛的畢愛麗黛，沒有顧忌的，沒有人妨礙我來看你，因為我的確渴望來看你，噢，畢愛麗黛！你這位願意愛我而對我說愛我的畢愛麗黛。是的，畢愛麗黛，我將來要當你的情人，但是這得等我能够賺到够你花用的錢之後，從今天到那個時刻之前，我只願意當一位任你驅使的生活上的忠實的奴才。再見。

布里古·約克。」

這就是少校的兒子沒有對畢愛麗黛說的。布里古已經給住在南特的洛蘭夫人寫了一封這樣的信：

「洛蘭夫人，如果您不來要回您的孫女，她就要因為飽受苛虐而死去；我甚至於不能夠認識她，爲着使您自己判斷這些事情起見，我特將所收畢愛麗黛的信附在此信之上。您是爲着得到您的孫女的財產而居留在這裏的，您得辯解人家對您所下的這個責難。總之，如果您辦得到的話，就請您快點來；我們還能够成爲幸福之人，但是晚了的話，您就要找到一個死的畢愛麗黛。」

我是尊敬您的忠實的奴才

通訊處：普魯凡大街細木匠佛拉比爾先生轉。」

布里古·約克。

布里古生怕畢愛麗黛的祖母已經不在人間。

雖然無意中自認爲是情人所給她寫的那封信在這位布列顯的女郎看來簡直就是一個謎，她卻用處女的信心來相信他。她心中的感覺就好像是在沙漠中看到遠處有圍繞水井的棕樹的旅人所有的感覺一樣。幾天之內她就可以變成幸福的人，布里古這樣告訴過她；她就睡在童年的伴侶的允許之中；然而把這封信和前



信合在一起看的時候，她卻苦楚的表露了一個可怕的思想：

「可憐的布里古，」她對自己說，「他不知道我的兩隻腳陷在那一種洞穴之中！」

雪麗薇聽見畢愛麗黛的動作，她也在她的窗下聽見布里古的動作；她爬起床來，緊迫的跑去從百葉窗裏透視而細察着動作的地點，她在月光之下看見一個人躲開走到上校所居住布里古所站在那對面的那座房子去。老小姐輕輕的打開自己的房門，登上了樓，驚愕的看見畢愛麗黛房裏有燈光，她從鎖匙的穴洞裏瞧了進去，然而卻什麼也看不到。

「畢愛麗黛，您病了嗎？」

「沒有病，表姊，」嚇了一跳的畢愛麗黛回答說。

「那末，您爲什麼半夜點燈呢？開門。我得知您幹的是些什麼。」

畢愛麗黛光着腳來開門，她的表姊看見畢愛麗黛因爲受驚而忘記收緊的堆在那裏的繩子。雪麗薇奔了過去。

「您用這個幹什麼？」

「沒有什麼，表姊。」

「沒有什麼？」她說。「好！總是撒謊。您不會這樣的走到天堂裏去。您再去睡罷，您招涼了。」

她不再追問，退了出去，讓畢愛麗黛由於她這種寬仁而受到恐嚇的打擊。雪麗薇不發作，她反而突然決定去恐嚇上校和畢愛麗黛，去獲取信件，使這兩位欺騙她的情人驚訝。感覺到自己的危險，畢愛麗黛就用這兩封信來填厚她的胸衣，再用棉布把他們包好。

畢愛麗黛和布里古的愛情就這樣的結束了。

畢愛麗黛很高興她的朋友的決定，因為表姊的狐疑將要因為找不到根據而失敗。果然，雪麗薇花了三個夜間來轉動她的腿部，花了三個晚上來偵探無辜的上校，然而卻沒有看見他在畢愛麗黛房裏，也不在家裏，也不在外面，任何的東西都不能夠洩露他們的私通。她把畢愛麗黛送去懺悔，依照她的習慣，祈求上帝為着發掘這位女子心中的一切起見使她有偵探們和巴黎進口檢查處的檢查員們的智慧。她什麼也沒有發現。她的憤怒到達了人類感情的最高峯。如果畢愛麗黛在那裏的話，無疑的她要毫不留情的打她。在這樣器量小的一位女子方面，妒忌不僅是一種感情，而且更是一種職務。她活著，她覺得心臟跳動，她有從來所未有過的情緒：最輕微的彈動就可以使她驚醒，她聽着最輕微的聲音，她用一種黯淡的憂慮來觀察畢愛麗黛。

「這個小妖精真要殺死我啦！」她說。

雪麗薇施於表妹的苛刻到達了最為精細的殘酷的地步，使畢愛麗黛所處的可憐的環境更加惡化。可憐的小姑娘週期的發燒，她的頭痛病變成了不可忍受的。一星期之中，她給羅格郎家的熟客獻出了一副確會感

動過比較不殘暴的興趣的苦痛的臉孔；也許是在維納的指使之下，納路醫生一個多星期一直沒有來。雪麗薇所疑惑的上校生怕婚事不成，只給畢愛麗黛表示極乎輕微的關切。巴梯爾黛解釋說這位孩子的變遷是想得到的自然而無危險的病勢。最後，一個星期日的晚上，當畢愛麗黛留在高朋滿座的客廳裏的時候，她不能夠抵抗這麼多的苦痛，整個的昏絕了。第一個看見她昏絕的上校就去扶着她，把她帶到一張安樂椅上。

「她是故意的，」雪麗薇瞧着夏倍爾小姐和那些跟她一起遊戲的人們說。

「我的確告訴您令表妹病得很重，」上校說。

「她在您的懷抱裏倒是很安健的，」雪麗薇用一種可怕的微笑對上校說。

「上校說得對，」查爾慈倍夫夫人說，「您得請一位大夫來。今天早上在禮拜堂裏，走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在談論一目了然的洛蘭小姐的健康。」

「我死了，」畢愛麗黛說。

德斯方特里伊叫了雪麗薇，請她脫下表妹的袍子。雪麗薇一邊跑，一邊說：

「這是裝病！」

她脫下畢愛麗黛的袍子，她要去動畢愛麗黛的胸衣；這時候畢愛麗黛忽然有了超人的力量，她重新站了起來，嚷着說：

「不！我不要睡覺去。」

雪麗薇已經摸着胸衣，她的手已經在那裏感覺到有一紙張。她讓畢愛麗黛跑去，對大家說：

「好啦，你們說她是什麼病呢？這是假病！你們猜不透這個女孩子的邪惡。」

夜會之後，她留住維納，她生了氣，她要報復；當上校給她告辭的時候，她對他非常的無禮。上校對維納投去某一道一直刺進肚皮似乎在那裏畫下一顆子彈的地位的眼色。雪麗薇請求維納留住。當他們只有兩個人的時候，老小姐就對他說：

「絕不，我一輩子也不會嫁給上校！」

「您現在已經下了決心了，我也可以說話了。上校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和您的友誼是在我和他的交情之上。羅格郎曾經給我効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大勞。我是個好朋友，同時也是個難於和解的仇人。無疑的，一旦進了議院，人家就可以看出我會爬到什麼地步，羅格郎也可以變成我這樣子的收稅官……好罷，請您給我發誓不要告訴人家我們所談的話！」

雪麗薇做了一個肯定的記號。

「先說，這位上校是個打牌的專家。」

「啊！雪麗薇說。」

「如果沒有感情給他圈住的話，他說不定已經是法蘭西的元帥了，」律師接着說。「所以，他可以吞沒您的財產！但是他是一個深刻的人。您別相信夫婦們可以自由生孩子或是不生孩子；兒女是上帝所賜的，您知道您要遇到什麼情況。不，如果您要結婚的話，請您等我當議員，您也就可以嫁給將來的法院院長這位老德斯方特里伊。爲着報復起見，您無妨叫您弟弟娶查爾慈倍夫小姐，我負責徵求她的同意；她可以得到兩千佛郎的息金，您也可以和我一樣變成查爾慈倍夫家的聯盟者。請您相信，查爾慈倍夫家總有一天會因爲表兄弟姊妹的關係而支持我們。」

「古羅愛畢愛麗黛，」這是雪麗薇的回答。

「這是很可能的，」維納說，「並且在您死之後他很可能娶她哩。」

「打的真是一個好算盤，」她說。

「我已經告訴過您他是一位魔鬼一般的狡猾的人！您弟弟結婚，宣告您要繼續當小姐來把您的財產留給您的外甥外甥女們，您就可以一箭雙鵰的打倒了畢愛麗黛和古羅，您也可以看到他要給您做出什麼險色。」

「啊，真的！」老小姐叫了起來，「我抓住他們了。她得到店鋪裏去，什麼東西也沒有。她一個錢也沒有，她得跟我們一樣，她得做工！」

把他的計畫裝進雪麗薇的腦袋之後，維納就出去了；雪麗薇的頭腦是他所熟識的。這位老小姐最終得相信這種計畫是她自己的主意。維納在廣場上發現抽雪茄的上校在等着他。

「停住！」古羅對他說。「您把我崩毀了，但是在這崩毀之中卻有相當的石片足以埋死您的。」

「上校！」

「沒有什麼上校，我要給您苦頭吃；先說，您永遠也當不了議員……」

「上校！」

「我有十票，這選舉是依賴……」

「上校，請您聽我的！不只是因為雪麗薇嗎？我剛剛給您辯護過：她罵您，相信您給畢愛麗黛寫信，她看見過您半夜裏從家裏出來走到她的窗戶底下……」

「真發現得好！」

「她要叫她弟弟娶巴娣爾黛，把她的財產留給他們的兒女。」

「羅格郎也有嗎？」

「是的，維納說。但是我答應您給您找一個又年青又可愛的姑娘，帶有十五萬佛郎的息金。您瘋了嗎？我們可以互相傾軋嗎？雖然有我的辯護，事情還是轉過來對付您的，可是您不認識我。」

「好罷，大家應當互相認識，」上校接着說。「請您給我想法子在選舉前娶一個有五萬厄古的女人，不然的話，對不起。我不喜歡性情難合的人，您已經把整個的被窩拿走了。晚上好。」

「您瞧着罷，」維納說着，非常動情的握着上校的手。

早晨一點鐘左右，三個清脆而仿佛入微類似梟鳥的聲音就在廣場上回響着；畢愛麗黛在燒熱的睡夢中聽到這聲音，她一身流汗的爬了起來，開了她的窗戶，看見布里古，給他拋去了繫有她的一封信的絲線團。雪麗薇受到夜會所發生的事態和自己的猶豫不決的情意的刺激，她沒有睡覺；她以為是梟鳥的聲音。

「啊！真是不祥的鳥。但是，瞧！畢愛麗黛起來了，她有什麼事？」

聽見屋頂樓開窗戶的聲音，雪麗薇就飛也似的跑到自己的窗前，她聽到布里古的信紙沿着她的百葉窗的微觸的響音。她拉緊了短袖衣的紐子，輕捷的登樓到畢愛麗黛房子裏來，看見她在解開絲帶，取出信件。

「啊！您讓我發覺了，」老小姐一面嚷着，一面走到窗口來，看見布里古三脚做兩步的逃走了。「您給我這封信。」

「不，表姊，」畢愛麗黛說，她在青春的強烈的靈感和靈魂的支持之下動起了我們在一些絕望的民族中所崇拜的偉大的抵抗。

「啊！您不願意嗎？……」雪麗薇嚷着，朝着她的表妹面前走去，給她顯出一副滿充着憤恨的可怖的臉孔。

畢愛麗退了幾步，因而有時間讓她去把她的信拿在手中，她用一道不可征服的力量緊握着這封信。看到了這個動作，雪麗薇就用她那蟹螯一般的大手抓住了畢愛麗黛的白皙的纖手，要打開他。這是一個可怕的決鬥，一個無恥的抗爭，正如一切打擊人們的思想一樣，是上帝放在一切權威之外用以祕密聯繫一切不幸的人和上帝之間的唯一的寶庫。這兩個女人，一個是垂死的，一個是滿充着氣力的，兩個人互相的瞪視着。畢愛麗黛的眼睛給她的劊子手投去一道在美王菲力座前胸次接受天秤機器人的打擊的健兒會會員所發出而使美王菲力不能支持立刻離開這可怕的場所的同樣的眼色。這位帶有女人和妒忌者兩重人格的雪麗薇就用兇惡的目光來回答這富有吸力的眼色。一種可怖的寂寞統治着。布列顛女郎那緊握着的手指給她的表姊的企圖發出一個銅鐵一般的反抗。雪麗薇彎折着畢愛麗黛的臂膀，她極力想打開表姊的手指；然而沒有辦到，卻空空的把她的指甲插進肉中。最後，她瘋狂了，她把表姊的拳頭拉進自己的牙齒中間，想要咬斷表姊的手指，用苦痛來征服她。畢愛麗黛總用貞潔的眼色來挑戰。老小姐的憤怒到達了盲目的地步；她握住畢愛麗黛的臂膀，開始把這拳頭朝着窗戶的欄杆上打，朝着壁爐臺的雲母石上敲，正如人家要打破胡桃殼來吃胡桃肉一般。

「救命呀！救命呀！」畢愛麗黛喊叫着，「人家殺我啦！」

「噢！你叫，因為我發現你半夜裏跟一位情人在一起嗎？……」

她毫不留情的敲着。



『救命呀！』滿拳流血的畢愛麗黛喊叫着。

正在這個時候，門上有急迫的敲門聲。兩位同等疲憊的表姊妹都停止了戰鬥。

羅格郎醒來，心中不安，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他就起來跑到姊姊房子裏來，然而卻沒有看見她；他駭怕了，下了樓，開了門，幾乎被布里古和後面跟隨着的什麼鬼怪嚇倒了。這時刻雪麗薇的眼睛看見了畢愛麗黛的胸衣，她記得曾經在那裏感覺過紙張，她就像老虎一般的撲了過去，把這胸衣繞着拳頭紮，微笑的指給她看，好像一個伊拉克人把他的仇人來剝皮之前對他所發出的微笑一樣。

『啊！我死啦，』畢愛麗黛說着，跪在地下。『誰救我呀？』

『我！』一個白髮老嘔嚷着，給畢愛麗黛朝過有兩隻灰色眼睛在發亮的老爵士夫人的臉孔。

『啊，祖母！你來得太晚了，』可憐的孫女喊着，滿面流淚。

畢愛麗黛走去躺在床上，她已經沒有了力量，已經被這劇烈的爭鬪所給病人的打擊傷害了。龐大的乾枯的鬼怪就和媽媽抱小孩一般的把畢愛麗黛抱在懷裏，跟布里古一塊兒出去，沒有對雪麗薇說一句話，只用一個悲痛的眼色給她一個最爲嚴厲的斥責。這位布列顛裝束戴着黑呢短褂一般的風帽的貴婦的出現，加着可怕的布里古的伴當，使雪麗薇大爲驚駭；她以爲是看見了死神。老小姐下了樓，聽見開了門，發現自己是鼻子碰鼻子的遇着她的弟弟，羅格郎對她說：

「他們沒有殺死你嗎？」

「睡你的去罷，」雪麗薇說。「明天早上我們可以商量應當怎麼辦。」

她又重新躺在床上，打開了胸衣，讀了這兩封使她錯亂的布里古的信。她在極端不知所措的情況之下昏睡了，沒有疑惑她的行為所要給她發生的可怕的動作。

布里古給洛蘭寡婦寄去的信使她產生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喜悅，然而讀了這些信之後，卻使她紛亂。這位可憐的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因為沒有畢愛麗黛生活在她的身邊而要憂悲死去；她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認為已經丟了畢愛麗黛，為孫女的利益而犧牲自己。她有犧牲的觀念所支持激奮的一個永遠年青的心腸。她的老丈夫的唯一的快樂就是這個小孫女，他曾經憐惜過畢愛麗黛，任何的日子，他都在他身邊找到她。這是那些老年人所藉以生存而至於死的一種苦痛。每一個人都可以判斷這位隱居在救濟院中的老婦人聽到這個還發生在法蘭西的少見的動作時是如何的幸福。高林納公司主人高林納·佛蘭蘇——約瑟夫——失敗之後就跟他的子女一同到美洲去。他太傷心，他不能夠破了財沒有資金而在南特生活在破產所給他的苦惱之中。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四年之間，這位勇敢的商人就在他的兒女和忠實於他給他資本的賬房先生的援助之下勇敢的開始經營了另外的一個財富。異常的勤緊而成功的工作之後，第十一年年初，他又回到南特來居住，讓他的長子主持大西洋彼岸的公司。他在聖約克遇到了朋腦埃爾的洛蘭夫人，親眼看到受他犧牲的人之中的這位最不

幸的女人是如何的忍受着她的貧苦。

『上帝赦宥您！』老婦人說，『因為在我腳踏棺材邊的時候，您居然能够給我保證使我孫女幸福的方法；但是我，我卻永遠也沒有法子恢復我那可憐的男人的權益。』

高林納先生給他的債權人帶來以商業的利率來計算的差不多四萬二千佛郎的本息。其他的債權人都  
是活躍、富有而智慧的商人，他們能够自己維持；然而洛蘭一家的不幸在老高林納看來則是無可救藥的，他就  
答應老寡婦給她的丈夫恢復權益，只要這只是再多四萬佛郎的問題。當南特交易所聽到這客氣的補償的消  
息時，人家都願意在蓮納王家法庭的拘禁之前來接待高林納；但是這位商人卻拒絕這個榮譽的款待而聽從  
商法的嚴格的處分。所以，洛蘭夫人就在收到布里古的信件的前夜接到這四萬二千佛郎。寫收據的時候，她的  
第一句話就是：

『這末一來我就能够跟我的學愛麗黛生活在一起，把她嫁給這位可憐的布里古了，他能够用我的本錢  
去開發他的財富！』

她不能坐立，她激動，她要到普魯凡去。所以，當她讀了這些不幸的信件之後，她就和一位瘋子一般的跑到  
城裏去詢問到普魯凡去的迅速如電的辦法。當人家告訴她郵船的快捷的時候，她就登舟成行了。在巴黎，她坐  
了特羅瓦的車，她剛剛於十一點半來到佛拉比爾店裏，布里古看見了這位老布列顯婦人的憂悶的臉色就對

她簡單的說了幾句關於畢愛麗黛的情形，答應她馬上給她帶她的孫女來。這幾句話嚇壞了這位老祖母，她再不能夠忍耐，她就跑到廣場裏來。當畢愛麗黛喊救的時候，她的心所受到的打擊是和布里古的叫聲所給她的打擊同樣劇烈的。他們兩個人無疑的可以喚醒一切的居民，如果羅格郎爲着駭怕而不敢開門的話。小姑娘在絕境裏的喊叫給祖母產生了同樣的力量和驚懼，她一直把她親愛的畢愛麗黛帶到佛拉比爾店裏來，佛拉比爾的女人已經忙迫的替畢愛麗黛的祖母整理好布里古的房間。他們就把病人安放在這簡陋的居處裏面的那張好容易才鋪好的床上；她昏絕了，還緊握着她那受了傷，流了血而把手指插進肌肉的拳頭。布里古、佛拉比爾，他的女人和老婦人都靜靜的端詳着，大家都受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驚愕的侵蝕。

「爲什麼她的手出了血呢？」是祖母的第一句話。

畢愛麗黛被大爭鬪之後的困意所征服了，她知道已經脫了危險的地方，就放開了她的手指。布里古的信，好像是答語一般的出現了。

「人家要從她的手裏搶去我的信，」布里古說着，跪了下來，檢起了他給小女朋友所寫的那封叫她偷偷離開羅格郎家的信。他敬虔的吻着這位殉難者的手。

那時候有一件東西使木匠夫婦發抖，就是看見這位站在孫女床頭的鬼怪老洛蘭夫人。恐懼和仇恨就在鎖鑿於她那牙黃色的皮膚之間的成千的皺痕之中發出晶亮的光輝。蒙着散亂的灰髮的額頭洩露出一種神

聖的憤怒。她用行將就木的老年人的直覺重溫着畢愛麗黛的一生，這而且是在路上所想像的。她猜想到將要使她親愛的孫女致命的少女的病症！她那一雙被憂愁而脫落眉毛睫毛的白中帶灰的老眼艱澀的淌出了兩顆粗大的眼淚，形成了兩顆苦痛的結晶品，顯出了一個可怕的新鮮的顏色，漸漸的長大，從她那乾枯的雙頰上流了下來，而不潮溼他。

「他們給我殺死了她！」她終於握住雙手說。

她跪了下來，膝蓋在地板上敲了兩下響聲，無疑的她是給布列顛最有力的聖母聖奧萊·安娜許願。

「一個巴黎的醫生！」她對布里克說，「跑到巴黎去，布里克，去！」

她推了工匠的肩膀，用一種帝王的命令的姿勢推着他走。

「我成了，我的布里克；我有錢，瞧！」她叫他回來，嚷着說。

她解開了結繫胸前兩件短衣的線，取出了包裹四十二張鈔票的紙包，對他說：

「你要多少錢就拿去罷！請巴黎最好的醫生來。」

「請您留下罷，」佛拉比爾說，「他這時候換不了一張票；我有現錢，郵車快要從這裏經過，他可以找到一個位子；但是，他不是先請教馬爾登納大夫請他給我們介紹一位巴黎的醫生更好嗎？郵車一個鐘頭之後才來，我們還有時間哩。」

布里古叫醒了馬爾登納。他領着這位頗爲驚訝洛蘭小姐怎麼會跑在佛拉比爾家中的醫生。布里古給他解釋剛在羅格郎姊弟家裏所演出的一幕戲。一位情人在失望時所發出的冗長的敘述使醫生明白這幕家庭的悲劇，雖然他並沒有猜測這幕悲劇的可怕和他的範圍。馬爾登納給布里古開了名醫畢安倉·霍拉斯的地址；聽見郵車的聲響，布里古就和他的主人一同走了。馬爾登納先生坐着，他先診視垂在床外的手部的血斑和傷痕。

「這些傷痕絕不是她自己碰傷的！」他說。

「絕不是，我不幸把這女孩子付託給她，就是這位可怕的老小姐慘殺了這女孩子。」祖母說。「我可憐的畢愛麗黛嚷着：『救命啊！我死啦！』她的聲音簡直可以裂破一個劊子手的心臟。」

「但是爲些什麼事呢？」醫生一邊說着，一邊按着畢愛麗黛的脈管。「她病得很重，」他一邊接着說，一邊把一盞燈移近睡床。「啊！我們可不容易救活她，」看了她的臉色之後，他就這樣的說。「她應當是病得很重，我不懂得人家怎麼會不照顧她。」

「我的意思是，」祖母說，「是到法院去控告去。那兩個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家裏富有一萬二千佛郎息金硬把我的小孫女要了去的人，他們有權利讓我的孫女當廚房，做些她的氣力所不能做的粗事嗎？」

「他們難道不願意看見這些年青的少女所常有的需要細心看顧的病症嗎？這並且是很容易看出的病

症。」馬爾登納先生嚷着說。

佛拉比爾夫人拿來照視她的臉孔的燈光和鬪爭的反應所給她頭上產生的可怕的苦楚使畢愛麗黛醒來。

「啊！馬爾登納先生，我病得很重，」她用那婉轉的聲音說。

「您覺得什麼地方痛，我的小朋友？」醫生說。

「那個地方，」她指着頭頂左耳的上邊說。

「那裏有膿瘍！」醫生長時間的診察畢愛麗黛的頭部，詢問她的病痛之後，叫了起來說。「孩子，您得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們，讓我們能够醫治您。您的手爲什麼變成這個樣子？您不能够自己弄到這樣的傷痕。」

畢愛麗黛天真的述說她和表姊雪麗薇爭鬪的經過。

「讓她說罷，」醫生對祖母說，「您得知道一切的事。我等着巴黎的醫生來，我們可以聯合救濟醫院的外科主任醫生來診察：我覺得這病很嚴重。我就給您送一劑安神的藥品來，您可以給小姐吃，讓她睡覺：她需要安息。」

老布列顛婦人一個人留着看護她的孫女，她對孫女頌揚着她的威望，告訴她說自己有相當的錢財，够得他們三個人的開銷，答應她可以讓布里古跟她們生活在一起。可憐的孩子懺悔她的受難，她不知道要發生什

麼法律糾紛。這兩位無情而不知道什麼是家庭的物類的怪誕使老婦人發現了許多苦痛的世界，這世界和她的思想的距離正如初到美洲草野的旅人和該地的野蠻民族的風尚的隔阂一樣。祖母的來臨，確信將來能夠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能够富裕的生活，這些觀念之使畢愛麗黛的精神安息正如安神藥品之使她的肉體平靜一般。老婦人看守着孫女，吻着她的額頭，她的頭髮和她的手，正如諸位信女安葬耶穌時所給耶穌的接吻一般。

早晨九句鐘之後，馬爾登納先生就到院長家裏去，告訴他當夜雪麗薇和畢愛麗黛所演的一幕戲，又說到羅格郎弟弟對於他們的被後見人所加的一切的虐待，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苦楚，和這種虐待的結果所生的兩個致命的病症。院長派人去尋找奧夫萊法律公證人，畢愛麗黛的一位母系的親戚。

這時刻，維納派和迪芬派的鬭爭正到達了最高潮。羅格郎弟弟和他們的同黨在普魯凡所散布的那些關於甘夫人和銀行家迪葉的結合，關於迪芬夫人的父親（他們說他是一個騙子）的破產的謠言實在是劇烈的打擊着迪芬派的人物，因為這已經不是誹謗，而是咒罵了。這些瘡傷一直到達心坎的深處，劇烈的打擊着他們的要害。這些給羅格郎報告美麗的迪芬夫人和她的朋友們的笑話的人又同樣的給迪芬派傳述話語，使他們養成了仇恨之心，這仇恨之心從此又加上了政治的糾紛。那時代法蘭西的政黨精神所激動的強烈的憤恨（正如在普魯凡一樣）到處都是跟利益的侵佔，個人的爭鬪相聯繫的。每一派的人都極力的搜尋可以傷害對方的任何的機會。正如個人的自尊心一樣，黨派的怨恨甚至於透進了極乎微小的事情中，然而這微小的



事情卻往往是越弄越大的。全城的人都在熱望着某種爭鬪，要把他們擴張到政爭的最高峯。所以，院長就着準畢愛麗黛和羅格郎姊弟的糾紛是一種可以拿來攻擊、破壞、侮辱在羅格郎客廳中籌劃反對帝室、創辦反政府報紙的人物的工具。檢察官收到了通函。勒蘇爾先生，畢愛麗黛的代理保護人奧夫萊法律公證人和院長就在最大的祕密中跟馬爾登納先生研究着應行的步驟。馬爾登納先生負責請畢愛麗黛的祖母來給代理保護人控訴。代理保護人就要召集家庭會議，再以三位醫生的診斷爲武器先請求保護人的撤職。於是，這事情就可以鬧到法院裏來，勒蘇爾先生也就可以想方法用訓令的方式把這事情劃歸刑事的範圍。中午的時候，普魯凡全城的人都被羅格郎家中夜裏所發生的事情激蕩了。畢愛麗黛的喊救曾經很空泛的在廣場上讓人家聽見過，但是這些聲音並不繼續綿延，任何人也沒有起來；大家都只是互相詢問：

「您聽見夜裏一點鐘左右的聲音和喊叫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傳說和批評就簡簡單單的放大了這幕可怕的慘劇，一大羣的人都聚集在佛拉比爾店前，大家都詢問他關於這事情的經過；勇敢的木匠給他們描寫小姑娘到來時那種滿拳流血手指破裂的情景。下午一點鐘左右，畢安倉醫生的郵轎和後面跟着的布里古一同停在佛拉比爾的門前，佛拉比爾的女人就到救濟醫院去通知馬爾登納先生和外科主任。城中人衆的傳聞就這樣的得到了一個證據。大家都責難羅格郎姊弟有意的虐待他們的表妹，把她弄到有生命之虞的地步。這消息傳到了法院裏的維納耳中，他立刻離開法院到羅格郎姊弟

家裏來。羅格郎和他的姊姊剛吃完早飯。雪麗薇不敢對她弟弟說夜裏的不幸的事故，她讓人家詢問而不加以回答，只是說：『這不關你的事。』她在廚房和飯廳之間走來走去，避免談論。當維納來的時候，她只一個人單獨的留在那裏。

「您不知道剛發生的事情嗎？」律師說。

「不知道，」雪麗薇說。

「關於畢愛麗黛的事情，人家要跟您打官司，告您損傷身體的刑事罪。」

「刑事罪！」突如其來的羅格郎說。「爲什麼？怎麼回事？」

「總之，」律師瞧着雪麗薇說，「請您一字不瞞的告訴我夜裏所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在上帝面前說話一樣，因爲人家說您打斷了畢愛麗黛的拳頭。」

雪麗薇臉發灰白，不禁發起抖來。

「所以總有些緣故罷？」維納說。

羅格郎小姐敘述了這幕景象，想要替自己辯護；但是，在維納的追問之下，她承認了這可怕的爭鬪的嚴重性。

「如果您只打破了她的手指，您只須到警察局的感化院去；但是如果是斷了她的手的話，您就得到重罪

裁判所去；迪芬一派的人一定要用盡方法讓您到這地步。」

雪麗薇嚇得半死，她承認自己的嫉妒，並且更不幸的是她的狐疑完全錯誤。

「這官司可真不得了！」維納說。「您和令弟都要因此而滅亡；就是打勝了官司，許多人都都要拋棄您。如果您打不勝的話，您得離開普魯凡。」

「噢！親愛的維納先生，您是一個大律師，」驚惶的羅格郎說，「請您指教我們，請您救救我們罷！」

巧妙的維納律師就給這兩位傻子送來最大的恐怖，他肯定的宣稱查爾慈倍夫夫人跟查爾慈倍夫小姐不願意再到他們家裏來。被這兩位貴婦所攢棄，這是一個極乎可怕的判罪。最終，一小時的巧妙示威之後，他就讓他們認識：要使維納拯救羅格郎姊弟，就得讓全普魯凡人的眼睛看出爲他們防衛的一個重要的力量。所以當天晚間，大家就宣告了羅格郎和查爾慈倍夫小姐的婚姻。教堂的結婚證書就要於星期日公布。婚約馬上就在古爾南家裏起草完畢，羅格郎小姐在考慮這個聯姻的用處中也贊同願意以生前處分的贈與方式把她自己的財產權讓給她的弟弟。維納使羅格郎和他的姊姊明白這種婚約必得說是已經在這事故之前兩三天訂好，因而能夠讓查爾慈倍夫夫人母女避免羣衆的批評，繼續到他們家裏來。

「請簽這個婚約，我可以負責給你們拔除這樁事情的麻煩，」律師說。「當然這一定是一種艱苦的爭鬭，但是我要全力參戰，而我也已經給你們盡過力。」

「啊，是的！」羅格郎說。

十一點半的時候，律師已經得到訂立婚約和周旋法庭的全權。中午的時候，法院院長收到了維納的紙狀，請求急速審判布里古和洛蘭寡婦自保護人家中拐走未成年人的洛蘭小姐的案件，他不禁楞住了。大膽的維納就這樣站在挑戰者的立場，把羅格郎安放在無罪的地位中。他在法院裏就是用這種腔調來說話的。院長規定下午四句鐘審問各造。我們也用不着來說明普魯凡的人衆是如何的受到這些事態的奮激。院長知道三位醫生的診察下午三句鐘可以完畢；他希望那位替老祖母辯護的代理保護人能够帶這張診斷書當武器來出庭。羅格郎和查爾慈倍夫·巴娣爾黛小姐的婚姻的宣告跟雪麗薇在這婚約之中所有的讓步忽然使兩個人憎恨；夏倍爾小姐和上校，因為這把他們的希望消滅了。夏倍爾·西勒斯黛和上校都還特別親密的跟羅格郎來往，然而目的卻是要更加準確的毀壞他們。所以，當馬爾登納先生宣布兩位雜貨商人的可憐的犧牲品頭上有膿瘍之後，西勒斯黛和上校就說到晚上雪麗薇強制學愛麗黛離開客廳時學愛麗黛自己所受的傷，說到羅格郎小姐的殘暴而野蠻的喊叫。他們敘述着這位老小姐對於她那病痛的被後見人所加的無情。所以，家裏的朋友們都是在表面替雪麗薇姊弟辯護中來欽仰他們的大錯。維納預先看到這風波；但是羅格郎姊弟的財富就要立刻歸於查爾慈倍夫小姐，他也自許能够在幾星期之內看着她住在這廣場上的大廈中，跟她一同的統治普魯凡，因為他已經想到要以他的野心為契機來跟布拉奧泰家合流。自中午到四點鐘之間，迪芬派的一切

女人，迦爾錫蘭夫婦，格賓夫婦，儒里亞爾夫婦，迦拉爾頓，桂納，縣長夫人都派人去打聽洛蘭小姐的消息。畢愛麗黛一點兒也不知道城裏人因為她而生的騷動。在她的劇痛中，她極力的感覺着一種不可磨滅的快樂，因為她能够生活在她的感情對象，祖母和布里古的旁邊。布里古老是眼中流淚，祖母則阿諛她的親愛的孫女。上帝知道老祖母到底是否赦免三位醫生沒有敘述她從畢愛麗黛口中所聽到的那些關於羅格郎姊弟的虐待的情形。畢安倉·霍拉斯用激烈的言辭表達他的憤怒。他憤慨這種野蠻的動作，他堅持認為應當請求本城的其他醫生前來診視，特別請羅格郎姊弟的朋友納路先生來，讓他來批駁診斷書（如果有這必要的話），不幸得很，這診斷書卻全體一致的通過了。納路已經犯有使畢愛麗黛外祖母憂愁病逝的罪名，他的地位是很危險的，剛剛好可以讓狡猾的馬爾登納來利用，馬爾登納頗為欣喜能够壓倒羅格郎姊弟，以此而損害他的反對派納路先生。這診斷書也是法院所引用的一張文據，我們也用不着來抄錄他的內容。如果莫利哀的醫學名詞不大清楚的話，近代的醫學對於這一方面都是進步的，明晰的，所以關於畢愛麗黛的病症的解釋雖然是自然而共知的，卻是駭人聽聞的。

這張診斷書並且是切實的，是畢安倉·霍拉斯這麼著名的醫生所簽字的。審查文據之後，院長還留在他的座上，他看見畢愛麗黛的祖母，跟着有奧夫萊先生，布里古，還有一大羣的人衆。維納只有一個人。道對照反映出庭審的情形，一大羣好奇的人都加入了旁聽的席上。邊穿着律師法衣的維納臉孔冰冷的朝着院長，緣眼睛

上架着他的眼鏡；然後，他就用他那尖銳而健訟的音調說着外來的生人是如何的夜裏偷進羅格郎先生和羅格郎小姐的家從那裏架走了未成年的洛蘭小姐。保護人應當有權力，他追索他的被後見人。奧夫萊先生以代理保護人的資格起立，請求發言權。

「如果院長先生，」他說，「如果院長要看一看巴黎的一位最有學識的醫生和普魯凡所有的內外科醫生所發的診斷書的話，他就可以懂得羅格郎先生的追索是如何的無稽，未成年的小姐的祖母是用那一種嚴厲的動機立刻從她的劊子手裏奪回這位小姐的事實是這樣：一位從巴黎立刻請來的著名的醫生和本城的一切的醫生全體一致商議的診斷書認為這位深受羅格郎先生和羅格郎小姐的虐待的未成年的小姑娘已經是在致命的狀況之下。根據法律，我們將於最短時期之內召集家庭會議，研討到底是否要廢除她的舊保護人的資格。我們請求這位未成年的小姑娘不必回到她的保護人家裏去，把她交給院長先生所指定的家屬。」

維納要答辯，他說這張診斷書必須拿給他看，因而能够回駁。

「不能够拿給維納先生看，」院長嚴厲的說，「但是也許可以拿給檢察官看。案件已經知道清楚了。」

院長在訴狀後面寫了下面的一段批語：

「案據本市全體醫士及巴黎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畢安倉醫生之共同診斷書，保護人羅格郎所追索之

洛蘭小姐確以保護人姊第二人之虐待及其強迫之苦工而身生重病，該未成年被後見人於代理保護人所宣稱之家庭會議召集前不得重入現任保護人戶籍，而須轉籍代理保護人戶內；再據諸位醫士之診斷書，該未成年被後見人確以遭遇兇毆身受重傷，令普魯魯救濟醫院內科主任並外科主任前往治療；如虐待乃係恆常者，本院長則當保留一切刑事之措置，而不顧代理保護人奧夫萊所提之民事處分。此批。」

這段可怕的批語是由迪芬院長用高憤而易解的聲音念出來的。

「爲什麼不馬上就判濫刑？」維納說。「並且這樣的聲調只是爲着一位和小木匠私通的女孩子而發出來的！如果事情是這麼辦的話，」他傲慢的說，「我們就要以合法的避嫌請求改派審判官。」

維納離開了法院，到他那一派的主要機關去解釋羅格郎的地位，他說羅格郎並沒有給他的表妹加以一彈指的傷打，認爲法院在羅格郎身上所看到的多半是普魯魯的選舉，小部分才是畢愛麗黛的問題。

根據他的話，迪芬派就是小題大作了。一隻小老鼠分婉一座大山岳，雪麗薇是位十分聰明和敬虔的女人，她發現弟弟的被後見人和一位名叫布里古的小木匠私通。這個壞蛋知道清楚這位小姑娘將要得到她的祖母的一筆財產，他要引誘她。（維納居然敢說「引誘！」）手中握有洩露小姑娘的邪惡的信件的羅格郎小姐就並沒有迪芬派所要使人相信的那樣的值得斥責。她是因爲要奪取一封信而行強的（他甚至於解釋說：布

列顯的拗執的性格使雪麗激動怒來奪取這封信，爲什麼人家要責罵羅格呢？

於是，律師就把這場官司變成黨派的問題，他知道給他加上政治的色彩。所以，自從這一晚之後，也就絮說紛紜了。

「誰沒有聽見過一隻鐘只有一個聲音，」聰明的人們這樣說，「你們聽見維納說話嗎？維納解釋得很對。」大家認爲佛拉比爾家並不是畢愛麗黛所能居留的，因爲吵鬧的聲音可以使病人頭痛。所以，移居到代理保護人家裏的舉動不但有法律手續上的必要，就是在醫道方面也是急切的。這移居是在極端細密的準備下進行的，因爲要他產生一個大效果。人家把畢愛麗黛安放在一張鋪有厚褥的昇床上，兩個男人撐着床，後面有一位一邊手拿一隻以太瓶的灰衣女修士跟着走，女修士之後則有祖母布里古、奧夫萊夫人和她的女僕。窗口和門前堆滿了許許多多的人，大家都在參觀這儀仗的經過，當然，畢愛麗黛的病狀，她那死人一般的蒼白的顏色，這一切都給反對羅格一派的人增加了許多的力量。奧夫萊夫婦要給全城的人證明院長的批語如何的合理。畢愛麗黛和她的祖母就住在奧夫萊家的第三層樓。法律公證人夫婦是以最大的耗費來招待她們的，他們大爲排場。畢愛麗黛有她的祖母當看護，那天晚上，馬爾登納先生就同外科醫生一塊兒來看她。

自從這一晚上之後，各地方都開始放大其詞的傳說着。羅格郎姊弟的客廳裏滿堆着客人。維納已經爲這問題發動了自由黨。查爾慈偕夫母女二人在羅格郎家中進膳，因爲晚上得在那裏簽訂婚約。早上維納已經派



人到城裏去張貼布告。他把畢愛麗黛的事情當做不關重要的小事來看待。他說，如果普魯凡的法庭特別注重這官司的話，王家法院總會了解事實的經過，奧夫萊夫婦在打這官司之前也得再三考慮。羅格郎和查爾慈倍夫家的聯姻在某一部分人眼中確有極大的影響。在他們看來，羅格郎姊弟是雪一般的潔白，畢愛麗黛則是非常邪惡的小姑娘，在他們懷中重新活躍的蛇類。在迪芬夫人客廳裏，人家都在報復着兩年來維納派給他們所加的可恨的咒罵。羅格郎姊弟是怪物，他們要到重罪裁判所去。在廣場上，畢愛麗黛是健康的；在高城裏，她是確實死去了的；在羅格郎家裏，她是拳頭受搔傷的；在迪芬夫人家裏，她是破了手指的，人家要斫斷她的一隻手指。第二天，普魯凡新聞登了一篇非常巧妙的文章，非常婉轉而滲有法律考究的傑作；在這篇文章裏，羅格郎已經沒有什麼責任了。兩天之後才刊行的蜂筒報，不能夠不冒着大不韙而加以回答；他只回答說這一類的事情最好是讓法庭來解決。

家庭會議是由普魯凡省的仲裁審判員組織的，他是會議的合法議長；議員之中第一是羅格郎和兩位奧夫萊先生，最近的親屬；其次是施浦萊先生，畢愛麗黛的外祖母的外甥。另外還有畢愛麗黛的懺悔師夏倍爾先生和古羅上校，因為上校常常自認為是洛爾少校的朋友。人家頗為稱許仲裁審判員的大公無私，因為他把普魯凡人共認為是羅格郎友好的夏倍爾先生跟古羅上校都請來參加家庭會議。羅格郎所處的地位是惡劣的，他要求維納律師列席。由於這個舉動（這當然是維納的指使），羅格郎居然能夠得到家庭會議延期於十

二月底舉行的結果，那時候，院長先生和院長夫人都要因為國會的召集到巴黎的羅甘夫人家裏去居住，內閣派於是就沒有他們的領袖。維納已經暗中會通了好好先生德斯方特里伊（刑事審判員），如果事情要依照院長的企圖轉為刑事的性質的話，維納在家庭會議之前辯護了三個鐘頭；他說到布里古和畢愛麗黛的私通，因而去辯解羅格郎小姐的嚴厲的合法；他指出保護人是如何自然的讓一位女人來管束他的被後見人；他的立足點是：他的主顧並沒有參預雪麗薇所加在畢愛麗黛身上的教育方式。不論維納如何的強辯，家庭會議還是全體通過取消羅格郎的保護人資格。大家推舉奧夫萊先生為保護人，施浦萊先生為代理保護人。家庭會議又聽取女僕阿娣爾的意見，她攻擊她的舊主人和舊主婦；又聽取夏倍爾小姐的敘述，她說到全體都聽見的畢愛麗黛自己受傷時羅格郎小姐所發的殘暴的罵聲，又說到查爾慈倍夫人對於畢愛麗黛的健康所加的觀察。布里古拿出他所收到的畢愛麗黛的信，證明他們之間的純潔的關係。他指明說未成年被後見人所有的可憐的境況都是保護人加看顧的結果，被後見人的一切都是保護人的責任。畢愛麗黛的病是一切的人所知道的，甚至於城裏和家中毫無關係的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就控告羅格郎虐待，事情要變成公開的。

在維納的指使之下，羅格郎表示不服法院所規定的家庭會議的議案。因為洛蘭·畢愛麗黛病勢沉重，檢察官也就出來干涉了。這個怪案的判決雖然是立刻成立的，然而卻一直等到一八二八年三月才成為有效。

那時候人家正在慶祝羅格郎和查爾慈倍夫小姐的結婚。雪麗薇住在第三層樓上，大家在那裏排布清楚，

讓她安居。查爾慈倍夫夫人也住在這一樓上，因為第二層樓整個的留給羅格郎夫人。從此之後，美麗的羅格郎夫人就取了迪芬夫人的地位。這結婚的影響非常之大。人家不再到雪麗薇小姐的客廳，而到美麗的羅格郎夫人的房裏來。

在岳母和迪葉儒僧兩位保王黨銀行家的支援之下，迪芬院長得着機會到司法部去工作。他是中央派一個最出色的演說家，當了賽納的初審法庭的審判官。他又使他的外甥勒蘇爾當了普魯凡法院的院長。這任命使德斯方特里伊審判員大為寒心，他永遠是考古家而比任何時候都更顯得是候補審判員。司法大臣派了他的一位羽翼來代替蘇爾。所以迪芬的高陞在普魯凡的法院裏並沒有任何的影響。維納非常巧妙的利用這環境。他總是對普魯凡的人衆說他們是當了狡猾的迪芬夫人的高陞的階梯。院長是給他的朋友們開玩笑的。迪芬夫人心裏頭是輕蔑普魯凡的，她永遠不會再回來。老迪芬先生死了，他的兒子承繼了費伊的地產，把他在高城的那所房子賣給儒里亞爾先生。這賣房一事證明他如何的沒有重回普魯凡的打算。維納說得對。維納是一位先知。這些事情對於有關羅格郎保護人資格的一場官司有極大的影響。

所以，這兩位愚笨的暴君所加在畢愛麗黛身上的殘暴的虐待，這產生了使馬爾登納先生經過畢安倉的同意而決定錐骨的醫學結果的虐待，這可怕的慘劇卻在官司方面陷進了烏煙瘴氣的境地裏，就是法院裏所謂的「形式」。這官司墮入了法律手續的延擱和不可清理的亂網中，被可恨的律師的曖昧的語言所停頓了。

然而，被毀謗的畢愛麗黛卻漸漸的萎弱，輾轉於醫學界所認識的最難堪的苦痛之中。沒有回來重述她的病房狀況之前，我們不是應當先來解釋這些簡單輿論的改變和法律手續的遲慢嗎？

馬爾登納先生和奧夫萊一家不久就被畢愛麗黛的可敬的性格和老布列顛婦人所感動了。這位老婦人的情緒、思想和態度都帶有古羅馬時代的色彩。這位馬勒的年老貴婦正像布魯達爾克的婦女。醫生要跟死神爭鬥，因為自從第一天起，巴黎的醫生和外省的醫生都已經承認畢愛麗黛難於救治。醫生是由畢愛麗黛的青春來支持的；在醫生和罪惡之間有一種只有醫生們才認得出來的奮鬥，這奮鬥的成功不能夠從市價或病人身上得到賞賜，她有一種良心上的甘美的滿足，他有一種藝術家自信產生傑作時所有的那種理想而不可征服的勝利的滿足。醫生之致力於「善」，正如藝術家之致力於「美」，他被我們所謂的一種美德的可貴的情緒所激動。這每日的爭鬥使這位外省的人物消滅了維納派和迪芬派的鬭爭而生的卑劣的憤恨，正如那些頭對頭互相研究征服大困難的人們一樣。

馬爾登納先生最初是想在巴黎行醫的，但是因為都城的極度的活動，病人的駭人的數目和危症的衆多而給醫生產生的無情卻驚嚇了他那慈祥而慣於外省生活的心靈。他並且是在可愛的故鄉的肩輓之下。於是，他就回到普魯凡來，在那裏結婚，在那裏住家，用情的治療有如一家人的居民的疾病。在畢愛麗黛患病的整個時間中，他總是極力想方法來避免談論這位女病人。當每一個人問到這位可憐小姑娘的消息時，他總是拒絕

加以回答，這拒絕是極明顯的，結果大家也都不再問他這問題了。在他看來，畢愛麗黛正是她所應當變成的那個樣子，她是一首滿充着苦痛情調的神祕的深刻的詩歌，正如他在醫生的存在中所找到的一樣。他對於這位脆弱的少女有一種祕密的崇拜，是他不願意加在任何其他的人身上的。

醫生對於女病人所生的情感，正如其他一切的情感一樣，就傳染到奧夫萊先生和奧夫萊夫人身上來。畢愛麗黛住在他們家裏的時期，這家裏的空氣都是溫和的，清靜的。前時跟畢愛麗黛玩得非常有趣的孩子們大抵都用兒童的韻致互相商議不要吵鬧，不要囉唆。他們都認為清靜是光榮，因為畢愛麗黛病了。奧夫萊先生的住宅座落在高城舊宮的廢墟底下，建築在舊堡壘的崩毀所變來的一塊空地的旁邊。住民可以從那裏一邊在一個大牆圍繞的菓園裏散步，一邊觀看溪谷，再從溪谷俯視全城。其他房屋的瓦頂正好接着這菓園圍牆的外面的牆飾。沿着這塊土臺有一條小徑，一直通到奧夫萊先生的書房的那扇開至地面的窗口。在小徑的末端栽有一叢葡萄樹和一棵無花菓，下面是一張圓棹，一張凳子和一些漆成綠色的椅子。畢愛麗黛的房子就是她的新保護人的書房的上頭的一間。洛蘭夫人就睡在她的孫女旁邊一張行軍床上。畢愛麗黛可以從她的窗口看到偉大的普魯凡溪谷，這是她好容易才認識的；她在羅格郎的監獄裏很少出門。天氣好的時候，她喜歡挽着祖母的手臂一直散步到這叢葡萄樹旁邊來。什麼也不再幹的布里古每天三次來聽他的小女朋友，他被一道使他沉靜的悲哀所侵蝕了；他用獵狗一樣的精細來窺伺馬爾登納先生，他老是跟着他，和他一塊兒出去。您很難

想像每一個人都是如何的發瘋於這位可愛的小女病人。沉醉於苦楚之中，祖母隱藏着她的憂愁，她給她的孫女呈露出她在朋腦埃爾時所有的臉孔。在她有意的自尋幻覺中，她給畢愛麗黛裝束，給她戴上初來普魯凡時所戴的帽子。這末一來，這位年青的姑娘在她看來就更像她的本來面目了。顯得非常的好看，臉上圍繞着帶有花邊的細麻的圓頂。和餅乾一樣白暫的頭部，帶有苦痛所生的深思印象的面額，疾病所印的衰瘦的臉紋的貞潔，眼神的遲鈍，不時不時的目光的呆定，這一切的一切都使畢愛麗黛變成一個偉大的悲哀的塑像。所以，人家是用一種過度的信仰來看這位女孩子的。人家看她是這樣的甘美，這樣的溫柔，這樣的可愛！馬爾登納夫人把她的鋼琴送到她的妹妹奧夫萊夫人家裏來，想要藉此來消遣畢愛麗黛，因為音樂使她心醉。看她一面在靜仰雙眸傾聽一曲魏伯爾，一曲貝多芬，或是一曲赫羅特，一面在惋惜生命的虛度，這簡直就是一首詩。柏魯教士和夏倍爾先生是她的兩個宗教安慰者，他們都欽佩她的敬虔的忍耐。死神在羣衆之中特別給年青男女塗上紅色而表現的貞潔，這正如森林中的幼樹一樣，難道不是哲學家 and 旁觀者所覺得特異而尊貴的事實嗎？誰看到這一種高貴的死亡，誰也不會繼續或變成一個疑神論者。這一類人物所發出的是天香一般的氣味，他們的眼色說出上帝，他們的聲音就是在最不緊要的演說中也是流利的，並且往往跟聖神的樂器一樣表露出將來的秘密！當馬爾登納先生稱賀畢愛麗黛說完一句奇難的格言時，這位天使就在一切的人面前瞞了幾眼，說：

「我希望活着，親愛的馬爾登納先生，這多半不是因為我自己，而是因為我的祖母，因為布里古，因為你們

這一班要悲傷我的死的人。」

十一月的一個好天氣，她第一次出去散步，全家的人都陪着她，奧夫萊夫人還問她是否太累。她忽然說：

「現在我並沒有其他的苦痛了，我只有上帝所賜給我的苦痛，我能够忍受。在得到人家的疼愛的幸福中，我找到了忍受苦痛的力量。」

這是她曲折的提到她在羅格郎弟弟家裏所受到的可怕的暴虐的唯一的一次；她向來沒有說到這問題，這些回憶是極難堪的，誰也不敢提及。

「親愛的奧夫萊夫人，」一天中午，她在土臺上眺望着閃爍在美麗的太陽所照耀的紅黃色的秋光之下的溪谷，她就這樣的說，「在您家裏瞑目，這給我的幸福要比三年來我所有的幸福還要大。」

奧夫萊夫人瞧了瞧她的姊姊馬爾登納夫人，朝着她的耳朵對她說：

「她簡直是情海的過來人！」

事實上，畢愛麗黛的音調和她的目光是給她的話語加上一個難以形容的價值。

馬爾登納先生給畢安倉醫生寫信，他不敢沒有得到畢安倉的許諾而嘗試一種危險的治療。最初他希望使畢愛麗黛有正常的月信，然後再使頭部的膿瘍從耳朵裏引導流出。畢愛麗黛越苦痛，他就有越多的希望。關於第一點，他居然得到相當的成功，並且已經是一個極大的勝利。畢愛麗黛的胃口居然恢復了幾天，她居然能

够吃一些一向她的病症不讓她吃的硬性的飯菜；她的臉色改變了，但是頭部的病狀卻是可怕的。所以馬爾登納醫生就請他的顧問大醫生來。畢安倉來了，他在普魯凡住了兩天，決定施行手術；他幫助可憐的馬爾登納的一切的劬勞，親身去請著名的德斯布蘭。所以這手術是由古今一人的最偉大的外科醫生來動手的；但是這位可怕的預言家，當他跟他最得意的門生畢安倉一同走出的時候，卻對馬爾登納說：

『您只能夠用神跡來救治她。正如霍拉斯所告訴您的一樣，骨疽已經開始了。在她這樣的年紀，骨頭還是很軟弱的。』

手術是於一八二八年三月初舉行的。這整整一個月之中，被畢安倉的極度的苦楚所驚嚇的馬爾登納先生跑了好幾趟巴黎；他到那裏去請教德斯布蘭和畢安倉，甚至於給他們建議舉行一種類似夾碎脫石術的手術，在頭裏放上一個空心器，幫助灌進一種強烈的藥劑，去阻止骨疽的發展。大膽的德斯布蘭卻不敢進行這種外科的治療，這是馬爾登納失望時所想像的醫病方法。所以，當這位醫生最後一次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他只給朋友們呈露出憂愁的神色。他終於在一個悲痛的晚上對奧夫萊家裏人，洛蘭夫人，懺悔師和布里古等等宣稱說：科學已經不能夠救治畢安倉，她的拯救已經是操在上帝一個人的手中了。全場的人大為驚懼。祖母許了一個願，請求本堂教士每日早晨在畢安倉沒有起來之前念一回彌撒，她和布里古都要參加這祈禱。

官司進行着。羅格郎的犧牲品垂死的時候，維納正在法庭上誹謗她。法院認可家庭會議的決定，律師卻立



刻提出上訴。新的檢察官寫了一張公訴狀，決定了預審。羅格郎和他的姊姊不得不請人作保免得送進監牢。審必須問話畢愛麗黛。當德斯方特里伊先生到奧夫萊家裏來的時候，畢愛麗黛已經入了彌留狀態了，懺悔師就在她的床頭，預備給她舉行臨終彌撒。就在這個時刻她甚至於還請求全家的人赦免她的表哥和她的表姊，正如她自己赦免他們一樣，她用可敬的態度說：這一類的事情只有上帝一個人可以判斷。

「祖母，」她說，「請你把你的一切財產都留給布里古」（布里古聽了不覺滿面流淚。）「再，」畢愛麗黛繼續着說，「再給阿娣爾一千佛郎，她會偷偷的用湯婆子給我烘被，如果她不是離開表姊表哥的家，我還不至於活不了……」

這小天使就在燦爛的復活節星期二早晨三點鐘的時候結束了她的苦痛。勇敢的祖母要跟牧師們一同於夜裏看守尸體，她用粗硬的老手給她縫在殮屍布裏。傍晚的時分，布里古離開奧夫萊家，下山到佛拉比爾店裏來。

「可憐的孩子，我用不着來問你消息，」木匠問他。

「佛拉比爾伯伯，是的，她算完了，但是我卻還沒有完。」

工人用憂鬱而伶俐的目光瞧了臘店裏的一切木料。

「我懂得你，布里古，」老實的佛拉比爾說，「臘，這是你所需要的。」

他就指布里古看一些兩寸厚的橡樹木板。

「不必幫助我，佛拉比爾先生，」布列顛人說：「我要一個人自己做。」

布里古整夜的刨削着，修飾畢愛麗的棺材。好幾次了，他一推動他的刨削器就削起了一塊被眼淚所潮溼的木片。老實的佛拉比爾抽着煙，瞧他工作。當他的工頭釘好這四塊木板的時候，他只對他說這兩句話：

「你得偷偷的做棺材蓋：因為這末一來，她的可憐的親人就聽不見釘棺材的聲音……」

天亮的時刻，布里古出去尋找給這棺材裝擲的必要的鉛板。非常的巧，這鉛板的價錢正好和當年他贈給畢愛麗從南特到普魯凡去的川資的數目相等。忍痛給幼年女伴製棺，用一切的回憶來包裹這幾塊木板的布列顛勇士就不能夠完成這工程了：他慚了，不能夠拿這些鉛板來；鉛工跟着他，答應跟他一塊兒去，入殮的時候替他銜接第四塊鉛板。布列顛工人燒燬了他的刨削器和其他的一切器具。他跟佛拉比爾算了賬，告別了。這位可憐的孩子所有的英勇的舉動，正如祖母一樣，都是要給畢愛麗貢獻上最後的効勞，這使他參加了揭發羅格郎姊弟的暴虐的難得的幕景。

布里古和鉛工相當準時的到奧夫萊先生家裏來用他們的粗暴的力量去解決一個可怕而污穢的法律問題。滿堆着人衆的停屍室給這兩位工人呈露出一個奇異的幕景。羅格郎姊弟醜陋的站在犧牲者的屍體旁邊，好像要在死後再給她苦頭吃似的。這可憐的美麗的屍體就躺臥在祖母的行軍床上。畢愛麗閉着

雙眸，蒙着頭髮，她的身體縫在一塊大棉布的被單裏。

老洛蘭夫人就在這床前，頭髮蓬亂，兩手垂直，臉色發火的跪在地下，嚷着：

「不，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床脚上是保護人奧夫萊先生、柏魯教士和夏倍爾先生。蠟燭還在點着。

祖母前面是救濟醫院的外科醫士和納路先生，後面是狠惡而溫和的維納。另外有一位執達吏。救濟醫院的外科醫士穿着一件解剖衣，他的一位助手給他打開了他的醫具箱，給他遞過了一把解剖刀。

布里古和鉛工放下棺材；這聲音驚破了這個幕景，因為走在前面的布里古看見哭泣的祖母的悲痛不禁大為感動了。

「怎末回事？」布里古問着，站在祖母的身邊，癡癡的握着一把他所帶來的鑿子。

「是，」老婦人說，「是，布里古，是這些人要跟生前一樣的在她死後來剖開我孫女的身體，破裂她的腦袋，剖開她的心臟。」

「誰？」布里古大喝一聲，他的音調可以震破法院人員的耳鼓。

「羅格郎姊弟。」

「誓殺此仇……」

「慢點，布里古……」奧夫萊先生看見這位布列顛人舉起鑿子，就這樣的說。

「奧夫萊先生，」和死去的女郎一樣蒼白的布里古說，「我聽您的話，因為您是奧夫萊先生；但是這會見我卻不聽……」

「不聽法律嗎？」奧夫萊說。

「世界上還有法律嗎？」布列顛人大聲疾呼。「法律，這就是法律！」他說着，用在陽光之下閃爍的鑿子威嚇律師、外科醫生和執達吏。

「朋友，」教士說，「法律手續是羅格郎先生的律師所請求的，羅格郎先生被人嚴重的控告，我們不能夠拒絕被告應用辯護的方法。依據羅格郎先生的律師的說法，如果這位可憐的孩子是因為頭部的積膿而死的話，她的舊保護人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因為這證明畢愛麗黛好久以來早就隱瞞着她自己所受的傷……」

「够了！」布里古說。

「我的主僱……」維納說。

「你的主僱，」布列顛人叫了起來，「他要到地獄去，我也要到斷頭臺去；因為，如果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要故意觸動你的主僱所殺死的女孩子的話，如果醫生不把醫具收起的話，我就乾乾脆脆的殺死他。」

「造反了，」維納說，「我們告訴審判官去。」

五位客人就退了回去。

「噢，我的孩子，」老婦人站了起來，跳上抱着布利古的頸項說，「咱們趕快下葬罷，他們還要來哩……」  
「封上了鉛板，」鉛工說，「他們也許就不敢再搗亂了。」

奧夫萊先生跑到他的妹夫勒蘇爾先生家裏去想方法來疏通這樁事。維納並不希望其他的。畢愛麗黛一死，這個尚未判決的關於保護權的官司也就消除了，任何人也不會再利用他來贊同或是反對羅格郎弟弟問題是永遠不能解決的。所以，狡猾的維納早就看到他的訟狀所能產生的結果。

中午時分，德斯方特里伊先生依照關於羅格郎案件的訓令給法院呈上報告書，法院也就發表了極具理由的「無從追究」的判決。

羅格郎不敢參加全城人士都出席的下葬典禮。維納本來想要拉他去，但是前時的雜貨商人卻只怕激起公憤。

看見墳滿畢愛麗黛的墓穴之後，布利古離開了普魯凡，徒步到巴黎去。他給公主上了一張稟，請求以父親的功勞准他加入王家禁衛軍，不久他也就得到許可了。阿爾及爾戰役的時候，他又上稟公主准其投軍。他是外委，布爾曼元帥派他當軍隊裏的少校。陸軍少校的兒子是以情願戰死的軍人的態度來作戰的。一直到現在為止，死神都在敬重布利古·約克。他在近年的一切戰役中都是很出色的，然而卻沒有受過任何的瘡傷。現今他

是軍隊裏的聯隊長。任何的軍官都沒有他那樣的沉默，都不比他強。公餘的時候，他差不多跟啞吧一樣，一個人孤獨的散步，呆呆的注視。每一個人都能够猜想，都能够敬重他的隱痛。他有四萬六千佛郎，是老洛蘭夫人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死去的時候所給他的遺贈。

一八三〇年的選舉，維納當了議員，他給新政府的効勞使他得到了高等檢察官的地位。現在他的影響很大，可以使他永遠當議員。羅格郎就在維納的任地當了稅務總局長，非常的湊巧，迪芬先生也就在這裏當王法院的正院長，因為這位有裁判權的人物已經毫不猶豫的歸附於七月的王朝。前時美麗的迪芬夫人和美麗的羅格郎夫人非常要好的生活在一起。維納也跟迪芬院長最有交情。

至於傻子羅格郎呢，他卻說了這樣的話：

「在他能够造成貴族的時候，路易——菲力才是真正的國王！」

這句話顯然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他那老態龍鐘的健康使羅格郎夫人希望在不久之內能够嫁給法蘭西世卿馬特里侯爵將軍；將軍管治全省，給她不少的看顧。維納總是要求斬首的罪刑，他從來不相信有無罪的被告。這天生的高等檢察官卻變成了政府裏最可愛的一個人。他在巴黎和議院兩方面都有同樣的成功；在朝廷裏，他是一個愉快的侍臣。

在維納的許諾之下，我們的光榮的軍隊之中的那個高貴的廢物古羅男爵將軍就娶了郎巴爾街一位棄

商的二十五歲小姑娘馬蹄發小姐，她有五萬厄古的嫁資。正如維納所預言的一樣，他管治了巴黎附近的一省。他爲參加了柏刮埃·卡斯美爾內閣下的暴動而被封爲法蘭西的世卿。古羅男爵是那些高興踐踏使他們受了十五年的苦的平民而攻克聖梅利教堂的將軍們中的一個。他的忠心是用光榮勳章的大綬來補償的。任何參預屠殺畢愛麗黨的人都沒有任何的悔改。德斯方特里伊先生永遠是考古學家；但是在競選之中，維納高等檢察官卻想方法使他當了法院院長。雪麗徽有個小小的宮廷，管治着她的弟弟的財產。她以高利放貸，然而每年卻只花費一千二百佛郎。

不時不時的，當一位普魯凡的孩子從巴黎回來成家立業而逗留在這小廣場之上，或是從羅格郎小姐家裏出來的時候，一個當日的迪芬派就說：

「羅格郎弟弟曾經因爲一個女被後見人而發生了一樁悲慘的事故……」

「這是黨派的問題，」德斯方特里伊院長回答說。人家要人相信許多怪事。他們好意讓畢愛麗黨到家裏來住，畢愛麗黨是位溫和的小姑娘，只是沒有錢；成熟的時候，她卻跟一位木匠私通，她光着腳到窗口來跟這個孩子談天，這孩子就是站在那個地方，你們聽見沒有？兩位情人用繩子私通情書。你們知道在十月和十一月之間，差不多不用方法使一位臉色蒼白的小姑娘身體變壞的。羅格郎弟弟的作風是可佩服的，他們並沒有追索這位小姑娘的繼承，他們把一切都留給小姑娘的祖母。朋友們，這樁事情的教訓就是：魔鬼往往因爲我們的

善舉而刑罰我們。」

「啊！那裏是這樣的！佛拉比爾伯所告訴我們的完全跟這相反。」

「佛拉比爾伯所請教的是被騙的人，不是他的記憶。」羅格郎小姐客廳的一位熱客就這樣說。

「但是老夏倍爾先生……」

「噢！這傢伙，你們知道他的事情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們罷，他要把妹妹嫁給羅格郎先生，我們的稅務總局長。」

只有兩個人每天都記着畢愛麗黛，只有他們知道清楚可怕的真相，那就是馬爾登納醫生和布里古少校。爲着比較起見，我們只須記得在中世紀的羅馬城有一位名叫桑西·柏阿特里克斯的高貴的少女，她也是被殺害畢愛麗黛的理由和陰計而受到苦刑的。桑西·柏阿特里克斯一共只有一個人衛護她，一位畫師。今日，因爲蓬民·居杜的描畫，歷史和活着的人們都對教皇加以責難，而認柏阿特里克斯是一位被惡人亂黨的情緒所殺害的最動人的犧牲品。

我們大家無妨同意這句話：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話，法律一定要變成社會的欺騙利器。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